**vivo豆瓣日志选录**

文学的高度

2009-02-13 00:17:29 作者：vivo

现实就是超现实，没有天外飞仙似的空幻的字，字都从物质、肉体里生长，顺着字的肌理，总能摸着现实的冷热以及粗糙/光滑以及其他，因此，现实、现实主义，创作、批评、学院式理论这样的标签、分野总无关紧要，更关键的区分在于写作者对母语、现实、自我的感知敏锐度、思考深入性以及他人理解的技能与自我传达的技巧，能否擦亮锈迹斑斑的词语，对母语天花板摸高，能否让思维深深刺入世界的病灶，能否让每一次阅读都是读者感知与理解的蜕皮和更新。

文学总是喧腾热闹，致命的问题在于文学从业者自我改造、刷新的速度没跟上我们时代/生活的节奏，他们因为迟钝、懒惰而落伍、脱节，蹲踞在一些陈腐的文学遗产上败家，洋洋自得做少爷千金，文学的高度早已经刷新到了普鲁斯特、卡夫卡、马尔克斯、纳博科夫、罗兰·巴特，我们的文学公子哥们还在剿剽盘剥巴尔扎克、奥斯丁、张爱玲、金庸玩腻了的语言、桥段讨生活，当然让一些高端的文学读者唾弃。他们的智力、创造性、因思考而死去的海量脑细胞在哪里？他们是否为我们付出的买书钱首先承重，以勤奋劳作生产点给人启迪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在自己更新闪光的同时也让读者更新闪光？如若不能，我看我们还是跟随纽约巴黎伦敦米兰时装节，或者Mercedes-Benz、Apple、Windows的新品发布会大开眼界吧。

我更乐意看到有人给出论证，强有力地不同意我的观点，这样会激活、点燃我进一步思考陈述的热情，让文本的现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如若都是所见略同，可以收获的不过是一点卑微的自恋、自我陶醉，之后继续懒散地游荡、沉默、呆滞。

“文字充满血肉和性感的气息”既是具象也诡异地抽象着，如何算文本血肉与性感的气息呢，我记得有人评价一个女性朋友关于音乐与宗教的文字，说读了之后让人产生性欲（经他提示，我恍惚也有同感），它很奇妙——内容、形式、语词都非常干净纯洁，又怎么会激发起肉体的香艳感？由此可见，有魔法的文本总可以让字的藤蔓缠绕、包裹物、肉体与欲望，不管它是否从表到里是现实、quasi-现实、trans-现实、anti-现实。

要我自己分析，我的文本更主要的特征可能不是温暖暧昧的性感，而是无情、阴冷、性冷谈，有嗜血的冷兵器的气息，枯瘦、冰凉、锋锐，以毁灭为己任，不过，既然在这里和美丽的女博士衡文论艺，不妨摇身一变妖娆起来、花枝招展着，以追随某种言笑晏晏、衣香鬓影的知识女性文艺沙龙氛围。

说到母语和写作技巧，我以为成熟的写作者不但要母语精纯、词汇庞大、修辞高超，更要兼备好几种文体和口吻，要冷硬则冷硬，要缠绵则缠绵，要精准则精准，要朦胧则朦胧，要简洁则简洁，要繁缛则繁缛，文无定体，遇境而生，好比一个风情万种的女郎，她兼具清纯、妖艳以及邻家女孩轻松平易的风格，每换一个场合就变化一种样貌，都带给人无限惊喜。

再打一个比喻，优秀的写作者具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要什么形象就是什么形象，要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有的实在难变，类似于悟空哥藏不住自己尾巴，也要变成像模像样的旗杆，只有二郎神的只眼才可以识别真伪。如果法力不济，就只能沦落成三十六变的沙僧、猪八戒，花样未免匮乏，更可怜的文字工作者可能是法国人常说的大油锅，风格单一，文体板滞，什么内容放进去捞出来都是油条味，平白浪费了精挑细选的食材。

V没理解“充满血肉和性感的气息”是什么本意？可能不是吧，“血肉和性感的文字”早已成了一种套话式的表达，从字面上就可以大略知晓意思，何况，此一表达有着具体的指涉，我想想自己文字有着什么样的特征也可以反推出其内涵。之所以文本荡到“肉体的香艳感”，是避开原始话题不谈，再起一例去讨论字和肉和物的无法逃逸的注定缠绵的宿命。

我也不怀抱一种常见的文学进化论或者退化论的偏见——不禁想起了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长篇导言里人性解放的高论，以及有人说最高明的中国文字是《庄子·逍遥游》或者《尚书》。在哲学中更有类似的论断：其存在、本体的收敛论（Hegel）或者衰减论（Heidegger）等等。不论文学还是哲学，我毋宁更相信Nietzsche的永恒轮回之说：Alles geht, alles kommt zurück, ewig rollt das Rad des Seins. Alles stirbt, alles blüht wieder auf; ewig läuft das Jahr des Seins.在时间的线性轴上，文学哲学的“存在”、本体、本尊永恒同一、永远完满自足，既不衰减也不收敛，它被时代的最智者不断同时创生与摧毁，它的边界在被屡屡触摸又遥不可及。

话说回来，我怎么又会认为普鲁斯特、卡夫卡、马尔克斯、纳博科夫、罗兰·巴特比巴尔扎克、奥斯丁、张爱玲、金庸更代表文学的高度，实际上这是省略着的跳跃着的表达，为了文本的快速推进，我化简删除了限制性前提与推论过程，子默同学既然提出来质疑，我试着把它补充完整。

文学高度云云是内嵌了时间函数的陈述，而且此时间有两重维度——一层是人类文化演变的时间，再一层是个人审美经验、时代审美风尚变迁的时间。从宏观的时间尺度说，也许文学的精神内核没什么进化，可在形式、表达技巧、修辞技术上无疑日新月异，愈来愈趋向精微和繁复，巴尔扎克、奥斯丁的叙事技能大概普斯斯特、纳博科夫都会，可伍尔夫、福克纳、乔伊斯的意识流福楼拜、托尔斯泰闻所未闻。在微观的时间尺度讲，一般愈是靠前的古旧的文学经典愈接近思维的自然状态，它易于理解和接受，也先为人们阅读，最早沉淀成心理习惯、日用而不知的东西，捆绑着更多陈旧的观念与器物，而在我看来，文学的一项基本功能是感性的猎艳，一味追摹蹈袭文学古董者必然会更下一层，难以造就新奇感满足读者水涨船高的审美胃口。文学，或者说，文本审美，在根本上是作者与读者文字敏感、美学经验以及精神深度等的互动性博弈，它类似病毒制造者与杀毒软件之间的较量，二者要同步刷新、创造，才能把病毒检出率、杀毒率或者审美体验的强度/高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所以，在这双层时间因素的照拂下，时代的文学高度是普鲁斯特、卡夫卡、马尔克斯、纳博科夫、罗兰·巴特而不是巴尔扎克、奥斯丁、张爱玲、金庸等。

再补充说说吧：

1、有没有天外飞仙似的字，与它们比起来，文学上无论科幻、魔幻、鬼怪、武侠都无疑太现实、太写真、人性太人性？有，不过它们已经溢出了文学的范畴，它们是一些神学或者哲学文本，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不信去读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费希特的自我非我哲学以及谢林的世界时代（weltalter）哲学，里面基本没有尘世烟火的气息，难以觉察情感、欲望以及现实的器物，它们承袭着一种禁欲体文本的衣钵，枯燥、不及物、自我增殖，又充斥着高速膨胀的想象。

2、什么是对母语的天花板摸高？我说母语而不说语言，是因为存在着对第二语言天花板摸高的情形，比如纳博科夫语言摸高的工具是英语而不是俄语，不过，在这里提出母语摸高已经相当严苛，汉语的边界，汉语的质感与精妙、雄辩性和穿透力早已被鲁迅钱锺书等推进了一大截，当世又有几个人达到、逾越了他们创生的重新描绘过的高度与版图？摸高，意味着努力起跳，赴异域拓荒，冲击前修划定的边际线，扩张汉语表达可能性的疆域，依我看，除了在诗歌领域，汉语戏剧、散文、小说等语言-精神的可能性范围依旧徘徊不前，它至少表明了当代汉语文字从业者三个消化吸收不足、不良，对中国古典文学吸收不良，对西方当代文学吸收不良，对民间、网络语言-文学吸收不良，五四文学的成就已经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限高，我们当今的作家们只是蹲踞在一些陈腐的文学遗产上败家。我在文学高度的说法里提到的都是小说家，何以突然冒出个罗兰·巴特？它是因为想起一个朋友说巴特算是彻底弄明白了法语修辞学，代表着法语母语摸高的最新成就，我也读过点巴特的文本，以为此种说法不过分，起码不能把巴特换成德里达，德里达的语言功底也非常深，可他有着对大词、抽象术语的不健康迷恋，被哲学伤害了语言天分（是否德里达同时也伤害了哲学文学？我对他的阅读不够深入，觉得暂时还难以定谳）——精神不强健的哲学阅读者的确会被哲学伤害语言本能，我记得茨威格曾对荷尔德林的哲学研读经历提出控诉，我们当下的哲学圈、文字圈此类事例更是不胜其数，厚道起见，V就不一一点名。

3、根据2，我再说说文学本体、本尊的永恒轮回，在每一时间截面上的完满自足：文学成就、文学的高度与版图总是因应于时代生活，是其时文化、精神的一个功能性因子，每一时代，只在当写作者不满于既已积累的、当前取得的精神、感性、想象空间，乃至文体、风格、语言技术上的成绩，他们才会去摸高、拓荒，求新求变，而一般来说，平庸者的尝试只有垫底的价值，被历史消减和抹除，只有兼备诸善又能锐意创造的大师方能完成触摸、逾越语言-文学时代可能性边界的任务，而此刻，文学本体旧有的版图被摧毁，同时，完全更新了的版图诞生、被描绘，它只是被重新塑形，嬗改了既有的样貌与边界线，却不是相对此前此后有什么根本的进化与退化、收敛与衰减，它完全自足，自足于当时的思想、感性、审美和想象需求，自足于作为一个功能性子模块的效用实现，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变化了的生活、变化了的文学需要和标准去苛求不具备相应条件/环境的前贤。打一个比方，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我们需要汽车、火车和飞机，它满足于交通出行的功能实现，可在十世纪或者任何十八世纪以前的世纪，马、轿、船或者木车已经完满，就值得让人赞不绝口，而且，即使把更强大的汽车、火车、飞机通过时间隧道运送到“落伍”时代，也是一种错误和不合时宜，因为没有配套的石油、电力、柏油路、铁轨和机场，它不可实现其功能，毫无意义与价值。

4、何以我说文字的性感云云具象同时又抽象着？性感（sexy）在其语源上有具体的所指，如词根“性”（sex）所示，可是，因其肉的鲜活性它被广泛挪用，流溢泛滥成和“wow”、“hot”、“high”没什么区别的赞叹词，女孩hot、sexy容易理解，可建筑也hot、sexy，宝马汽车也hot、sexy。我不知道此种泛化使用到底是因为其形象热辣还是根本就是语言上的贫乏偷懒，一个词语的使用范围越宽广，其所指必然越空洞模糊，到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不如规规矩矩说奢华、形象感、功能先进来得明确和清晰。福楼拜说要在写作中找到唯一精准的词语，可这说起简单实现起来困难，首先要有对具体情景的准确体察，其次要储备庞大的语汇库，第三要有高度的语言敏感性，能快速鉴别同时涌现的词语到底哪个最恰当。子默整体的文风还是非常准确清晰，想让人误解都难，我偶然提及“性感”一词的使用，只是一时兴会所至吧。不过，单纯的清晰也不是什么幸事，它会把语言改造成计算机代码般枯燥无味，有时可以故意暧昧朦胧。

词之及物

2009-02-21 05:29:24

词（les mots）天然及物（les choses），因而有人写作《Les Mots et les Choses》，攀援文字的藤蔓、溯源文字的溪流去从事考古（archeologie），擦亮词语，拂拭历史淤积在时光里的尘灰，去翻检曾经活色生香的肉身和器物，让它们复活、呼吸、欢笑或者痛哭，与我们同在：它是一种馈赠，是作者自我的再发现，同时又丰盈着读者现世生命的密度、厚度和深度。

字-词领受不死仙药的神话，可以令死者、古物呼吸，闪烁其遥远而黯淡的光芒，在生者、在现世又如何逃逸主体、欲望、肉身以及物质根深蒂固的卷入与纠缠？假如发现词语不及物，也许存在三种可能：1、天生的或者被驯化的肉体、尘世厌憎，我们在僧侣体的书写文本里可以略窥其面目；2、字操持者的笨拙无能，他们无法理顺、溶解词语-灵魂-呼吸-肉体-器物的指代结构与嵌合关联，盐不入水更不能让油也入水；3、读者的麻木、迟钝与懒惰——读者滑入自己感知、理解的单行轨，禁锢在囹圄的逼仄天地里，只能看见旧日所见，躲在习惯的堡垒中，称引同党、攻伐异己，不肯随着阅读来自我更新，且以更新了的眼光重置自身、重新筹划，调整读与写、欲望与客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

优良的文本必然及物，从当地当时（hic et nunc）的土壤里萌生，且速增且暴涨且爆炸，是话语的雷霆与闪电，骑跨在、劈砸在令当事者终生哭嚎的绝境或者欲仙欲死的高潮之上，它不复是文本，能指的空载，而是精神的肉化，灵思的浇铸，用语言魔咒召唤出来的猛兽，来与现实的清浊，与具体的情景，与当下的信与疑、爱与恨、哭与笑搏击，它不是春天的温煦或者秋日的清爽，不是微风拂过鬓发的轻松与快慰，而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是Nietzsche所谓的用榔头写作、蘸血写作，它成了最原始的肉搏战，用牙齿用利爪噬咬、厮打，要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要飞沙走石，翻江倒海，甚至惊天地泣鬼神。

谁可以做到如此及物的书写呢？我电光石火间能想到的是《圣经》、马克思，以及一定程度的鲁迅、毛泽东。

理解即是敉平

2009-02-23 18:28:13

一个作者的写作水平越高，其文本越拒绝各种形式的间接引述，他对词的选择，在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衔接/嵌合/融化，乃至整个语义场的整体情景呈现，都经过高度精密的锤炼，像钟表里的齿轮，层层锁定，层层推衍，每一个齿（词）的细微扭曲、置换、缺失，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使原有的运转、表述完全变形、失效和毁灭。因此，我常常感到“理解即是敉平”（comprendre, c'est égaler），特别是对巨子大师的种种解读、研究，就是把巨匠的珠穆朗玛高度铲平到研究者自己所能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使原著最激烈、最精微、最卓越的部分神奇地漂白、消音、矮化、钝化，再精妙再深刻的巨著一经过平庸研究者、改述者的滤波，研究者、改述者的读者能领受的大概只是极度衰减过的反射的反射、回音的回音。

写是读的条件与前提

2009-02-23 20:16:28

也就是说，读者要读到可以像作者一样去写，才算把文本、把某个作者完全读明白、读透彻，不然就是乱读、瞎读，打水漂般在湖面上读。字字可以背诵也不是彻底的读，因为掌握、占有的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和现象，而没有拆散其骨肉、其生成机制，就像买回了钟表，能够计时，能够作为时髦昂贵的装饰品炫示，可终究没搞清楚其原理、材料、制作方法。最彻底的读就是完全掌握文本的生产制作工艺，读者也可以去写，写出与作者类似的、不低于其水准的文本。它是魔鬼式的阅读策略，一个狐仙读者或者吸血鬼读者，读文本、读某个作者就是一滴不余地榨干其神魂与精血，营养自己，让自己也具有同被附灵者、被劫掠者一模一样的心魂与样貌，可以跟寄主同样地来思考，来写作。具备了这样的写，就证明一种技法、一种能量，去捕获、劫杀下一个文本猎物的技法与能量，才表明能透彻地、让被读文本-作者一丝不挂纤毫毕现地阅读。因此，不能写就表明不会读，没读懂；与作者同样地写是一切阅读的预设和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尼采、普鲁斯特，庄周、鲁迅直到现在还没被人读懂过，因为好像没人可以同他们一样地写、不低于其水准地写。

敉平与哲学

文/chaque

parivraj兄不愧是语言学家（乃至"语文学家"），对语词的用法精确非凡，当得起Barthes称颂Beveniste的话（手边没有法文原版，只找到了英语充数）：

Benveniste's writing is very difficult to describe because it is almost neutral; only occasionally does a word-by dint of being accurate, one might say, so much does accuracy seem to accumulate in him-gleam out, delight like a charm, swept away by a syntax whose measure, proportion and exactitude(all virtues of a cabinetmaker) attest to the pleasure which this scholar has taken in forming his sentences.

当然，他在这篇文章最后还说了那句著名的话：nous lisons d’autres linguistes (il le faut bien) mais nous aimons Benveniste.——我们大可以也套用这话说：我们读其他语文学家的帖子（本该如此），但是我们热爱parivraj兄的宝帖！

就以parivraj兄的本次回复为例，我以为其中具有“细木工（cabinetmaker）”般精确性的词是“添乱”。因为它恰好概括了哲学家这一类人的行为实质。

可以说，哲学工作的主要进行方式就是在语言上添乱。哲学家最得意的工作，要么让本来大家日用而不觉的语词或用法，变得成问题了，不好理解了；要么是巧取豪夺，挪用原本专属其他领域的说法谈论哲学问题；要么索性就自铸新词（neologism），制造一些闻所未闻的术语或概念区分来迷惑公众。换言之，哲学家大多是专业添乱家，理论家（theorists）基本上就是语言恐怖主义者(terrorists)。爱哭兄从前找到过一幅漫画讽喻这个问题，当作本贴最好的题图再好不过。另外，阿丽丝奇遇记里头那个喜欢提古怪问题、自诩能够任意驱遣语词、甚至给字儿们发工资的矮梯胖梯（humpty dumpty），我看也就是一个原型意义上的哲学家（an archetypal philosopher）。

所以呢，用一个法语小说家的话说，哲学家跟语言打交道的方式“不够光明正大”。他们喜欢立法、喜欢铸币、喜欢开泻药、喜欢发工资，单就不喜欢像人民群众一样，拿着语词过正常日子。还不妨把诗人与哲学家做个对比。表面上来看，诗人也哲学家一样，是与语言处在某种特殊关系中的。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在这方面恰好居于两个极端：诗致幻（zaubern），哲学驱魅（entzaubern）；诗以少胜多（economic），哲学辞冗意滞（excessive）；诗令语言提速（accelerate），哲学却专踩刹车，让语言运转不灵（desoeuvrer）。

这时候就用得上“敉平”这个词，乃至它“在汉语里的本来含义”了。与“率惟敉功”、“藏事敉平”等处的“敉”字用法完全一致，我们首要的“敉平”对象正该是“哲学”本身。而这回事早就包含在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规定性之中了：哲学域是语言王国中的哗变省份，需要实行戒严戡乱，而一部哲学作品，则无异于一次完全自制武器的武装暴动（附带举报一下：我们这里至少有指舞如歌兄，早就是输入动乱的战争贩子以及自行发动暴乱的游击老手了），必须要在第一时间，用导读入门、评注讲解、考研教习等专门安全防护工具扑灭它、遏制它，至少也要稀释它、调解它，给它弄得温和驯服一点儿（deradicalize it）。我相信这就是“敉平”这个词在哲学中的（并针对哲学本身的）最根本含义。甚至可以说，由于语言对于人的首要意义（人是说话的动物），所以我们对哲学的敉平，也就是一切敉平中最原初、最根本的一种敉平。

幸好并非所有哲学工作者都是上面提到的那种理论匪徒（theorists/terrorists）。比如传说中的“哲学史专家”中间，我以为就是恶人少、善人多，大都还是忙于在时间轴上戒严戡乱，为几千年来的恐怖分子们去火消毒。此外哲学家之间还常有内战，比如海德格尔就说过，黑格尔的时间学说是一种经“敉平”的流俗时间观——这大概也就意味着黑格尔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有向善之心的，是与人民群众一致、或至少是可改造教育好的。最险恶的那些哲学家，固然善于挑拨（rekindle）古代著作中看似早被“敉平”的残烬余孽，重新发动它们对语言版图的叛乱，但我们还是可以欣喜地看到，目前的大多数哲学工作者都好像是打入敌后的革命者，披着狼皮的羊。表面上是站在“被敉平”的范围里了，做的基本上还都是“敉平”别人的事儿。

此外，我一直还有一个私见：古中国的圣人、聪明人都不少，但不太盛产前面谈过的这一类需要“敉平”的哲学家。即使人们把某些古中国作品划归到“哲学”的门类里头了，说老实话，我也常常觉得它们大多属于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是总能看出它们有什么需要“敉平”的地方来。这个见解，正如上面我对哲学家根深蒂固的偏见一样，当然都是我的一面之词，虽然不乏平庸，但我以为好在并未包含恶意或煽动性，算不上应予“敉平”的对象了。

旧游之地哗然变脸——文艺体拟构

2009-03-16 13:15:06

旧游之地哗然变脸

如果记忆是一条漫溯无际黝黑湿滑的铁轨，西安则成了我回忆栖息的重要驿站——我廉价而嚣张的青春有一段就是在此地被时间深度犁耕，其时虽然不乏些许温存，可更多凝聚着令人辗转反侧的愁怀与迷惘。凭着一点点勇气和幸运，我终于冲破初出茅庐就在西安遇到的十面埋伏，同时，西安被我矫情地定义成生命的创伤之地，情感的滤光镜下只残留封闭、破落、粗糙的斑驳迹痕，轻易不想让它曝光、喧哗。

偶然读到《XX的疆界》一文，作者笔下的西安洋溢着朝气蓬勃、活色生香的氛围，我怀疑到底是不是自认熟悉的西安，同时也有点疑惑自己的记忆出现问题——它被情绪歪曲、落满经验的尘灰、也很久没再踩踏关中大地的黄土。

春节期间，途经西安，当机场巴士载着我穿越西大街时，吓了一跳，两边的建筑复古地现代着、时髦着，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却又满眼通透的落地玻璃窗及各种各样的商铺招牌，堂皇，整洁，漂亮，截然不是以前芜杂败落的沉闷景观。至此，我彻底相信自己的记忆早已腐朽、霉烂，不合时宜、格格不入，需要文本和感官的双重洗刷来整形和换血，来追逐迫在眉睫的春光明媚、百花盛放。

西安是旧游之地，即使留下了伤疤，可我一直隐隐希望它温暖、闪亮，可以照耀回忆。

一个人在原地流浪（——2008年戏拟）

记得在小村庄，当我还年少儿郎般惨绿着青葱着的时候，日思夜想不过是四海流浪，孤身走遍天涯，要去看看什么在山的那一边，什么在海的那一边，以空间饥渴的无限延展给自我的灵魂解缚、突围。慢慢地，丈量过了北京天安门的朗阔，聆听过了深圳东门的喧嚣，嗅闻过了上海外滩的洋场气息……年岁流转，马齿徒长，却恍惚在时间里被发酵为疏懒于天涯羁旅的倦客，不再愿意把自己邮寄给陌生的地址，杜门谢客，息交绝游，蜗居在大大城市的小小陋室里，一个人在原地流浪。

而灵魂依然在呐喊、突围，没有随着收敛的步伐而凝滞，在这样的时光里，《XXXX》就是放逐的出口，饕餮的美味，我不再需要披星戴月地舟车劳顿，在仆仆风尘里酣饮异域他乡的风味。黄昏淡薄的阳光里，捧一册随意翻阅，检点熟悉的陌生的词汇、熟悉的陌生的风景，恍若又回到当年誓愿鲜衣怒马闯荡江湖的豪情逸气，时间在此停留，而空间又诡魅地像童年一般向无限远处延伸。

一个智慧的捷克写作者说：生活在别处。而对我呢，《XXXX》就是盛装别处的容器。

Lolita开篇分析 & 何以读经典的两点补充理由

2009-07-08 00:12:06

Lolita【l头韵开始】, light of my life【爱是生命的光亮，给人指引、拯救，让人快乐；全文内容提示；比喻】, fire of my loins【欲火、下半身、生殖器官；是激情，也是燃烧的灰烬、毁灭、堕落；比喻，同时也是排比；与前一句对比，上与下、轻盈与沉滞、明亮与阴暗；正文内容暗示】. My sin【暗指全文不伦之恋的罪恶；比喻、承前排比；从具象（光、火）到抽象概念（罪）的嬗变；s头韵】, my soul【一生挚爱（长期追寻、为之杀人）；比喻、承前排比；对比，灵与肉的宗教主题，从具象到抽象转化】. Lo-lee-ta【拆词；t头韵开始】: the tip of the tongue taking a trip【拟人】 of three steps down the palate to tap, at three, on the teeth. Lo. Lee. Ta【重复】.

She was Lo, plain Lo, in the morning, standing【s头韵开始】 four feet ten【年龄指示】 in one sock. She was Lola in slacks【排比、对比；宽松裤——性的暗示？比如我们说裤带松的人、尤其女人】. She was Dolly【人名，同时也是玩偶之意，亨伯特的玩偶、快感工具；d遥相呼应的头韵开始） at school. She was Dolores【人名，词源是拉丁语或西班牙语，悲哀之意，亨伯特、洛丽塔的一生未尝不是悲剧；排比】 on the dotted line. But in my arms【loins、tongue、arms，密集的肉欲意象，in my arms不仅是一个具象，也是掌控、操纵洛丽塔生活的隐喻】 she was always Lolita.

1、读经典中奖的几率会高一些。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名著中会有很多和自己的脾性不合，读不出什么味道，可我们去观察，无数有点文化成就的人在谈给自己最大冲击最大影响的书的时候，通常都是《红楼梦》啊、《约翰·克利斯朵夫》啊、《庄子》啊、《存在与时间》啊、《毛泽东选集》啊、《正义论》啊之类，跑不出名著的范围，（也许他们因为虚荣在说谎），可自己去回想，的确常常也是一些经典给了自己最大的阅读收获，所以说，去读经典（我的眼里只有几千种书）最有可能最早遇到自己的生命之书，而随机乱选（国内每年出版20万种，大一点的图书馆藏书都有几百万种），几率会大大降低。

2、即使读了经典没什么很大的收获，它也是一种知识（知道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水平、风格怎么样）、一种象征资本（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这么难的书都读过，真牛、真高深），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团结的、友好的表示与努力，是在向人类的精神共同体靠近（名著累计被最多的人读过，名著也很大可能被一个陌生朋友读过，从而彼此有了共同话题），于是，读经典就同时成了自我在时间轴上的封闭（继承形而上的精神遗产，让人立根）与空间轴上的敞开（扩展形而下的交际活动），让我们与他者（死人和活人）常常有话可谈。

彻底的反激进位置

2009-07-23 15:26:35

X同学：

沙门先生说季是缺乏贵族气、寒素，我觉得也不尽然。他所作河东河西之类的高论，任何有基本品味的学人都不会做的（比如这种事发生在钱钟书身上就不可想象）。让人想起追忆似水年华里那个戈达尔大夫，医术极精，但为人鄙俗媚雅。

谈“大师”也未尝不可，但首先要澄清“大师”这个术语中隐含的那种"品行—真理—才华"连续性（这一连续性似乎被“大师”一词塑造成一种特定的、混合的人格personality神话了）。

品行过硬，不见得就把握了学术真理，更不见得就具备了在语言艺术上的过人才华。至于把文科整体看成一个共通领域，在其中一个子领域具有洞见，就必定能成为“文科宗主”意义上的"大师"——我以为这也是很离奇的见解，未经批判地预设了对文科学术的一种古怪构想。

季这么一个人，被反复鼓吹宣传，树立为文科学者的典范——应该反过来揭示这件事的知识社会学意义。在媒体场和政治场中，季的学术象征资本积累模式为什么值得推行？季传奇般的"朴素"和吐火罗对此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看似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吐火罗和朴素，最终都汇合在“反激进”这一点上。季作为汉语学术场内地位最高的文科学术市侩，最核心的政治剩余价值和知识社会学地位，也就蕴藏在他这个彻底的反激进位置上。

V同学：

反激进意味着一种脱敏、钝感，对政治/社会/学术场域的磁化/极化作用无动于衷或随波逐流（同时，自己也不是任何磁化/极化作用的主词、施为者、动力因），没有利害关涉（除非是自己的利益），没有生命、道德、美学、精神和信仰上的关怀，是一块顽铁，一个硬硬的钙质壳，别人无法刺穿、撼动，却又不能完全忽略，因此，它极其安全保险，是不材之材，无用之大用，是历史/政治的云谲波诡里远期收益惊人的长线绩优股，只要市场恢复正常，都可以稳步增值，兑现其政治剩余价值和提升其知识社会学地位，从而最终成为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的楚之神龟。

X同学：

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不是评价某些工作或实践在特定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的内在意义；而是考虑它作为象征资本积累和体制再生产的机器，在整个学术场、媒体场乃至政治场内的运作机制。昧于此理，就吐火罗谈吐火罗，激进反激进的固然无从谈起，可季的学术意义本身也就成了黑洞，凡中国人大概都无资格置喙了。

"反激进"恰恰就是用来描述这种“黑洞效应”的：怎么评价这位考据方面以吐火罗为主要成就，义理方面持河东河西论，辞章方面荣任世界桂冠诗人的“大师”？吐火罗-河东河西-世界桂冠诗人这几个环节是怎样相互冲突又相互和解，最终构成了珍奇的共谋的？此外，我们知道季在政治上的历次检讨、检举、自首、劝进。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把季的学术场位置直接转译为他的政治作为，而是将其在学术、文艺与政治等诸方面的实践，一起投射到知识社会学的棱镜中加以解析，最终分离出季（以及他这一类人）的根本生存策略和成功路径。拈出吐火罗的反激进意蕴，就是要说明，对于知识社会学而言——从根本上，也就是对于季的学术生存而言，根本不存在”吐火罗自身”这样的东西。再貌似无辜、抽象的学术，也毕竟是要与河东河西、李玉洁、钱文忠等等扭结在一起，才构成这位传奇般“寒素的世界桂冠诗人”的……

如何去读西方哲学？

2009-08-10 08:16:40

综合别人的意见以及我的阅读经验，我想如果不是职业哲学工作者，却愿意对西方哲学有准确与深入的了解，一生需要读300-400种哲学作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要把这12个罗汉读全一点、读透彻，其他人完全可以只读一二三四五本代表作品尽尽职责。

罗蒂和德里达本来可以去掉，添加在名单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是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在当代的典型代表，本身都综合了各自所传承的几个流派，而且他们的阅读胃口都极大，品味卓越，是优秀的阅读书目指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底色也是文学和哲学，横通文学与哲学，乃至要拆除各类文本的藩篱。底色是文学与哲学的读者（比如samsa、LuX、chaque、vivo），更容易从中得到教益。

职业读法啊，分情况，国内的哲学教授们的典型读法去研究研究邓晓芒、倪梁康、陈嘉映、孙周兴、张汝伦等就清楚了，他们早期泛读过一些，很快就为了写文章、写书、翻译而读，读原文，只读几个作者及相关研究著作，好占定山头称王称霸，能读多少呢，我觉得很难估算，有的是专门研究，要读英法德文，要反复读，甚至翻译，这就特别慢，有的却只是为了写作查阅资料，又特别快，不过这种阅读方式一般难以成大器，常常只是做一个合格或者优秀的哲学教授。再一种读法是如非特别情况不去读外文，要大量、要广泛，而且精研几个核心作者，赵汀阳是这种读法，德里达、罗蒂也类似，几十年读500，甚至1000种以上哲学/思想/理论类书也正常。更有一种读法来自康德、维特根斯坦，阅读面窄，只精绝一些作者，靠反复沉思，读100、200本可能都累赘（据说康德藏书500本，而维阅读之少人人皆知）。尼采的曾读书、胡塞尔的藏书加在一起都只有2000种左右，这都有确凿证据，哲学书他们认真读过的估计只有几百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尼采根本就没怎么读过他破口大骂的康德、黑格尔。尼采的一个说法更绝，神清气爽的早上读书简直是罪恶。

像V这样的业余读者，觉得平均一年读十几、二十种哲学/理论文本即可，坚持个20、30年，基本可以完成阅读计划，知识的广泛度（读一般的核心哲学文本）、理解的深入度（深读一些心仪的核心作者的文本）都可以照顾。每年读太少不行，到时候（退休或者可以去死）没法如期完成任务，太多了则会挤压其他类文本的阅读兴趣——比如小说、经济、历史以及职业需要的阅读。

如果把Ἡράκλειτος也算上的话，名单就太长，比如说，培根、贝克莱、休谟、莱布尼茨、费希特、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弗雷格、杜威、奎因、戴维森、福柯、哈贝马斯可能都要计入，根本无法作为核心作者去读全读深，那么我给出这个名单就毫无意义，因为它没有可实践性、操作性。写在这里的几句话虽然简单，可我确实翻来覆去留意了8年以上才敢给出这个说法。如果谈的是文学的话，我想从15岁至45之间我都不能给出结论哪些才是核心作者，我的相关阅读经验不足，而且文学作为文本类型与哲学迥异。

作为理论家、思想家，马克思、弗洛伊德都非常重要，它们代表两种典范的社会、人类行为深度解释模式（还有一个是尼采），不过我认为他们不算正统规范的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我只读过《形而上学》、《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稍微预读了点《动物志》，以及论灵魂和释梦的文章，有空我想读读《工具篇》。其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这些古哲人我认为并不着急要去读，后起的哲学家已经对他们做过非常充分的研究与消化，已经化在了康德、黑格尔等的血肉里，也早就是我们日用而不知观念，因此这个名单也可以省略成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我也读得比较累，差点不能“卒读”，可咬了咬牙，读完了它。此书历来公认难读，不纯粹是翻译问题。

嗯，《诗学》我也读过，都忘了提起。当时感觉一般，可能因为这些观念早已通过《西方美学史》等别的途径熟悉，见怪不怪。

通古希腊语、拉丁文、德法语固然可喜，可不懂的话随便谈谈文史哲也没问题吧。实际上我认为学语言是最没技术最不费脑子的事情，别说四门语言，如果一个人有持续的强烈的兴趣的话十年内学十门语言都没问题。

通古希腊语、拉丁文、德法语固然可喜，可不懂的话随便谈谈文史哲也没问题吧。实际上我认为学语言是最没技术最不费脑子的事情，别说四门语言，如果一个人有持续的强烈的兴趣的话十年内学十门语言都没问题，可学了干啥？作为珍奇动物表演给人观赏吗？V个人的主要兴趣还是汉语边界的扩张，它作为母语还有自己努力去更新的可能，而重塑、摸高第二语言的事只能留给Nabokov这样的语言奇才。

英法德语有可能有余力的话还是要去学，但要认识清楚里面的陷阱，作为陌生闯入者通常只能是此语言的消费者而永远不能成为有极大创造性的生产者，钱锺书、林语堂在我看来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像Nabokov一样触到英语的边际可能。当然，他们已经很了不起，无数人（各种知名作者也算在内）连母语都说不精彩、写不精彩，能说/写出来的永远都是陈词滥调，在网上被人说过，在书本里被人写过，完全可以在汉语的巨型库里被消解、被合并同类项。

这里是在批评，可我自己的表达也难以逃脱同样的诘难。因此，我常常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主动言说的必要——可以说出的不外是陈言赘语，只愿意承认一种显然互动的A-B问答逻辑、对话逻辑，满足临时情景的需要。也可以有更高层的问答、对话，比如和书本里的死人庄周、苏轼、尼采、普鲁斯特言谈，可是：一，可能它只是一个人的朝圣路，没必要公开谈；二，自己的心智过于驽钝，暂时只有资格聆听，却没资格插嘴。

了不起，学八门语言，也就意味可以以八种方式对人说“我爱你”或者“你吃饭了吗”。不过我认为学文学完全可以只学好母语，只要能学得像鲁迅一样精熟。适应时代需要，一个中国文史哲爱好者、研究者也许如今只需要学英法德三门外语，再扩充的话加上点古希腊语、拉丁语，或者一门日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其他，我看纯属精力时间过剩，也意味着根本不懂什么文史哲。

以前拜读过知白守黑兄的这个统计。里面有些数据好像不准确，比如莱布尼茨（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363078/）、海德格尔（http://bbs.gxsd.com.cn/redirect.php?tid=324247&goto=lastpost），他们的著作都在百卷以上，到目前为止还没出全。胡塞尔的作品同样没整理完，现在只出版到Vol. 40（http://www.gmw.cn/02blqs/2008-06/07/content\_808052.htm ；http://www.springer.com/series/6062?detailsPage=titles）。福柯4册也少了点（http://fr.wikipedia.org/wiki/Michel\_Foucault#Publications）。

其实没必要为哲学家们如此庞大的全集而焦虑，就像从古至今哲学家无数，最关键的只有几个，哲学大师们的作品虽然浩繁，最要紧的也只是几部书，我提出了12个核心哲学家，他们每个人的作品平均拣精要读10种可能都绰绰有余——我们在此可以粗略估算：

柏拉图4卷

亚里士多德10卷

笛卡尔 3、4种 （第一哲学沉思录、谈谈方法、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等）

洛克5种（人类理解论、政府论、论宗教宽容、教育片论 等，可附加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等）

康德10种 （三大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永久和平论、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实用人类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尼采10种（悲剧的诞生、苏鲁支语录、论道德的谱系、权力意志等）

维特根斯坦5种（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论确实性等，参其中文全集）

罗蒂8种 （哲学与自然之镜，偶然、反讽与团结，中文版自选集4册，补充其他漏选文章）

真正要人头痛的是研究怎么读剩下的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不过先读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再说，也可以向业内专家请教。

我倒不是认为兄所言为虚，也许图书馆还没有收齐吧，毕竟人家都没整理出版完毕。

哲学书事实上和其他出版物一样，废纸占绝大多数，是钱锺书所谓“这么多我不要看的书”，因此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感、渺小感。别人头脑一发热就去胡想乱写，我们却要一本本兢兢业业毕恭毕敬地读，有点犯傻，不划算。

3H、Derrida公认的代表作大家都清楚，可接下来哪些重要，阅读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我想不见得人人能说出一二三，这时候要请教过来人、专家。

早前我也对德里达有所误解，认为根本就是文青，认真读了几本慢慢就体会到了妙处——这是他的理论策略，纯属有意而为，调整自己的阅读期待与策略就没问题。比起普特南、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此类沉滞僵化的哲学呆鸟（当然也要读代表作，读完也许会明白我为何如此说），德的智商海拔显然要高出一大截。

哲学史要读，不过它应该属于扫盲书籍之列吧，早年读过三五种即可，中途稍微参阅以印证心得和调整阅读序次，到了真把300、400种哲学书读完的时候，我看有兴趣完全可以自己再写一套。空而不当的通史类著述不宜多读，核心作者的解读与研究倒是可以经常关注。

此举算不上什么庞大气魄，十几年来断断续续我已经读了全部书目的一半，而且优先读的是里面较关键的著述，可见它不是没有完成计划的可能。据我所知，有年纪相仿的老兄比我读得更多更专注更深入，相对来说，我的弊病在于阅读过于分散，不时还想读读中国古典以及政治经济、西洋文学之类。

比起西洋哲学，中国哲学料理起来就简单些，其最核心的书绝对不超过50种，因为国人在思想上重传承而不是创新，无数非核心的作者说来说去不过是祖述成论、宪章师意，鹦鹉学舌、陈陈相因，不读也罢。

网哲Sieg无疑神气完足、才华横溢，是他们那一代网络作家（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欢等）里最聪慧的人，可他的《哲学水浒一百单八将》属于急就章，底子只是几套哲学史和一些数理、语言哲学方面的专著，再加上漫画式的搞笑式的文学笔法，美则美矣，却不见得真。德里达逝世，他又大放厥词，Johnathan都想把他归入垃圾作者的行列，Koenig则讽刺说施特劳斯该去研究裤子（Sieg称Levi-Strauss是“坐在图书馆里写天下”的“五大解构主义大师”之一）。读过Sieg一些文章（比如金融、政治什么都写），可以感到他常常是以才气在撑场面，学力不足，没能深入沉潜地研读大量相关文献，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持之以恒就能补上，可惜的是他兴趣太广泛，游移不定，像猴子掰玉米一样——如今他又在玩CG、电影——难以预料最终结果会如何。

嘿嘿，不要被我压缩的书单误导，我以为扩展的书单若不读，一定难以明白康德、3H、德里达他们在说啥，在此存在着一个阐释学的循环——基础、低阶的书单不读，则读不懂精选、高阶的书单，而精选、高阶的书单不读，则读不深基础、低阶的书单，结果就是，既要有阅读的广度（博采诸家之长），又要有阅读的深度（攀缘泰山之高）。

我一直认为读书选目非常重要，所以只要遇到别人开书目、贴书单，我都乐意去读读，甚至专门的书目书都读过、翻阅过几十种。结果发现，开一个合适的阅读书目实际上非常难，不是失之于少，就是失之于多，或者拣择不当、版本不良，再不然就是没有给出恰当的阅读序次（什么最重要，优先读什么，二者不见得重合，因为最要紧的有可能一开始读不懂，需要别的次要书作为铺垫与前奏），非过来人不能办。即便是过来人，也有可能偏见已深，开的书目根本不适合另外一个也怀有其他偏见的人，所以不但要知书，还要知己，知彼，对机说法，应病与药。我在这里勉强给出一个哲学书目，事实上也只能做到最适合的是我自己，别人如果情况与我类似，可以参考，却完全不用当真。

我一直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如果一个人不是特别的语言天才，也不是生活在异族语的国度里，他就只能做一个番语的低级消费者（读一读，说说“我爱你”、“你吃了吗”，或者写一些处于此语言基态的文章[也就是达到或者稍微超过平均母语操持者的水平]），而不可能成为此洋语的生产者、创造者、革命者，因为自己的实际处境就是个不出国门的土包，也就暂时满足于可以偶尔读读外文，当前更想把精力花在锤炼、提高汉语上。

纳博科夫虽然自小就有英语家庭教师之类，可他第一次以英文写《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时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并不是那么自信，专门请了人给文章润色——因此之故，还和乔伊斯有了一面之缘。他当然极其聪明，只要生活在英语环境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英文学得滚瓜烂熟。

我素来比较讨厌文史、史史和哲史家，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史、史史和哲史家家，乃至……家家的家、家家家家，他们体现出来的心智/创造力依次直线衰减、几何级数衰减，往往成了我们直面雄狮怒吼、闪电辉耀的绊脚石与迷魂汤。可是，在资本主义严密苛刻的文化生产/再生产体系里，每个人都需要个貌似正当的名义混饭吃，也可以理解吧，自己当心点即可。

阿奎那是神学家，属于另外一个学科、主题谱系，因此忽略。哈贝马斯和福柯呢，不是说不可读，福柯尤其值得阅读，可他们，1）倾向于分别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2）观点略嫌平淡，如果穿过文本的云遮雾罩，可以发现哈的交往行为理论、主体间性、法治国等实际上都是常识、前哲早已论述过的话题、同时代人理论的大杂烩，而福柯主要的哲学成就则只是稍微推进、强化、扩大化了下尼采的看法，同时在论述时因为平衡感的把握不大恰当而夹杂不少问题。说福柯更可读，是因为在阅读时可以同步开启/绽放哲学、历史、文学三种阅读视野与模态，而哈贝马斯罗哩巴嗦的论述则是一种繁复的单调沉滞，能真正给人的原创性启示有限。总而言之，他们的文本还不够激进，不能截断众流（到了我这里，必须重写哲学史，前人都是谬误，而我是哲学终结者与开始者，考虑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情形）、不能涵盖乾坤（如何涵盖呢，其实就是要有纯净的哲学家、形而上学家气质【尼、海、维表面上看激烈地反对形而上，事实上最激烈的反对者往往也是逆向的、隐性的支持者】，主要只关注总体性的宏大概念与问题），因此在我的名单里去掉。

德里达、罗蒂去掉也没什么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尼采却是万万不能去掉，不然呢，前不能更好地理解叔本华，后不能更深地理解弗洛伊德、柏格森、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乃至更为庞大的文学、艺术人物，在当代不读尼采的损失其实远大于不读康德。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当然极其重要，可正常人不读、不懂也没什么，只不过少沾染了一种显著的思维疾病，但要不读尼采，则阅读人生欠缺了一大罕见的乐趣。尼采最令人佩服的是惊人的思维穿透力（他说，我是深度心理学家），可以轻松穿越森然万象而直达本质、要害、痛处、痒处，我个人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的过人洞察力方能与之媲美。

德里达的源头是巴特？我读过3、4种巴特的作品，觉得二者在主题、文体、风格、句法、修辞和用词上差异较大。德里达是博采众长的人，如果硬要派一个文风方面的知名源头，我更愿意说是布朗肖——虽然也不准确。

骂人不需要资格，也不需要读书，骂人需要的只是突破说脏话会败坏个人形象的心理屏障。V读书越众，心灵越来越自由解放，越来越没有骂人的顾忌。现在不怎么骂，也不想升级到彻底的污言秽语以锻炼写作、想象水平，只是觉得有些无聊而已，呵呵。

骂架也不会毁了我的日志，我以为还是回复里面的一个亮点呢。随便闲谈哲学未免粗糙、空疏，骂人的时候就可以展现辨析词句、细节的硬功夫，事实上读书——尤其读哲学——最需要这种文本细读的能力，读20万字的理论书，要可以给出40万字的commentary，其中对等的一半文字驳斥作者，一半文字自我立论，但真的要这么做，太浪费精力/时间/金钱，我们可以大大缩微规模——以在论坛辨析、驳难作为试验。如果双方立场、视野冲突可以升级到对骂，就更有意思，它会提高人的兴奋度，抓逻辑漏洞时更敏锐，表达时的情感注入更强烈，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骂人不出彩，读书也非常可能是稀里糊涂：不留心作者的遣词造句、不觉察作者的逻辑断裂、不敏感作者的情绪漂移……

即使从理论观点上说，巴特、德里达差距也很远，如果你坚持自己的立场的话，建议在这里给出清晰完整的论证，不要只说简单直接的结论。

一二著作？可你知道德里达一共写过几本书？去看这个网页 http://hydra.humanities.uci.edu/Derrida/jdalf.html 正儿八经的书好像就接近100种，有某些观点与巴特类似算不上稀奇吧，可这也不能说他的源头就是巴特。非要说源头，也要看整体上的主要理论旨向，巴特起初是结构主义者，追随的偶像是索绪尔、雅各布逊、格雷马斯、施特劳斯等，后来在德里达的影响下，又有点转向了解构实践，因此，我甚至可以说你恰好说反了二者的关系——后期巴特的源头是德里达。

法国人谈到——谁谈到，在哪里谈到，具体怎么谈。我给出不大准确的源头布朗肖，除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也可以找出书来作为观点支撑，比如Timothy Clark写的《Derrida, Heidegger, Blanchot: Sources of Derrida's Notion and Practice of Literature》(http://www.amazon.com/Derrida-Heidegger-Blanchot-Derridas-Literature/dp/0521405394)。

德里达墙外香的缘故可能也和巴特没什么关系。而且，此处的墙外香具体指什么？影响溢出哲学领域呢，还是起初的影响主要在英美学界？

《书写与差异》我早已读过，可要我看哪一篇文章、哪一个段落呢，要和巴特的哪本书、哪篇文章、哪个段落对照？

我上面已经隐晦地指出，你的说法都是支支吾吾、含糊不清、没有论述的空洞陈词与断定，下面的跟帖，依然是同样的毛病。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看最好不要和人争论什么立场与话题。

要怎么精通英法德语、希腊拉丁语呢，我从11岁（初一）开始学英语，8年前（研一）开始学法语、7年前开始学德语/西班牙语、6年前开始学古希腊语/拉丁语，可冗务猬集，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能达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吧，暂时玩票而已，又不想以这些去唬人，如果有一天真的迫切需要去“精通”，我想自己当然知道去努力。

漂亮姑娘我比较喜欢，可没发现有哪个真的想死心塌地跟我，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请教chaque兄如何读书、特别如何读哲学书，真是找对了地方，我注意到在网上在国人中间有两个人的阅读理论比较深入先进，一个是LuX，另一个就是chaque兄，他们对什么是读、什么是写、读写又如何互动有着持续专注的研究，也许正因为此，在读写的技能表现上他们就非常引人注目。

chaque兄的答复非常精辟，不过有个说法也许会引起误解，根据我对他的了解，略微注疏：

【对叙事虚构作品则比较挑剔，大概一年也看不了一种】

chaque兄这么说，可能是这几年的状况，而不是一直如此，据我所知，他在小学时就读完了《金庸全集》，而七大卷《追忆似水年华》是中学读过的书，其他有特色的文学名家如莎士比亚、伍尔芙、谷崎润一郎、福克纳、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等在早年也有广泛深入的涉猎。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更关注理论著作，品味也水涨船高，因此如今不怎么读叙事虚构类作品，要读的话也是精挑细选。可对一个抽象的平均普遍读者而言，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提高叙事虚构类作品的阅读比例，而不是一年读不了一种，除非有必要读的这类书早已熟读（如chaque兄一般）。

LW的书我早几年只读过《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感到一本和《老子》一样，言简而义深，一本则饶舌而摸不着思路，总之，都不是随便读读、读一两遍就可以把握的书，需要同时读一些研究类著作辅助理解。不过LW写的是治疗哲学病的书，因此我认为也不着急搞清楚——读者得先去感染上哲学病毒，或者了解他诊治的各种病例，换言之，可以优先去读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等有了充分的前识，再回头来重读LW，也许有一天会觉得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80位理论家的涉猎有深有浅吧，比如说，Kant、Nietzsche、Heidegger、Derrida常见的著作都读过，而Foucault、Deleuze、Zizek、Agamben等读过几种主要作品。

Agamben好像没有汉译本，不过chaque兄常读英文书之类，常见的西洋东洋语根本难不倒他，上面所说，也只是假设与猜测，具体如何，要他自己现身说法才作准。

niutyut兄一番洋洋洒洒，简直让人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或者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要从何说起。文内高频提到哲学上的问题意识，我想就此略加陈词：

1、哲学家，特别像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名哲的巨大问题常常是误导性的空问，究元之问，是貌似高深的假问题、错误提问方式，是追根究底的理性、逻辑性思维极易陷入的泥坑，注定无法有完美的解答，当然，这不妨碍他们各人给出独特的似是而非的解决方案。

2、因此，我们读的策略不是同样尝试回答、解决（solve）他们的问题，而是取消、溶解（dissolve）他们的问题，发现他们庞大疑问的虚假性、无意义性，同时诊治他们解答、论述过程里呈现的林林总总逻辑断裂、牵强附会、含糊不清的浑水摸鱼。

3、哲学从来都不是论证——几何、数学、逻辑意义上的严格论证，而是最高阶的叙事与想象，全新创设出来的术语、概念就是虚构的小说主人公及其形象，而论述的逻辑（常常跳跃和断裂）是推进故事发展的情节与桥段。

4、所以，阅读哲学的一大乐趣不是去解决思想问题，而是去思维历险，去体验闻所未闻的神奇想象，丰富我们感知、观察世界的可能方式。

5、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最重要，不是因为他们顺利解决了什么思想困难——他们什么也没解决，反而制造了、诱发了无数思维困境——而是因为他们杜撰了全新的最离奇最骇人听闻的关于我们世界的故事，且此故事结构精巧，人物饱满，情节曲折，让人半信半疑，他们的再描述极大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此，其功能和巴尔扎克、普鲁斯特、曹雪芹、金庸所创造的小说世界类似。

6、我们的确常常会有思想上问题，可它们一类可以解决，一类注定无法回答，能解答的也许最初也被归结到哲学领域，但慢慢它们会分化到科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心理学等专业学科，不可回答的才算哲学。既然不可回答，甚至提问都是错，可我们依然要思考（我活故我思，我思故我在），要设法解决，想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怎么办呢？唯一的出路就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以神奇的想象来偷偷替换严格的论证，它就是哲学的诞生。想象越丰富神奇瑰丽，越适合读者、听者、观者的脾胃，哲学家就越伟大。

7、对我而言，现在读哲学时根本没有问题意识（有什么思想困惑，要去哲学文本里寻找答案），有的只是猎奇心理，想看看哲学家们的匪夷所思技术高超的论证过程和方式。当然，我也会注意到哲学家们的问题意识，尝试解决什么问题，给出了怎样的解答。简言之，哲学文本对我来说只是磨刀石，磨利磨尖思维之刃，而不是现成的砍柴刀，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的砍柴刀。哲学有没有读透彻，其标志不是熟知了某个某些哲学家关键概念、核心论证，可以写出言之成理的论文和专著，而是面对层出不穷前所未遇的新闻事件、现实问题，观察者可以给出怎样的判断与辨析。

读书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错误认识，以为要寻找智慧——特别是大智慧——就要读哲学。说哲学（philosophy）是爱智慧（φιλο-σοφία）没错，可要注意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本身，而哲学要寻找的这种究极的元本的元智慧（meta-sophia）根本就不存在，可以给出的、显示出来的恐怕只有爱，以及爱而不可得的疯狂、错乱与幻觉，所以从本质上说哲学就是一种以貌似的理性、逻辑而达致的疯癫、想象和虚构，它因其爱的极端性而膜拜唯一单纯的解决与答案，和偶像、神、上帝等有着同样的发生学机制。我说马克思、弗洛伊德、哈贝马斯、福柯算不上纯正的哲学家，是因为他们还不够疯，想象力还不够强大，还没能杜撰出全新的、独立又完整的世界再描述故事。哲学吸引人，不是因为它聪明，可以解决问题，而是笨拙、无望而又执着的爱导致的疯狂、疯狂的强力，以及此强力催生的神奇创造性——创造性的概念生产、逻辑策略与修辞策略。

客观理解、追求未经扭曲的本真原意，在我看来预设了某种未经批判的阅读原教旨主义，甚至客观理解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语义背谬，是个人在主观地能动地读，其目标却是淡化、取消这种主体性、创造性，而且从阅读实践中来看，达到某种貌似的客观也不过是同公认的普遍的庸俗理解（比如流行的哲学教科书）重合一致而已。至于“力求弄清他们原著和二手研究的文献书目状况，力求熟知他们的主要概念及核心论证，力求把握在他们每个人那里，修辞策略与概念架构之间相互依存的特征，力求了解当前相关研究的主导范式和问题提法”其实是每一种理论阅读的基本要求，不过有的书写得文从字顺、明白晓畅，常常根本不需要辅助性的二手著作，而Kant、3H、LW等艰深晦涩，才有强调力求“……”引导理解、深化理解、印证理解的特别过程，且此过程同“去思维历险，去体验闻所未闻的神奇想象，丰富我们感知、观察世界的可能方式”没有任何矛盾。

如果非要谈一种客观理解的话，我以为此客观性的主要来源也不是二手文献或者当前相关研究的主导范式和问题提法，它来自对原著的反复阅读，对作者所有文本的通读，以及更关键的因素——对各种报刊杂志的读（培养现实感、思维的穿透力）、对文学的读（文字的敏感性）、对数学、逻辑、自然科学的读（思维的逻辑性）和对语言的掌握与洞察（外语能力、母语的水平），这就是弗朗索瓦·于连所称的迂回与进入（Le détour et l'accès）。理解是通局的，贯穿于文本的所有构成要素，一种要素能力不及格，最终可能得到的都是错乱或者平庸。chaque兄对哲学有见地，一些人也许误认为是哲学读得多、读得细（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可我认为，更关键的因素在于他对文学的精通、对语言的熟练以及长期来理工科、尤其是计算机代码的训练，当然，最后，此次序不表明最不重要，还包括素来对政治经济、世态人情、娱乐八卦的密切关注。说起哲学读得多、读得认真，我认为chaque兄在国内肯定排不上名次，还有赵敦华、张汝伦、叶秀山这样的哲学教授呢，可比起认识的深入性与透彻性，赵、张、叶的平庸正好可以比拟于社论或者统编教材。

Kant、3H、LW特别值得阅读，不是因为他们更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是更高效强大的磨刀石，习惯了他们的文本、理顺了他们的文本、掌握了他们的文本（可这相当困难，要有充分的储备与前识），也就是练就了自己的思维屠龙刀与倚天剑，去读柏拉图、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叔本华、尼采（尼还有其他维度的阅读困难）、柏格森、杜威、克里普克、福柯、哈贝马斯、诺齐克、罗蒂等甚至可以说是砍菜切瓜般简单容易，迎刃而解，更不用说政治、经济、历史、小说、宗教、文化评论等低理解难度的文本类型以及报刊、互联网上天天时时涌现的文字垃圾。

我如何总体性地看待哲学，不是因为罗蒂这么想我读了恍然大悟才跟着如此想，不然十几年来我读过的上百位理论家近200种哲学书算什么，就是为了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罗蒂的价值在于系统、清晰而准确地申述了类似的观点，是一种可贵的印证。还需要印证与支持吗？呵呵，可以继续去问问chaque兄，看他到底怎么想。其实也不必问，我们私底下就此交换过几次意见，“最高的虚构”云云甚至都是我从他那里偷来的说法；也可以去参考“哲学与敉平”（http://www.douban.com/note/28925915/）透露出来的微言大义。

呵呵，reader同学能具体说说科学、量子力学、哥德尔不完全定律是怎么回事吗？再说，这些话具体针对谁说的呢？好像沙门、chaque、vivo这些哲学业余爱好者都是工科毕业生，应该比一般的哲学专业人士更以科学、科技哲学作为默认的背景知识。

若未经过当事人同意，niutyut兄私下和别人交流的意见是不大适宜公开贴在网上。我有时也贴这类文字，实际上事先打过招呼，或者做过某些技术处理。

附带说说，联想起最初提起的80位理论家云云，我前面声称读过上百位理论家未免有点争胜炫耀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读得多、泛滥无归、没有精心拣择正是我的弊病所在，我现在正在考虑、从事慢慢收敛阅读战线的工作。

呵呵，了不起，科学、量子力学、哥德尔不完备定律是这么回事啊，可和我十几年前在教科书里读到的说法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貌似课本里的陈述还更精确明白一些。当然，如今网络便捷，顺便一搜也到处都是各种解说，可我没见到谁可以完整地把哥德尔不完备定律给再清晰地推导一遍。我虽然是工科生，也从没尝试去真正弄懂什么是量子力学、哥德尔不完备定律，它们可能起码要求去读一个物理学、数学博士之类才能搞清楚，所以，这些动听的名词我不敢随便挂在嘴边说——我要防备别人反问一句，到底什么是量子力学、哥德尔不完备定律，我是成年人，而且老实，不好意思随便拼凑一些陈词滥调来搪塞、来充大。

对科学的了解我想自己已经尽责，花四年时间读一个工科学位、从事若干年相关工作、持续不断地关注前沿科技成就，我倒想问问一些科学名词随意抛掷的人，你们付出的努力难道是花两周时间读一本科普书（甚至都没认真读过），不然何以说来说去都是人人皆知的似是而非的皮毛常识呢？

跟帖者又有谁“把西方思想归结为哲学“，认为”读了哲学书就了解了哲学”？我看另一种倾向更应该更值得批判，连Kant、3H、LW的主要著作都没读过就妄论哲学。

读没读过也不打紧，要命的是要能说些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的东西，别尽是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陈言腐语，网上书上一找一大把。

理科生的英文水平是什么水平呢？是罗素的英文水平呢还是平均的英美理科人士的英文水平还是平均的中国理科生的水平，此理科生是指学士呢还是硕士博士还是博导？谁不懂德文，又有谁给哲学著作排了名次（比如说康德的《KRV》排名第几？）谁不懂数学，又在这个不懂的基础上奢谈了量子力学？

呵呵，自己的表达都不明白不清楚，也搞不准说话对象和具体语境，就跳进帖子里随便高姿态放炮（口气好像自己既懂英文也懂德文还懂哲学，既懂数学又懂量子力学），这样的态度与素养及心智，我以为去读者杂志社混个编辑，或者攒些心灵鸡汤也会非常困难。

搅和也没关系，我一般会欢迎别人就所谈话题前来畅谈，不过最好能对准靶标，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无物、无理也没问题，只要语气友善、态度端正也是让人受益的交流，起码网上彼此混个脸熟。我最受不了的是有些人说不出一二三四子丑寅卯（本身就是错乱或者不着边际，要不你一追问他就没什么深入的东西可以谈，前面只是搭个吓人的空洞的词语框架）还态度恶劣、气焰嚣张、骂骂咧咧，这种情况下，我常常会不客气地反击，刺激他们再说说，自然，这类人说得越多网友们越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何以牛B，又牛B到了什么程度。

对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这种看法我一直就有，也不是跟着谁鹦鹉学舌，这两天读陆兴华的书时发现福柯也持类似的立场，感到挺神奇，难道我20岁出头就是小福柯？呵呵。

逞强开书单容易招人骂，大概说说就成。

刘小枫和钱穆是类似的思想猪流感

2009-11-02 03:41:40

默存先生跟宾四先生在我看来大不类似，就拿他们对陈氏（陈寅恪）的品鉴来说吧，一个是恃才傲物、直言无忌，另一个则差不多成了同行相轻、无知妄谈。不知而强以为知，臆断妄测基本上就是钱穆的一大特征。在这点上，钱锺书常常是倒过来的，凡是了解不深入的东西，他假装一点都不懂，比如说吧，他如此嗜读，难倒没通过译本之类读过些俄语、日语作品？可因为没在这两门语言上花过工夫，故而绝少在文内谈起，感觉就像日俄文艺根本不存在一般。

X兄此言（读了本篇，我突然觉得钱穆的著作确实值得一读；其价值就在意见的极端）倒让我想起了刘小枫，二人在表面上是相反的两极，一个是极端的本土文化保守派，一个是彻底的本族文化虚无派（以《拯救与逍遥》论），可他们在精神实质上却有着一种构成性的类同，即，弱势国族（不管是暂时的弱势还是长久的弱势）面对强大异质文化冲撞时的敏感、自卑、亢奋与决绝：一种选择是鸵鸟策略，掉头投入母族的温暖怀抱，闭着眼睛抑人扬己，沉浸在阿Q曾经阔过的幻觉当中，再一种选择就是是卖国贼策略，有奶便是娘，跟紧起主导、宰制作用的强势文化，奴颜婢膝洋玩意，横眉冷对土东西，沐浴在从此也高级起来的臆想的光环里。总之，宁愿选择狭隘、偏私而不是恢宏、公允；强调歧异，编造一些古怪的莫须有的文化对蹠点，非此即彼，爱憎分明；富于想象、信念与情感，以美学代替真理，断言多于论证，不肯尊重事实；柔弱，道德化，面对具体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茫然无措、焦头烂额，于是怀恋由历史文本杜撰出来的黄金时代，祭起慕古复古的大纛（不论土古还是洋古），当作包治万病的灵丹妙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伟大使命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崇高感、自我感动的悲剧感，立志要救万民于水火当中，因此精力特别旺盛，著述不断，著作等身；等等。

钱、刘著述有了上述特点，比起其他人写的人云亦云、辗转稗贩、习以为常之作，无疑更有立场、个性与冲击力，不过这种冲击力，常常沦落成一类怪异腻味的喜感。总之，不管个人观点如何，他们的书我也认为应该挑一两种读读以拓展视野。

我说的自然是钱氏某些有特色的言论，早岁的某些“持平朴实之学”，以我全书读过的《国学概论》为例，还真不好去批评，因为里面不是摘录的资料，就是古典文本的白话解说与串联，难以找到令人耳目一新的个人识断，读者该去评述、探讨啥呢？它好比某甲说人活着就要吃饭，听者乙除了唯唯诺诺地答复——嗯，绝对正确，我也同意，要轻易置言驳难得有点无知无畏的精神。此话直说，即钱常常只是一个文字搬运工与思想描红者，他的很多观点材料都非常平庸习见，我们这些过了学龄的人早在东方杂志、梁启超等处读过，犯不着劳驾重述一次。当然，我也不是说钱氏完全没有创获，比如他知名的孙膑孙武同一论、孔子早于老子说，相当振聋发聩。

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就算是读书人，也没有任何一本书必看，《论语》、《圣经》也可以不读，钱著更不消说，因为知识、文本是一个处处可以旁证互通的魔幻网络，如何读、读到什么远远比读过哪些书重要。

钱、刘等人也要读一点，有两个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说服我自己：第一，它是团结的表示，既然别人都在读，我也跟风读，以和别人有共同话题可谈（此谈可以是附和也可以是驳斥）；第二，此类作者是某类文化、心理症状的集中/典型展示，特征明显，是临床剖析、治疗的绝佳样本，而且，借助于此一装置，我们可以间接观察了解更广泛更庞大的同类感染病例。

其实相对其他很多作者而言，钱氏、刘氏我读得比较少，可又很喜欢就他们说三道四、吹毛求疵，倒不是因为有什么私人性或者学派性的过节、怨恨，只是因为他们最热门和最典范，是我们时代不得不投以关注的思想猪流感。有些虚肿与发烧，就要打针和泼冷水，以维持话语场的平衡与健康；擒贼先擒王，犯有类似精神症状的人比比皆是，可他们常常都是些只能摇旗呐喊的喽罗羽翼，读过就算了事，用不着认真计较。

此打针与泼冷水，我还愿意过量、失当，它已经进入了政治的、对抗的、治疗的模态，在此刻持平公允不再重要，关键是效果、恶作剧、战斗力，情感的刺激和信念的摧毁，逼迫着别人去重新认识，重新自我反思。此种境况下，我根本不在意过激、刻薄，甚至歹毒的恶名。

Y兄的联想能力令人佩服，不过我本来以为兄既然身处欧洲，最先联想到的应该是100多年前的尼采之类，因为如上所言只是话语的政治、政治的话语，思想的对抗、对抗的思想，文本的杀戮、杀戮的文本，跟任何身体的社会的实践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读书人基本的“知识良知（intellectual integrity，智力上的正直）：不放过不诚，不迁就愚蠢”，回响了、阐释了尼采的箴言：哲学的职责就是让各种愚蠢受到伤害。不过呢，根据我的观察，在智性领域其实做一个立场骑墙派、争鸣和事佬、思想平贫胸、知识烟幕弹、文辞白化症更受欢迎，更得学术登龙术烧金术的真髓，它拥抱的是奴隶道德群氓理想嘛，自尼采之后我们都知道，此种道德此种理想从来最流行最强大最光辉灿烂。

难道真有学术教父，垃圾之最庞大者而已

2009-11-30 12:01:15

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

此文这几天好像比较流行，可问题在于，真的存在着以”新三届神话”为主体的“学界新父们”？我认为没有，完全是子虚乌有，文化革命后中国学术、尤其是文科学术到目前为止基本交了白卷，是个鸭蛋，甚至比空白、荒芜还糟糕，中国学术的清白处女之体被近水楼台的、鹊巢鸠占的学术太监们猥亵了、玷污了，到处都是他们咸猪手留下的肮脏迹痕。说强暴了学术贞洁，所谓的“学界新父们”还不配，是对他们的过誉，他们就是思想龌龊却从来没法勃起的痿人阉人，他们就是杨振宁、默多克此类糟蹋花姑娘的性衰朽者、性无能者。

学界“新父”全然是错乱的命名，是沐猴而冠，是潜在的奴婢意识的体现，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叫做“学界伧父”，就是一帮出生早、占位早、抢了历史空缺的投机主义者，他们当时被压抑被扭曲的青春荷尔蒙、肾上腺素无处宣泄（权力、金钱乃至性欲的通道被红鼠高干们阻塞和把持），就误打误撞地盲目跟风地进入了文化的学术的文学的庄稼地，象踏玉米，猪啃白菜，鸭啄谷粒，一片鸡飞狗跳的虚假繁盛景观，没几何其间一些圆滑伶俐者就弄清楚了学术圈其实就是名利圈，于是忙活开了跑马圈地、占山称王，为一点微不足道的甜头而蝇营狗苟、男盗女娼，当然，他们一点都不体恤不在意做学术需要怎样的智力和苦功，是胡吃海吃蚕豆的麻雀，嘴巴从来不跟自己的屁股商量。

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复数的戏剧：学界伧父们以低劣的品德低下的智商海量制造/贩卖学术赝品学术流感病毒，争名夺利、争风吃醋，此为闹剧；中国学术的玉体被践踏蹂躏得满目疮痍、不忍目睹，此为悲剧；权贵资本主义中国的主导阶层、宰制阶层窃喜以如此廉价的诱饵就让“知识分子”入其彀中，俯首贴耳，同时社会底层民众身处水深火热当中却找不到代言人、扩音器，连最轻微的疼痛呻吟也被文化/学术垃圾无边无际的聒噪消声、淹没，此为依然在上演的正剧，我们还不知道结局。

因此，如果要实现中国学术之重建，我们面对双重任务、要付出双倍勤奋：一，弑”父“，此”父“还是伪父，自我吹捧出来的父，错乱追认出来的父，以清洗、抹除老太监们在中国学术女体上留下的各种不堪入目的污迹；二，自立，根本就没有任何学术教父可以依傍，可以给我们指教、扶持与荫蔽，就算有人貌似赞助者、监护者和提携后进者，他们常常也是包藏祸心的狼外婆，只提供了毒药、迷幻剂，只是想让年轻一代做他们割肉挤奶剪毛的猪牛羊，我们要坚决把这些害虫杀掉、清理掉、劈成柴给炼尸炉添火。我们无依无靠，要顽强成长，要清白成长，在学术的荒漠、旷野里野蛮生长，生气勃发，智力健全，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清新的空气里在郁郁葱葱鱼跃鸟飞的环境中自由壮大。如此，我们才可以谈学术、开始学术、有能力有智商给中国学术添砖加瓦。

le studium et le punctum

2009-12-13 20:56:36

两个来自Barthes《La Chambre claire :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的术语，粗略可以翻译成“认知面”和“刺点”。

在阅读中，我常常发现有三种问题：

其一、无聊。没病假呻吟，肉麻当有趣。制造各种哼哼声以吸引人注意，表明自己还活着。假如不是无聊，则——

其二、平庸。如果读者的阅读足够广泛、嗅觉足够灵敏，就能发现作者说的话其实他人说过、书里说过、作者自己以前早说过。是在辗转稗贩，抄袭他人或者自我抄袭。假如不是无聊和平庸，则——

其三、错乱。一点没有逻辑感、现实感和平衡感，完全是在异想天开，胡说八道，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和逻辑上的探伤，或者在主次、比例、协调感上出了毛病，是个怪胎。假如不无聊、不平庸、也不错乱，则——

掉入Barthes所说的陷阱——Studium。通篇/（满幅）文从字顺，知识丰富，却脱不了教科书-普及读本式的僵化、沉闷与师爷味，不能给人刺激、挑战，让人眼前一亮又心中一痛，痛着地去快乐，一种处女膜被刺破时的痛感与快感混杂，S/M般的神经兴奋，也即，没有Punctum。

从文本说，Punctum或许就是一种异言，险论，脱俗之语，站立在悬崖上的表达，貌似危殆却又波澜不惊，像出没在风波里而又聊逍遥兮容与的扁舟一叶。它滑脱了公众常识的安全阀，甚至对之构成冲击、破坏和颠覆，粘连着天神般、年老语文学家般的嘲讽、恶意与歹毒。它的最大耻辱就是被庸众盲目认同、赞誉，它要的效果就是让人看到不再敢轻易站队表态，要犹疑，怀疑别人且自我怀疑，从而为可能的自由、解放打开一扇天窗，它的真正意图也许只是去召唤、扰动寥寥几个同道，作为寒冬暗夜里的微弱光亮。

“照影”考释四则及其他

2010-02-07 05:24:41

“照影”考释四则

〖1〗“照影”的最直接联想，大概来自陆游的《沈园》：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飞鸿身姿曼妙优雅，而临水之湄，顾影自照，花容在天水之际映发，空灵澄澈，若遗世而独立。其实你并不孤单，倾情相爱的人在不远处正凝眸于你自我沉醉的姿容，你一边照影，一边暗暗打量爱人失魂落魄的痴情。可这只是曾经的美丽，当岁月流转，物是人非，只能在残破的记忆里打捞一些零乱的碎片。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春绿如染，如同你随草绿天涯的忧郁，更添残阳似血，画角哀厉……

〖2〗或者可以把“照影”理解、想象得缠绵旖旎一些，像南朝的小调，江南的宋词，泛舟水波的婉约女子：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鸂鶒滩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著江南岸。【蝶恋花/欧阳修】——淡淡的水墨的光影，隐约的迷离的忧伤，只是一点女儿家的情怀，笑靥如花，而青春之花旋开旋谢。上下求索，你依然无法寻觅到如意郎君来采撷这春色的明媚，花开当折无人折，悠悠此怀向谁诉……

〖3〗Spiegel, Spiegel an der Wand. Wer ist die Schoenste im ganzen Land?（墙上的镜子告诉我，所有的女人谁最美？）也许，“照影”是一个漂亮女人的骄傲，每每梳洗妆扮完毕，就不能自禁地揽镜而照，啊，我是如此这般动人美丽，超过玛丽莲·梦露，超过奥黛丽·赫本，超过妮可·基德曼，超过巩俐章子怡，超过小天女深海贝类，更不用说那个小不点白雪公主（Schneewittchen）。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恋的女子无罪，只愿深深沉溺于镜子里一张容光焕发的面孔，微笑、扮鬼脸、抛媚眼、装清纯……

〖4〗关于“照影”，最美丽凄婉的传说来自古希腊罗马，那耳喀索斯（Narcissus）是女仙之子，英俊异常、风采翩翩，但生性傲慢，没有谁能打动他，即使女仙子厄科（Echo）为其相思成灰，鲜活的生命化为一丝空洞的声音，也不能改变那耳喀索斯自爱自恋的习性。一次偶然的机缘临水而饮，却疯狂地爱上了自己在水里的倒影。“他爱上了这个无体的空形，把一个影子当作了实体。”“他一面追求，同时又被追求，他燃起爱情，又被爱情焚烧。不知多少次他想去吻池中幻影。”而这样的爱情注定是镜花水月，炽热的爱情火焰慢慢把那耳喀索斯的美丽容颜消磨殆尽，悲痛而死，应验了别人的咒语：sic amet ipse licet, sic non potiatur amato（我愿他只爱自己，永远享受不到他所爱的东西）! Narcissus死后没有尸体，只见到一朵中间黄色，四周洁白的花，现在大家叫它水仙花。

话语实验作品—A

NO.1—而移情别恋是再自然不过的结局，给出承诺就是为了留在以后去打破，失望还不是因为你曾经奢望。桃红千树都会在四月枯萎，何况彼此兴到而至的情义。

NO.2—每一次的落幕都是空谷自谢，而每次走过的路上大家互相赏玩。不知来处，不知去途，或者，我们只能此宵沉醉，沉醉相逢时刻瞬息擦亮的闪电。

NO.3—结果驰进单行道，没有轮回，没有下一季。如此没有一朵花会在春天开错，让你恣意绽放；如此没有一朵花的怒放不是错误，还来不及叹息，你已经凋谢枯萎。

NO.4—烦恼三千，怨愁三千，花放三千，纷纷扰扰。往事不过是纷纷扬扬的三亿洁白寒冷的雪花，遮掩青山深处青草覆没的坟茔。

NO.5—前尘隔海如梦，即使初相识心情的柔软，即使西子湖畔携手披阅过的几抹嫩绿，何以抵挡无情岁月的层层剥落。一如你那时的美丽，零落成泥碾作土。

NO.6—终究相思无处逃逸，前生注定你是必须坐穿的牢狱。天空被潮湿的黑暗永恒囚禁……可是某一天你一定会禅悟，春色满园关不住，春天，不过是你想起谁时刹那想要绽放的笑靥，笑靥如花，春光明媚。

NO.7—乱花渐欲迷人眼，或者，只有一场酒醉之后的攀花折柳，才能应对你春心如花发的思绪纷纭。没有相思，只有踏花归来的马蹄余香。

NO.8—何况，留在此处的只剩下孤单的背影，就算无语凝眸，也无法猜度你眼波里淡淡的甜蜜和忧愁。

NO.9—从那以后，不再驻留初相逢的渡口，也不再途经一间熟悉不过的咖啡屋，让记忆褪色，思念破损，如同这断碑残垣，枯树昏鸦。

NO.10—即使，曾经在菩提树下祈祷亿万遍，佛塔边上禅修三百年，当梦破人醒，世界顿失起初色彩的斑斓，枯黄破败如同一帧被岁月剥蚀的旧照片。

NO.11—那么，回忆里是否还残留着给你簪花那刻的温存和纯真？而这个桃花一夜攻陷山野的春天，又是谁在你的鬓角轻轻簪上相似的一朵，你的容颜会不会有些苍老？

NO.12—四月，残酷的季节，是注定要埋葬相思的季节。杂花生树，草长莺飞，可爱情每次都在这个时候枯萎，失去了最后的呼吸。走远，忘了你的名字，忘了你是谁。

读是去铸造组装某种伟力的暴虐装置

2010-03-07 00:55:26

读就是把一篇文章一本书一个作者抛入拖进盐酸池，浸泡三天三夜，扒皮，抽筋，剔肉；读是要把酸洗过的文本骷髅以尼采的榔头猛烈敲砸；读还要把没有溶解没有散架的文本残骸塞进思维绞肉机焚尸炉，不软泡也不硬磨，我们召唤、我们动用强力，机械、电流、火焰的粗暴残酷。假如此时文本还可以留存闪光的舍利，我们才称它是大成就者。

因此，读也就是在化学实验室配制腐蚀药剂，在铁匠铺锤炼磁铁矿石赤铁矿石，去铸造组装某种伟力的暴虐装置，来自天庭的闪电、来自地狱的烈焰。

文本场域的吞噬、绞杀、围猎、决战，胜者为王。

嘆一聲如今真是什麽阿貓阿狗都來拜錢鍾書

2010-03-14 04:37:10

扭捏半天原来抬出了Leo Strauss这个傻X，他写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可真难看，有人还称他魔眼，其实跟瞎眼也没啥区别，容许这类蠢人玩学术、搞政治思想史研究可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如果还有印象，仔细想想钱如何玩中典这一块，何尝不常常是“浮字蕩句，沿引成說”，关键在于你有庞大的问题簇、关注点，且能引述最恰切的材料三言两语击中要害，阐明义理。Leo Strauss这些傻人终生研究的高深学理，也许只配给钱老《管锥编》续篇里做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他如果真感兴趣，可能三五千字阐发得比Leo Strauss等身著述都要清晰透彻。

钱的西学到底研究得如何，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最根本的关怀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文学，一些具体问题涉及西学时才附带谈谈，也只是作为素材用，当然，从这些偶而的引述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洋文化了解、涉及的深入与广泛，特别文学一科，远非同时代、时下学人可及。等到钱锺书的西文笔记出版，我们或者能给出更准确的观察与评述。

狐狸、刺猬这样的区分可真廉价，到处都能滥用，它意味着只是类型学的分野，而不是心智的天渊云泥？呵呵，以我看，钱锺书、Leo Strauss的区别是人跟猿猴的区别，灵长目与腔肠动物的区别，而不是狐狸、刺猬两种哺乳动物的区别。

倪梁康、德里达都研究哲学，一个吃定了胡塞尔、一个什么都研究，我们就说一个刺猬、一个狐狸而已？不是这样。倪是既有学术分工体制下混饭吃的教授，做好了也只是个优质的传声筒，德里达是站在全球哲学智商海拔顶端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们不是刺猬跟狐狸的区别。

西方学人厉害的极多，但绝对不是Leo Strauss这样的货色，施米特都要比Leo Strauss强好几倍，人家起码犀利、透彻，能简洁清晰地说清楚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码事），更不用说霍布斯、康德、斯密、马克思、尼采、福柯这样的理论大鳄。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现当代以来国人做学术能够拔尖的人很少，而钱是这个“很少”人群里的佼佼者，是我们的脸面与客厅，因此我们一定要爱惜，要为之感到欣慰与自豪。

钱锺书不是神，但真的是20世纪我们中国人能拿得出手、不感到羞愧的极个别学人之一，如果连他也污蔑，也看不起，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回中国文化的自尊，而这些污蔑者、看不起钱老的人又如何不走向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或者不昏聩错乱地去膜拜其他国内的文化泥塑木偶——因为他们根本匮乏面对文本的心智敏感性，连钱这样的高智商高营养也无法辨识，必然是猪油蒙了心胡烧高香乱拜大神。

呵呵，“星条旗永不落”同志就是个不学无术，却喜欢在网上装腔作势的妄人罢了（啧啧，读的书真多，1753本，钱钟书活了80多岁读过的书估计也只是他的2、3、4倍），哪里经得起大家动真格来追问？我们放过他算了，希望他能够知耻振作，过而能改，起码以后别在钱钟书小组里轻易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浅薄。

钱锺书读过多少书呢？记得以前网友知白守黑统计他在《管锥编》里引述过1860种中文著述（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33520.shtml），而西文书呢，一个可观察的记录是《管锥编》共有1500左右个脚注。按照该书的体例，引中文书随文给出处，引西文书依照西方学术习惯在脚注里注明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日期、具体页码等，虽然同一书会重复征引，可也有一个脚注里容纳几本书的情况，粗略估计时，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情形取一个平均，认为依然是一注一书，那么就可以说，《管锥编》大概引了1500种西文著述。中文西文一起统计，《管》一书征引书目在3000种上下。再考虑《谈艺录》、《七缀集》等书（因为很多跟《管》重出，我们姑且估计没在《管》中出现的书有1000种），以及钱读过却没有予以引用的情况，钱钟书这样的书痴一生读过的书可能就是6000种上下吧。

有些人，比如什么钱穆、牟宗三、季羡林、李泽厚、余英时、赵一凡、刘小枫、汪晖，尽管批评尽管骂好了，他们的确智商不高，荒唐错乱层出不穷，可要批评钱锺书这种感受极其敏锐思维极其缜密的作者，就要非常当心，一般读者看到的钱氏错误实际上正是读者自己的思维脓疮与毒瘤，不说还罢，一说就完全暴露了自己学问谫陋见识浅薄智力低下。这个程巍，本来想表现自己的高明，这下可好，王水照一辨析，就彻底演变成了自曝其陋自献其丑的笑话。

如果一个读者爱挑刺，我看没什么必要（也没能力）在钱的论点、论证上发难，你可以去核对下钱引述的材料有没有错误（做笔记的时候就抄错了，摘录笔记纳入正文时出现错误<钱恐怕有时连自己写的字都辨认不清楚>，手民误植），根据我的抽样核检，这个工作实在是大有可为（钱老好像自己也说过，有些文字错谬也懒得是正，好让后辈可以混口饭吃，真是菩萨心肠）。

袁志英教授写文章比起王水照教授来真是差了一大截。一开始裁剪拼凑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更要命的是不厌其烦地引述钱锺书冠冕堂皇的客套话，钱的这些说法当事人听起来受用、外人看起来也狡狯可喜，可事实上忌讳被二度征用，因为一般都是耍花枪的过誉虚辞，他自己讲是客气、礼貌、对晚辈的鼓励，别人当真、引以为据就是犯傻、不知趣（我们已经悲哀地看到很多人在沾沾自喜地展示钱老手札，以为真的在夸他；可钱到底看得起、欣赏过现当代的谁？）。

下面袁就开始胡说八道、臆测妄度。

【《管锥编》是钱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著作】——上世纪50年代的根据在何处？是想说写作时间还是出版时间？可惜都不对。袁教授看来是既没有打开过《管锥编》（序里有“一九七二年八月”的字样），也没有读过相关的回忆录与传记，就在这里瞎猜瞎蒙。

【“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袁某也没有读到“《<管锥编>与杜甫新探》序”的原文，不然，怎么把“’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抄成了“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即使”文化“看走了眼，作为对照的cultural也起不到提示作用？

【汉语、英语、德语、希腊语并用】——要并用希腊语可有点困难，首先在技术上分清古典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学术用的古希腊语是死语言，不怎么方便”谈笑“中使用。何况，钱到底懂不懂古希腊语，隔壁张治同学的帖子“钱锺书先生读‘娄卜’”可以给人一点提示：钱先生的这条札记描摹出了几个希腊文字，将ἀρετή（德行、善）误写成αρητή，而παιδείαν被独立列出时也没有还原成παιδεία。

【天文、地理、诸子、百家齐说】——凑对偶、写骈体虽为无聊游戏，可也不是胡搞乱整，起码要做到切合所指。钱固然博学，但”天文、地理“齐说我感到有点像在讽刺他考清华时数学只得了15分。

【其中英语手稿最多】——何处得知的说法？中文笔记不算？杨绛”《钱钟书手稿集》序“可不是这么说，也推断不出这样结论。

【也夹杂着汉语、法语、德语、拉丁文和希腊文】——如果稍微读过、熟悉点钱的作品，就不会这么写，要说”夹杂着汉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文“，西班牙语他自然能读懂（法语、意大利语懂了也就看得懂一些西班牙语），可也许为了给杨绛面子，引述较少，希腊语呢，我们最好能不提就不提。

全文有点价值就是文末三段了，至少向我们提供了点私人信息。

袁纯粹是个瞎掰的半吊子，不懂装懂在全国著名报刊上丢人现眼。

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论管锥编》，其副标题为《以钱锺书的<管锥编>来重新审视杜甫》)

——引文错误，缺了标点而导致德语读不通，当为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Mit Bambusrohr und Ahle汉译为《论管锥编》，我也认为不妥，副标题明明说了是讨论杜甫，怎么成了论《管锥编》？这里是用汉语典故，可译成：以管窥天，以锥指地。可是这样就没法搭配袁给出的副标题了，不然连在一起仿佛在说《管锥编》就是管和锥，可以用《人生边上的边上》拟就的标题：《管锥编》与杜甫新探。

赵一凡可真是满嘴跑火车，比如对尼采的看法，这样的理解力能研究文论、哲学，能“打通”？好像他还是个左粪。

1954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

保守心态一直持续到1965年新左派运动——【1956，参 http://myy.cass.cn/file/2008122532431.html】

古希腊哲学两大问题，第一是合，就是万物归一。这是柏拉图学说。哲学上叫同一性(Identity)或总体性(Totality)。第二是分。就是由一分出无数多，强调分歧差异。

笛卡尔说我思则我在，【太张狂】。海德格尔将它颠倒过来，【说我在则我思】。

——完全一通胡扯。

二战后，老海宣告哲学终结，人文学术中心塌陷。

——又是从哪里来的奇思怪想？

赵一凡、张隆溪，或许还要加个赵毅衡，都是仗着1980年代还能读点英语（当时大家英文都不怎么灵光，因此念不了米国名校博士），生吞活剥20世纪西方思想-理论-哲学，现学现卖，半生不熟，东拉西扯，东拼西凑，东挪西借，东邪西毒，反正不是东西的“东材料+西观念”来抢占学术山头，怎么能做出什么高深精湛的东西南北。水平有限（比如横截了当代的一些哲学家、理论家就能真的了解西洋思想？文学现象的敏感性、文学文本的阅读量又不足），却又好大喜功，把战线拉得很长，四野开花，处处留情，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些二三流的入门手册、评注解读、教学参考、考研教习、小文青理论宝典。

也谈不上器重吧，当时学术凋敝，百废待兴，年轻人会点英语、读过点书也是稀罕的事，钱老出于奖掖人才、提携后进的目的才会指点、鼓励他们。这几个人和老钱打交道时都已经30岁上下，可当时他们无论学养、才气、识见又怎能和30岁时的钱锺书相提并论，别的不说吧，牛津留学后的钱写文章已经是风格独特、可以卓然自成一家，可二赵一张，如今都60岁的人了，文章抹去署名的话就没了面目，在文海里彻底湮灭。

至于虹影，已经不是赵毅衡的老婆了，网上有相关八卦。她的书、正式的文章我没读过，不敢月旦评骘。

家学也不是那么重要，跟钱锺书家庭文化背景类似的人比比皆是，1949年前有，1978年后也有，可又有几个人成了他？以我看，形成钱的传奇粗略有如下因素：1）天分（照相机般的记忆、语言-文学现象的高度兴趣与敏感，附带说说，数学考15分也是天资）、2）家学（古典式的文人家庭又不排斥西学，是以自小中英文俱佳）、3）性格（痴气旺盛，可以高蹈遗世地彻底与专注）、4）教育（清华牛津的教授其实教不了他啥，可这种一流学府自信、眼界、氛围也非常重要）、5）方法（钱有一种早期就形成了的读书策略，概言之就是连类取譬、博学会通，读每一本书时都在寻找可堪注意的亮点，同时做笔记把相关的类似的问题、说法、主题汇集在一起，新旧交叠，topic越聚越夥，每一个又雪球一样越滚越大）、6）刻苦（天资绝佳却不放任自流，终生勤奋读书不辍）、7）环境（内外交困、灾难频仍的时代状况虽然有时妨碍读书<放不下一张桌子>，可对顽强的人来说常常提供了难得的强大的逆向的激励作用，知耻振作、发愤图强）……

当然，也不仅仅这七个因素，比如益友、贤内助（对比胡适的老婆）、通达灵活的人生哲学（对比陈寅恪）等也可以提到。一个学人可以具备这些优势里的一两点并不困难，可要七星会聚、九星连珠、八仙过海、十全大补就是非常罕见的奇观。

突然想起，我不是没读过虹影的文章，起码有一篇《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04155/），她的诗意、文笔，以及女性特有的柔婉与理解力尚有可取之处。说“丢人”，指的是小说？我的确没读过。

呵呵，从临时失忆，我们不难体会到在天资上同钱锺书的差距，他也许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可一般人，同他有过交游的人，也极难觉察，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应答如流，"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

虹影有诗心文慧，可也不说明她是什么大才，上面的文章里，“马嵬坡”写成“马篑坡” 算是一个小小的证据吧，我们难以想象钱锺书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他熟悉古典文献，且对文字高度敏锐），一般人也不会犯，因为网上“马篑坡” 这个词仅见于虹影的文章。

志气这个补充不错，可是按照杨绛引述的话：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在此反而成了矛盾？不过也可以这样解释，钱早岁血气未定，其实也不清楚一辈子可以干些啥（也极有可能职业写小说），只是一个临时的设想，结果一不小心就弄假成真，还玩大了，或者这是钱惯用的”虚谦实傲“狡狯，大傲若谦。钱老做学问，我有时恍然觉得是嗜文成癖、自娱自乐、游戏神通，而不纯粹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像顾炎武、王船山、梁漱溟，马克思、韦伯等）。自然，他博闻强志，识见卓绝，才气横溢，慢慢在学术上越来越有志气也是应有之义，顺理成章，但不构成主导的精神-心理因素。

老钱在干校的孤灯下读德文《资本论》我看是被迫之举，而不是什么学究天人变通古今的志气，爱读书却不允许自由阅读，《资本论》也聊胜于无，而且猜他不是特别喜欢——《资本论》的分析论证非常繁琐，且是专门之学，充斥着钱不熟悉的经济概念。

抛开《资本论》这些搅脑子的巨型著作，马克思也是了不起的文体家，气势磅礴、英锐透辟、措辞精警，特别是一杆子捅到底、打穿击毁的思维洞察力，我一直以为在西方思想史只有尼采可以媲美。

马克思、尼采的弊病，主要在于太喜欢总体性、宏大叙事，以为自己发现了千秋万代不容动摇的真理（也没办法，除非你做晚期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罗蒂这种致力于破坏的思想者，大哲学家总要主张点宣扬点抽象宏观的理论，更何况德国人自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来一直有这个传统），结果随着历史情景、时代气氛的演变，就给别人、后来者留下了攻击嘲讽的把柄。有些无知之徒攻讦钱锺书，说他没理论体系，岂知这正是钱的聪明不可及之处，他总是从细微处着眼，立论至慎，从不轻易给庞大复杂立体的事物下总体性、大而不当的断语（人是什么，何为文学，历史演变的规律何在？），因此从根本上杜绝了他人驳斥颠覆的可能。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69835/

V注：

标题引述” 星条旗永不落“同志原话，感谢他为此帖做出的卓越贡献，没这个说法我还想不起汇集自己的相关评述。

很久没什么心思写文章，都是随手在论坛的散乱回复，阅读时建议参考原始链接、原始语境。

我何以要把韩寒和郭四娘扯在一起

2010-05-08 21:33:11 来自: vivo

我以为韩寒和郭四娘一定要扯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性格、文风虽然不同，取悦读者/受众的策略不同，但档次可以说是伯仲之间、半斤八两、五十步一百步。

与郭四娘相比，韩寒无疑政治更正确（不是相对于威权政府、宰制阶层的政治正确，而是相对于普通民众、社会草根的政治正确），更有亮出自己不和谐立场的勇气，可在财富-门阀-消费-娱乐-媒体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统治装置下，内在地生产、推动，甚至保护一些不会造成致命伤害的反对者、反对声音，是威权政府自我美化自我合法化的一种重要措施，以此向民众向紧盯着自己的国外政府自证清白、自证民主和宽容、自证充分的言论自由。不但如此，在一个媒体化的消费娱乐社会，每一种奇观，每一个反叛人士，每一桩被挖掘的谋杀案，都是媒体/资本喂饲给腻味无聊焦虑的消费群体的绝佳甜点，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窥私欲和dirty fantasy，是消费主体乏味生存/生活的脱轨、短暂度假、幻觉性代偿品，是一种再充电，再刺激，以使其被过度服役的肉体-精神从疲劳状态里恢复，可以再投入无休止的资本化社会化生产-消费-再生产循环过程。因此，韩寒是一个被政权和资本双重征用开发的器具、玩偶、景观、符号，是有效的权贵资本统治装置里不可或缺的零件、润滑剂、组成元素，以此符码为中介、转发器，充分抵挡、吸收、消融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尤其是韩粉们的政治-社会-文化反对、阻碍、惰性能量（比如韩偶像已经说话，我们不再需要独立表达，顶帖即可），使之更顺畅、更驯服、更彻底地投入到当下中国资本-权贵领衔主演的恶趣味盛大游戏当中。

——冉东阳网友2010-05-08 14:41:12 说“请表把韩寒和郭四娘扯一块”，我试着给出一个初步性的答复，当然，它不是很完备，可以在讨论当中慢慢补充。

不但许知远和韩寒可以扯在一起，还可以把陆兴华跟许知远、韩寒扯在一起，尽管看上去冰火不容、风马牛不相及。

资本主义魔王发明的这套游戏很绝，它吞噬一切、席卷全世界，不管你支持它还是反对它你都是、都会被演变成它的同党，你不表态，不支持也不反对，更是它求之不得的共谋者，它会全盘接管、收割你的沉默，随心所欲地替换成自己最想要的立场，你连做一个超然的清白无辜的医生、精神分析师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当病人，当被感染者，带着症状去治疗症状，以神经分裂的身份自我解析、去解析其他神经分裂。

我再说一遍，我说A、B，并不代表我不知道C或者D，有些傻人根本不提我谈到的A和B有什么问题，而是补充上众所周知陈词滥调的C、D，以显示自己更全面更公允（实际上只证明了自己的平庸和浅薄），更有蠢货莫名其妙地树立一个自己臆想的我从没说过的E、F猛烈攻击批判，真不知道他是在跟谁（跟自己或者空气？）对话、驳难。

主帖内我大致只提到三个观点：

1、韩寒的档次跟郭四娘半斤八两，心智水平有限，写出的文字基本“是些没什么营养却能让人生发滋味、快感的糖水文本”。

2、糖水文本素来都会走红、受宠，可韩寒特别流行，有其特别的原因，一是国家机器它内生地需要制造自己的反对者，就像人的健康内在地需要一些细菌与病毒感染，以检验、完善自身的免疫力量和机制，如果它不彻底癌化、失效、崩溃，每生一次病，每发生一次危险，它都会演变得更强大、更不可抵抗。

3、二是资本宰控下的媒体/娱乐/消费生活有一连串的共谋，韩寒首先是作为一个奇观被媒体发掘展示（比如最开始爆炒的作文比赛第一名、退学等），其次是造星（跟影视歌娱乐偶像的生产机理没什么区别），再其次是演变成为高效但软化弱化了的政治、体制反叛力量吸纳装置，媒体（媒体作为资本又被政治亵玩、欺压）与消费者都通过它/他替代性地幻觉性地宣泄、完成自己象征叛逆和象征革命，以便更清新地更精神勃发地投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产-消费-再生产，从而更深地更完全地受控、受制于权贵资本统治。

我只是试图把韩寒放在我认为他该处的一个位置上，算不上什么诋毁吧，话题也是因为别人质疑我顺便说说，通常情况下，我根本不谈这种没什么知识、技术含量只以立场、姿态、狡黠取胜的作者，一点都不关心他们，我不需要就自己也明白的道理还重复接受别人的启蒙，余英时、刘小枫我会谈，因为想写出他们的错乱文本也需要大量的学识积累。

我不反对沙砾老师佩服韩寒，甚至支持此佩服，可我自己一点都不佩服，原因有二：

1、韩寒的文本本身体现出来的心智质量跟郭四娘不分轩轾，国人能写出他们这种档次作品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还比他们写得更精彩，只是没他们名气大影响大而已，比如说，慕容雪村、冯唐、李承鹏的写作能力我认为就比韩郭高一个档次。

2、韩寒主动地、被动地越来越成为一个poseur，一个表演政治立场、道德姿态的演员，他不但酷，网络发言还总是站在弱者、底层民众的利益一方，总是那么正确，那么大义凛然，那么理直气壮，简直就是外交部国家级演员秦刚唱对台戏的兄弟，不怎么像一个有七情六欲、在各种生活矛盾中纠缠不清的正常人，我也一直这么看余杰王怡冉云飞辈，他们不见得天生是戏子，可不断的信息正反馈负反馈游戏会把、已经把他们改造成典范的文字演员。

总之，一个作者的正确，符合观众的胃口、脾性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或者不怎么值钱，我真正佩服的是一个人思考/写作中体现出来的独创性和技术含量，他的书写改造、颠覆、刷新、优化了我思维的能力，让我每读一次都变得和以往不同，而不是每读一次都强化了加深了早前的习见、成见与偏见。

对于韩寒来说，我认为重要的是他的发言位置，也即，因为他名气大，博客观众多，就相当于一个扩音器，每说一次话可以有无数的人听到，而其他人，即使你再正确，再文笔犀利、幽默，因为没有同量级的发言权重、影响力，从效果上说，就会大打折扣，这好比同样一个议案，全国人大代表说出来和一个无名网民说出来就大不一样，同样的经济建言出自吴敬琏之口与出自扬州师范经济学讲师W之口就大不一样。

而我在主贴内，试图解析的就是韩寒此发言位置的获得，是主要靠他本人的才能、他的不断打拼，还是靠媒体/资本的推动、炒作，甚至极权政府也是一种逆向的、隐蔽的支持力量。

沙砾老师说的“自由言说的意义”我从不否认，我也不否认韩寒的言说有其时代性的正面价值，尤其对那些自己没足够独立思考能力，也没足够的表达才能的人而言，我反对的是，泡沫化高估韩寒的绝对意义和价值，不能看清时势、媒体/资本添加在他身上的温情面纱与闪亮光环，让人误认他就是最了不起最有才华的偶像。我甚至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反叛斗士类型的偶像和物质拜金类型的偶像（郭四娘）没什么本质区别，高下之分，自由的经济力量也许比自由的言说力量更可以有效地瓦解专制腐败的极权体制，因此，韩寒跟郭四娘一个档次，不但写作的水平一个档次，可以起到的社会作用也是一个档次，半斤八两。

俨然以为自己成了学问宗主、帝王师、哲人王

2010-05-14 11:14:52

学者越界、转行也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你要能把学问做通，经得起业界同行检验，而刘小枫、汪晖、甘阳之流端出来的跨界学术是什么呢？问题假大空、回答高大全，漏洞百出洋相百出，一点营养都没有，常识检验都无法通过（比如刘氏君主立宪制、自由民主制和军事战斗力的关系论述），却俨然以为自己成了学问宗主、帝王师、哲人王，如果一个人有点基本的智性上的正直，学术上的操守，不非议、不屑、嘲讽、敌视他们还去鄙夷谁。我们何以需要专业学者？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保证在把知识通过媒体推广到民众的时候已经在学术共同体内经过了严格检疫、严格测试，它不是问题疫苗，不是三聚氰胺奶粉，相当于普通消费品在工业化生产前反复精确的实验室制备和检测。如今倒好，一直研究女装用蕾丝花边的设计师突然蹿进了航天动力试验技术研究所指导工作、指手画脚，还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大人物，外行冒充内行，外行领导内行，“种别人的地，荒自己的田”，当然会令人侧目，当然大家不会把这类人当作什么东西。

知识在通过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衰减、走形和讹化，比如一个中国家庭主妇想了解康德，可能会走的传递路线是康德原著→邓晓芒/李秋零译本→哲学教授解读→媒体记者报道→作为媒体受众的丈夫的闲谈，每一次二度路由转发都会引入误差、讹变，要是源头上、实验室里都不能保证80%、95%、99%的正确率，想想终端消费者接受到的，经过屡次描红、拓本、不精确复制而产生的信息会是什么模样、会导致何种结果。因此，我们对体制内的学术工作者无论如何苛责、如何挑错探伤都有道理，是在追求实验室的专家级精确严格制备和测试，是为了在起点处就扑灭各种势必会以讹传讹的错误，一个学者的影响越大、占据传播链的位置越前端，对他的要求就应该越高越严。

刘小枫、汪晖、甘阳辈脸皮厚，不把“时无英雄、竖子成名”带来的机缘、盛誉当作对自己的重大责任托付，反而以之为思想传销、知识讹诈的前提和优势，招摇过市，招摇撞骗，学术锅里缸里到处都想舀一瓢捞一把，好像这样才有学究天人、学贯古今中西、学通文史哲政经的一代宗师派头，可是以他们的弱智不通、不学无术，结果自然是丢人现眼出乖露丑更惨烈一些，越老让人觉得越不要脸。

瞧你这个傻X，说什么“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上网乱发帖的，至少现在的现实是这样”。当代中国谁真正有学问呢，是刘小枫、汪晖还是陈嘉映、邓正来、汪丁丁【我<汪丁丁>还应当提到最近这段时间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汪晖（以前我不读他的东西）。回国之后我注意到“新左翼运动”，其中有些人的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太极端，如“反市场化”的结论等等。通过阅读他们的代表人物汪晖的著作，我发现他的思想史视角或知识社会学的训练实在是我应当补而没有补的课。】？他们谁上网发帖谁又躲在自己的龟壳里坐大、作威作福？

的确有不少成名的、有学问的学人不上网说话，我认为很大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不熟悉网络，或者害怕网络，因为一旦自己的学术、言论彻底敞开暴露于网络（比如注册豆瓣贴文章），人人都可以当下给予评论、反驳、质疑，他们就非常有可能马上出丑，但如果只在没人看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只写没人认真读的大部头专著，只把一些没意思的长文章贴在哥们网站，遭遇他人驳斥、挑错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就可以继续保持学术大佬、学界领袖的优美幻觉。

网络没普及以前，我猜不大可以公开读到种种对刘小枫、汪晖、甘阳的严厉批评，因为报刊图书编辑会过滤审查，而且不少人也只是腹诽、私议，懒得撰文给正式纸媒批驳，能看到的常常是各类过誉溢美之辞，因此从舆论上给公众了很大的误导，甚至刘汪甘自己都被蒙骗，洋洋自得，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可现在情形不一样，任何知名学者，是骡子是马都要拉到网上遛遛，要被无数网友评头品足、指指戳戳、吹毛求疵，从而有可能在更快时间内更大范围内对其形成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可是有的人，早已习惯于各种吹捧，他们害怕的就是看到真相、听到真实的声音、公众有了更客观公允的评价，但他们不是CCP这样的暴力机构，可以消灭各类反对的言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能怎么办呢？最简单的策略、反应就是躲在乌龟壳里，固守在纸媒上，沉浸在同党、朋友、学生、粉丝们阿谀奉承的春风里，拒绝赤裸坦诚地面对网络批评，假装好像此类声音从来不曾存在过，即使他们不时也偷偷躲在屏幕后认真查阅种种网络攻伐和羞辱。

与网友谈阅读速度及其他

2010-08-30 22:25:02

一周可以读300页也不错，通过和某读书达人交流，我们一致认为业余读书的话，一周读一两本比较合适，关键是要坚持不懈，且能随着阅读的深入不断提高选书的品味。

自2000年重新开始读书起，我平均每天严肃的阅读时间大概是三小时左右，至于网上看新闻、论坛、博客等，起码天天有5、8、10小时。

一小时读20、30页是正常阅读速度，关键是要理解，能看明白，当然，我如今基本不读小说之类。

700，800册书，如果读懂，有品质，应该是10年、15年的阅读量，假如你现在22岁，可以读到35岁，如果现在26岁，40岁就能读完。

甘阳、刘小枫、汪晖、强世功这些货色从他们的思维能力、写作水平来看，我认为他们绝对没有认认真真读过600本书，他们读书读了30年，读到50、60岁，实际上每年踏踏实实看过的书不会超过20本，平时不过东翻西翻，拣到点破烂就挂在嘴上、塞进书里冒充高深渊博。

要达到国人中等水平，随便读200-300本书即可，通常的本科生、研究生就这水准，甚至都达不到。

我认识的人当中，比较佩服的读书人是陆兴华和chaque，chaque年纪比我稍长，阅读量也可能大一点，1000册出头吧，我们主要的区别还是阅读种类/方向，具体情况尚不清楚，而陆兴华呢，读书非常认真扎实，我见过几次，次次他都身边带着书在读，不是法文就是德文书，拿过来一看，吓一跳，书都快被读烂，从头到尾几百页密密麻麻全是阅读时留下的各色、各种标记/折页。陆兴华也常鼓吹西文书每小时要读50页以上，我估计说的是泛读吧，像此类挨着做笔记的精读根本达不到这速度。

李零致北岛的娘娘腔酸得令人掉牙

2010-11-28 11:11:23

读《城门开》 ——写给北岛的一封信

自己快要成为尸骸，所以就特别迷恋文化的、风景的、人际的、记忆的尸骸，于是真真假假地怀旧、恋物，荣古虐今，可是有没有想、问民众到底怎么想，他们要不要历史的停滞与霉变与腐朽？

说到底，此类文化人的怀旧发嗲、撒娇、娘娘腔是一种恋尸癖般的自我迷恋与沉溺，半点不比小女人对着镜子里、照片里的自我影像的迷恋与沉溺高明，孤独地、悲凉地自我赞誉和自我哀悼，抚慰时光流逝春华不再的恐惧、焦虑和哀愁。

可笑地怀念、赞赏旧日时光和风光，不是因为它们对诸众、对公民、对底层或者普通人民有什么切实的好、优胜，而只是因为它们恍然更逼真、更忠实于自己可怜卑微却又安全温暖的记忆集，其文化人格和心理的渺小脆弱，实在令人鄙弃。

孔子的怀旧/怀古难道与王国维的怀旧/怀古在政治、文化的所指-涵谓上是一回事，可以并置在一起，孔子的能指“周”难道等于王国维令人难以索解的“文化清王朝”，孔子所处的看不到尽头的无义杀伐的春秋难道等于虽是千古未有之巨变却依然依稀有希冀的清末民初？孔子会引王国维的怀旧/怀古以至投湖殉难为同调？

优秀的写作，有品格的写作，一定会是动用更严苛的逻辑、更伟大的政治/司法关怀、更高尚的伦理原则来维系/调制个人的感觉、情怀、信仰和审美品味，如此，它才能琴瑟和谐，才能镇得住场，才可以无隙可乘而让人心悦诚服，北岛、李零辈，钱穆、刘小枫之流，为了灌输、推广个人化的情绪与观念，俪辞摛藻，雕绘满眼，却包裹着悖谬的逻辑-事实，鄙俗的政治-伦理，矫揉造作孱弱腐朽的人格-心理，他们的骨骼和肌肉（更遑论精神和灵魂）支撑不了自己光润的皮肤和明媚的颜色，他们其实是我们的冠希兄、子怡冰冰阿娇兽兽妹，表面风光之下全为糜烂和蒙昧。

更高的政治-司法-伦理情怀，它一定敞开，必然指向世界和未来，它是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康德的“世界公民”、“永久和平”，尼采的取代了上帝地位而必定出现的“超人”，德里达的弥赛亚式的正在到来的X（民主、自由、大学……），它不会是龟缩在个人经验/视域上的纤巧情绪和泛黄记忆，如北岛那般［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如李零那般［我现在特能体会古人的怀旧，从孔子到王国维（古人叫“怀古”）。 我把心留在了上一世纪。 ］，自恋，感伤，懦弱，无用，如两片已经霉烂、已经被时间之虫蛀空，在初冬的风中无助地飘零的落叶。

死亡尚未开始，李零北岛已经提前自我祭奠和悲悼（飘零的李零，悲悼的北岛），且意欲以此哀祭仪式的宣称——即讣告和悼词——召唤、引致我们的关注和同情，来温慰、镇服自己的老死之魂魄。我，黑白无常，混世魔王，只想一脚把你们哥俩踢进坟墓，牢牢地在棺材上钉上铁钉，也要礼节性地送上自己的挽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略评刘瑜“肩负自由的疲惫”

vivo 2010-12-06 21:34:28

刘瑜：肩负自由的疲惫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724

偶然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刘瑜的思维很不严谨，或者女文青只能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

2010-12-06 21:41:39: vivo

在她的陈述里，好像英美法德意日等数国就全权代表了所有其他民主国家，可亚非拉的民主国家又怎么讲呢？当我写下民主国家这几个词时，我脑子里会遍历式地过一次世界地图，但刘可能只会想到西欧和北美。

对西欧和北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成立的命题，如何才能推广到所有可能民主国家？于是，论述中就会存在偷换概念所指的问题。

刘想论证的或者说结论是所有民主政治形式都可取、最优，其实她只论述了西欧、北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可取、最优。

文青、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也许根本不在意这类逻辑上的漏洞，只要文章漂亮、立场符合自己胃口即可，可我个人不怎么稀罕这类玩意，我认为论证中的逻辑链条断裂是很严重的硬伤。

是她自己泛论的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好不好，而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民主制度本来就这么复杂。那为什么自己不严格限定“西欧、北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民主政治”？

这叫什么话，我就是随便在论坛写的回复你去给我找很多漏洞出来？要是这样，我早被汪粉之类的各种攻击者灭了，可事实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毫发无损。

——————————

vivo 2010-12-06 22:15:00说:

我的经验是写文章首先要当逻辑学家，其次道学家伦理学家（占领道德制高点），最末才是修辞学家，可事实上很多知名作者是颠倒过来的，于是就经不起反批评，只要你调用了同等的修辞能量，很快就可以在伦理上、逻辑上将他们逼到死角、使之束手就缚。

逻辑学家意味着决不能在事实材料和推导链条上出错，一发现纰漏，马上纠正，而伦理学家就是要在具体博弈情景下给出最优先的道德、价值准则，修辞学家呢，说简单就是文从字顺，说复杂穷其一生也看不到顶峰。

滴水不漏的逻辑是盾牌、是守防，钱锺书说的“一根头发也不要给魔鬼抓住”，凌厉炫目的修辞是长矛、是攻击，冲垮对方的情感、意志和信念，伦理呢，可攻可防，总之要尽量给出更胜义，压倒别人的价值和原则。

这些东西没有速成丹，只有靠不断地学习、阅读、思考、磨练。我感到天赋也很重要，有的人就是对逻辑不敏感或者修辞不敏感，只能干巴巴守着个无法充分论证、陈述的立场/价值制高点。

从修辞，文笔的活泼性和趣味性上说，刘瑜还是颇可圈可点，比绝大多数政论作者强。比如起首第一段：

【奥巴马现在的处境不出我所料。两年前刚当选时，他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当时我说了一句扫兴的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

“不，世界人民”——佯谬。“奥特曼”、“怪兽布什”——比喻。“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排比。“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引述、比喻。

再比如，“Yes, we can！”、“No, you can’t。”——对比。“没有最衰，只有更衰”、“尿它那一泡”、“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火星人都赶来抗议”、“给力型公民”——网络熟语借用。“李嘉欣、刘嘉玲，凤姐、小月月”——热门娱乐明星、当红网络名人的导入借用，同时也是类比论证。

……

不过我认为这些写作技术/手法还是过于常规，应该可以继续突破，可是如果真的突破了，很多读者可能会因跟不上而抱怨，就像巴尔特、德里达、德勒兹等的遭遇一样。

想文章写得漂亮、华丽，要去读谁？

2010-12-15 09:10:41

中国：鲁迅、钱锺书、余光中、朱大可、chaque、陆兴华

西洋：海涅、马克思、尼采、普鲁斯特、茨威格、纳博科夫、巴尔特、德里达

如果只想尝鼎一脔，海涅读《论德国》，马克思读《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道德的谱系》（两种不同类型的修辞风格），普鲁斯特《去斯万家那边》（周克希译），茨威格《与魔鬼作斗争》（徐畅译），纳博科夫《洛丽塔》、《说吧，记忆》，巴尔特《恋人絮语》（比较初阶），德里达《论文字学》、《马克思的幽灵》（更容易懂一些）。

和你不经意的相逢［旧作］

2010-12-27 17:20:26

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两样销魂味。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向缠绵可付箫。

以箫为心，情比海深，在江南春雨里，在天迥地遥的山巅、海岬踯蹰徘徊、顾影自怜，情何以遣？唯一相伴的就是呜咽悲抑的尺八之箫，一曲奏响，缠绵幽怨而又物我两忘。

以剑为胆，仇比天高，在塞北秋风里，在残阳孤烟的荒野、雪原纵横驱驰、血雨腥风，怒何以销？唯一相伴的就是寒气凌厉的五尺之剑，一刃出鞘，慷慨激烈却是恩仇两泯。

无论箫之文，乃或剑之武，都只是孤独者受虐和施虐的一个人狂欢。箫，阴柔之坤，厚德载物，化育万有；剑，阳刚之乾，自强不息，勇猛精进。而纵使有千种风情、万般风流，没有你的悄然来临，谁人可以述说，只如不曾赏玩的空谷幽兰，花开花谢无人知……

等你，在杏花春雨里，等你，在骏马秋风上，走过俗世红尘万丈，一蓑风雨任平生，只还是素衣如雪、箫剑相随。生如过客，跋涉虚无之境，人世几何，飘萍飞絮的履痕里年华偷换。漫无边际的流浪，天涯海角，是刻意在寻觅，是期待不经意的邂逅。蜉蝣一生总不太久，等你却已经太久，岁月的风霜、风尘浸染了曾经年轻的鬓角眼翳。

其实早已厌倦了在江湖的刀光剑影里飨食恩仇鲜明的快意，也不喜欢于清风明月之时独对高山大海抚箫自怜，维持一种姿态和维持生命的内核一样，开端只是无聊，继续只是习惯。唯一残存的、还会燃烧的不死希望——有朝一日遇上你，在彻底败落萎顿之前，当自己还剩余一些褪色的美丽。

如一朵莲花在接天荷叶中悄悄吐放花蕊。飘然，阒无声息，你已经来临。没有准备，或者早已准备一生，悄然回眄，撞上你的一袭红纱，风神飞扬。两眼发呆，心跳如兔，玉箫滑落在地，重剑也滑落在地。

瞬息之间相逢的荒野漫天风沙，四目相对，一个白衣胜雪，一个红装似火。

vivo版极简国学书目

2010-12-27 22:06:25

《诗经》、《尚书》、《周易》、三《礼》、三《春秋》，《论语》、《孟子》；

《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

《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史通》，《文献通考》；

《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东坡乐府》、《稼轩词》；

《西厢记》、《牡丹亭》 、《桃花扇》 、《长生殿》 ，《三言两拍》、《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

真诚、彻底的论辩，是抬了棺材上阵

2011-01-12 16:10:17

此篇并非针对维舟兄雄文，他的文章是一个药引，我随便说说自己的想法。

尊敬论敌是怎么回事？我自己的体验是值得尊敬的论敌微乎其微，他们很快会在论辩中因为智力、品德和美学的问题/缺陷而变得一文不值，将之逼进了死角、绝境，他们还在不自量力自认高明地困兽犹斗，再也懒得论说，只剩下了破口大骂。

更多的人言说其意义只是自己的显现、出场、混个脸熟、上一次镜，根本没有勇气、毅力、激情、智商、清晰性和彻底性把道理讲到底，马拉松跑了没几步就掉队、退场，开出了菜单却摆不成筵席，论辩是力之竞争，总有一个/绝大多数会死在拳头和刀枪之下，只要彻底，不依不饶，总会决出最后的冠冕和荣耀，不过我们流行的是奴隶的道德（如尼采所言），于是讲究善意、尊敬、团结、适可而止，把温暖普洒大地，糖果、蛋糕分了吃，真理、恒久和卓异都成了浮云。

真诚、彻底的论辩，是抬了棺材上阵，cast the dice，要么赢，要么输，战死就装进棺材运回家。我和雄狮在罗马斗兽场搏击，此为生死之战，谁向谁（首先）要求尊敬、温存和怜悯？善意、柔软、留着分寸的斗争也有，它是游戏（两只互相撕咬的小猎豹），调情（男女做爱不是隐喻成了妖精打架？或者是黑格尔式的主客体辩证法），按摩疗养（女技师放在你下体的小手，当然，只在敏感区边缘游荡），等等，绝不是真理之争，荣耀之争，理性/思想英雄的战斗。

辩难的真正有效性，是两个/数个高速旋转的齿轮互相靠近、卷入、硬磕，必然结果是脆弱的、低劣的、有漏洞和缺憾的轮齿断裂，被打成碎片和齑粉，如果反复论战还留存着两种同时证成的立场和观点，那么一定是他们（论战者们）从没进入共同的、具体的博弈场景，轮齿还没有交接、穿插和磕碰，因为思维/语言的空洞与混乱而导致了貌似在论辩的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它是非哑巴的聋子的对话（听不见而无法楔入对方的话语齿隙），窜了戏分别念着独立撰写的台词（也就没了情节的逻辑关联），热闹却没有意义、意义的轰鸣和火花。

如果没有天神的恶意、魔鬼的嘲讽、野兽的残忍，干嘛还装模作样硬挺着上智力的角斗场（恶意、嘲讽、残忍是智力上的策略，附加在真理上的洛可可花饰），你误入了自己玩不起的严肃游戏、生死决战，你该去轻游戏、软游戏、嫩游戏，去调情，去上按摩院，可你不懂规则或者蔑视规则，误撞禁地，我就给你来个下马威，给你点color see see，让你尝点苦头，吃一堑长一智，人之所以有记忆，就是因为不想重蹈覆辙，尽可能规避一切曾导致痛苦的经验，记住几个“不要”（参尼采《论道的的谱系》第二章），我要告诉你的一个“不要”是：不要玩自己玩不起的残酷游戏，我极有可能会关门落闸，放出几条天神式的狗、魔鬼式的狗、野兽式的狗，狗中之狗，狗的野兽，狗的魔鬼，狗的天神，用逻辑之刀、伦理之枪、知识之斧、修辞之戟等十八般兵器立体地全方位地围攻斫杀，不受点皮肉之伤你无法逃离生天。我让你长点记性。

决战紫禁之巅，谁（当然包括我）也无法担保自己是赢家，可谁都有可能成为勇者，干脆利落，愿赌服输，学剑十年无成，再去学剑二十年，而不是说，你赢得了真理，我赢得了道德（真理也许就是最高的道德），你赢得了累累的果实，我赢得了优雅的花朵，你赢得了世姐桂冠，我赢得了最上镜小姐（政治正确的甜腻，伦理姿态的芬芳，社群/传统信仰的温暖）。真理/识见/理论上输，就是全盘皆输，我（你）用恶意、嘲弄、残酷等给此输加持修辞，伴奏了雄壮的音律，涂抹上瑰丽的色彩，让你安乐死，在文本施虐/受虐的极致快感中死，可在此没有任何其他精神胜利可以彻底回护和挽救。

汪晖、钱理群，朱学勤、葛剑雄统统不要脸，要坚决把他们劈了给焚尸炉添火，沤了给庄稼地施肥

2011-01-13 11:02:27

复旦大学认定朱学勤博士论文有缺点但不是剽窃

汪晖剽窃案，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无耻、厚黑、拉帮结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全无学术求真之心、只有追名逐利哗众取宠之意，不过如果你足够仁慈、足够好心肠、足够天真幼稚，可能会认为这只是所谓“左派”的问题，可如今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著名学者葛剑雄对朱学勤同样铁板钉钉的抄袭案的鉴定结论（同样无耻、厚黑、拉帮结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全无学术求真之心）一出，我们再天真、再善意，也能得出结论，中国的学术右派、自由派TMD跟左派是一丘之貉，是一样黑的乌鸦、一样黑的黑毛猪，黑心黑肠、没（昧、霉、煤、槑）心没（昧、霉、煤、槑）肺，智力跟墨一样黑暗愚昧，和瞎了眼的熊瞎子一样黑灯瞎火，又坏还蠢，全无希望，他们都是泥坑、流沙、泡沫、浮云，全无意义，全是负价值，我们汉语学术应该坚决把他们抛弃、删除、埋葬，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耕田种地，流放到外太空当星际垃圾。

葛剑雄据说是中国第一个文革后的文科博士，从他现在的昏聩和厚脸皮黑心肠来看，他是丢尽了谭其骧的脸，成了第一名的现眼活宝（从时间上说）、代表性的学术界老不死贼（典型的龌龊无能却恋栈，有了老年痴呆症还不自知，过了退休年龄还要盘踞在高/上位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把发号施令的权力在握感当作春药、回春丹吞服），是以他会葫芦僧错判葫芦案，把朱学勤朱不学朱抄勤如此明显如此典型的学术剽窃洗白成了有缺点和注释不规范，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给婊子在通衢大道盖起了牌坊，葛剑雄自己就是学风堕落、学术不规范的头牌（粉头）、领头军、领衔主演，完全不懂（假装不懂）什么叫学风、什么叫剽窃，可正是他，挂名、尸位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它是天大的笑话，是对教育部和复旦大学最恶毒最有戏剧性的嘲讽和挖苦。

葛剑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代表——给出此种离谱没谱不靠谱指鹿为马指黑为白的调查结论，是一个判定性事实，确认、再-确认了葛剑雄们（包括汪晖、钱理群、朱学勤等）不是蠢货（因为这么简单的剽窃事实都无法裁定）就是贱货（更是、更可能、更倾向于；因为不可告人的利益黑幕而说假话、违心话，昧了良知，欺骗欺诈公众），或者干脆就是蠢货贱货的综合体蠢和贱的乘积再二次方是猪八戒潘金莲的转世灵童，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为中国学术过去的二十年三十年感到深深的悲哀悲愤，原来我们的学界大佬、学术领袖、思想大师、学问巨擘全是优美的想象和幻觉，是泥塑木偶、充气娃娃，一下雨一着火找一根粉刺针一戳，他们就成了烂泥、焦炭和一堆白色塑料垃圾，汪晖抄袭案就是这么一个引爆点，一个功率强劲的照妖镜，三下五除二就稀里哗啦把我们学术圈的各种妖魔鬼怪打出了丑恶的原形，把他们都噼里啪啦放了炮仗和烟花给我们庆祝即将到来的2011年春禧。

汪晖、钱理群、朱学勤、葛剑雄们一系蠢人、伪人和蠢人+伪人，是塑料花，纸糊的老虎，二三十年来装模作样搞山寨学术贩售假冒伪劣愚弄同行、学生和公众，他们是症状、脓疱，却把自己打扮成灵丹妙药招摇撞骗追名逐利贪权渔色（渔色是推测可知的隐藏在暗处的黑洞，出问题的贪官通常都包二奶，品行不端的叫兽教授恐怕免不了兽性大作乱搞美女学生），他们素来假模假样人模狗样，可一到关键处就掉链子，露出了藏着的马脚、其内的败絮，他们号称是真金，其实一烧就可以发现是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黄铜，汪晖抄袭案朱学勤抄袭案就是烧着他们光屁股的地狱烈焰，他们这么脑残，这么下三滥，他们来从事学术就是对学术的亵渎、践踏和恶作剧，是对学术两重三重四重五重的侮辱（智商低无法求得学问之真，品德下劣还故意制造伪币弄假成真，以这样的资质去传道授业解惑是误人子弟，上梁不正下梁歪，污损、弄脏了学术共同体的象牙白……），他们是害虫和妖孽，一直在裸奔、依然在恬不知耻地裸奔的害虫和妖孽，他们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汪晖、钱理群、朱学勤、葛剑雄们出尽了丑，丢光了祖宗十八代的脸面，道德破产，智商下降到零/负值（严格以智商的计算公式来说不可能，可这里无关紧要），是他们活该，自作孽不可活，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历史正在即将做出的最无情的审判和清算，可这帮匹夫老贼的罪孽尚不仅如此，他们还祸害无穷，肆无忌惮地制贩了狼奶和三聚氰胺奶粉，对同行、对后进、对年轻学子下了蛊投了毒，做出了最不要脸的表率，开启了最恶劣无耻的先例，让洁身自好者自此对学术、对真理、对道德寒心丧意，令蝇营狗苟者从此越发毫无顾忌胡作非为男盗女娼——学风不正无所谓、抄袭剽窃不可怕、撒谎抵赖是本事、廉耻丧尽更光荣，只要你有名头、有兄弟、有帮派，只要你爸是李刚、是钱理群和葛剑雄（钱理群是汪晖的爸爸，葛剑雄是朱学勤的爸爸，因此给汪、朱的无耻背书，充当他们的带刀侍卫，他们的帮凶、帮忙、帮闲），就可以把黑说成白，把非说成是，把鹿说成马，赤裸裸完成权力和利益对真实真相真理的歪曲、蹂躏和强奸。呸！呸！呸！全军覆没的汉语学术界。呸！呸！呸！彻底完蛋的中国学术共同体。艹！艹！艹！居心叵测、道德败坏的一群老不死。日！日！日！老不死们还要年轻一代给他们陪葬。

假如葛剑雄们这些学术黑帮老大制订的游戏规则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一碗水端平的话，就要替王铭铭、佘碧平、张汝伦、张新樟、林国荣这些早已有定论的学术剽窃犯鸣冤叫屈，给他们这些“冤假错”案平反，或者他们被认定为剽窃，不因为剽窃的铁定事实，而（只）缘于他们没有强劲的学术势力，庞大的学术山头，没能量颠倒黑白、扭转乾坤。我们的学术规范是蜘蛛网，缚住了蜻蜓蝴蝶却逃脱了蝙蝠和黄鼠狼，我们的学术规范是处女膜，挡住了细菌灰尘杂物，大鸡巴如汪晖、朱学勤等可以轻轻一捅即破。如果这样，王铭铭、张汝伦们现在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忍受经年的恶名和鄙夷？照葛剑雄们的规矩，根本没有剽窃现象，也不存在抄袭剽窃此类词汇，匿名借鉴是看得起你，给你无酬劳地传宗接代，给你不留痕迹地册封和开光，是默默的遥远的祝福和祈祷。所以他们（朱学勤、汪晖、王铭铭、佘碧平、张汝伦、张新樟、林国荣）全清白无辜，纯洁无瑕，如女童，如天鹅，如清溪，如刚摘下的草莓，如才拆封的电器，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光线，他们是光荣榜和纪念碑，必须留存给世世代代瞻仰、模仿和跪拜。呸！呸！呸！全军覆没的汉语学术界。呸！呸！呸！彻底完蛋的中国学术共同体。艹！艹！艹！居心叵测、道德败坏的一群老不死。日！日！日！老不死们还要年轻一代给他们陪葬。

世界这么黑暗，时代如此龌龊，贵汉语学术圈（Juàn，猪圈的圈，一群既懒又蠢还坏的猪头在学术猪窝里学术污泥里胡天胡帝无法无天没心没肝没皮没脸）脏恶，乱伦、烧杀劫掠到了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程度，我们怎么办，主要是我们年轻一辈（学人、学子、学生）到底该何去何从？

汉语学术界的软蛋、猪头和乌龟

2011-02-08 17:57:03

Carol Blum看来非常鄙视朱学勤和汉语学术共同体，你们随便折腾吧，我懒得理。

不过也没关系，经过诸网友的努力，朱真金到此已经永远被钉在汉语学术的耻辱柱上，复旦葛剑雄们给出的鉴定结论不过等于刘禾大妈拉来的国际声援信，而水木数百硕士博士的联署信则等效于国内63名学者的公开信，朱学勤和汪晖政治立场相反，其实是最类似的难兄难弟，是我们时代的绝代双骄/双贱，一个是乌龟，乌龟王（汪），一个是猪猡，猪（朱）头三，概属学术下等动物，是我们茶余饭后逗闷取乐的绝佳笑料。

兼通中英文的人比比皆是，不说杨念群、舒炜、李陀、刘禾、李猛、陆扬、左大培等这些给汪龟公舔P眼的货，就是王彬彬、易中天、郑也夫、张鸣、贺卫方、陆谷孙、丁学良、林毓生（余英时）、熊丙奇、斯伟江、邓晓芒、汪丁丁、徐You渔之流，怎么面对朱学勤更低级的抄袭、更下流的回应如今都成了软蛋？我们更不用讲刘小枫、甘阳、邓正来、陈嘉映、赵汀阳、许纪霖等装聋作哑、骑墙观望的滑头孱头。在汪晖朱学勤抄袭案里，深度卷入过的人里现在来说也许就陆兴华、方舟子、陈明以及我还保留着清白，没有彻底在智力上或者道德上破产。

朱学勤很牛B、很嚣张、很（易中天所谓的）男子汉，是真金、敢于开胸验肺，不怕火烧？如今我们明白了不过是姿态表演而已，他怎么不认真面对其他抄袭指控材料（Isaiah之外）以及方舟子的第二次举报，现在明月族人和我又提出了《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的抄袭指证，他要是比汪晖更勇敢、更像个爷们，请继续予以回应和答复。装作没看见，那也只是一头汪晖式的乌龟而已，他们是五十步五十一岁的乌龟和一百步五十八岁的乌龟之间的区别，两个老王八。

Isaiah（宝树）是个扭扭捏捏摇摆不定的软蛋，因此朱学勤这种奸猾之徒就利用这一点敷衍恐吓，他牛B、他真金他就跳出来指名道姓跟我玩玩（反正我在Isaiah原帖里和明月族人的帖子里都给出了部分的抄袭例证和完全的剽窃指控），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彻彻底底给他开胸验肺，我的刀磨了十余年，我的断头台早已准备停当，我就等着他把脑袋探到我这里自寻死路。

在朱学勤抄袭案刚踢爆的时候，我就建议过他认真拜读《诚实做学问》，一些该认的错承认好了，免得嘴硬装逼导致更惨烈更不堪的结果，他可能以为我在害他，到现在为止，他再蠢也该明白相对于我对待汪晖而论，我已经给他留了很大的情面，让他干脆认错是在帮他，是设身处地地为他设计最优危机公关策略，呵呵，他置若罔闻，那么结果就很不幸，就是现在这个模样，作为学者两本最像学术著作的书被人挖个千疮百孔，一个个低级无耻的抄袭例证都被一一披露在网上、公众面前，且越来越多，同时，由于自己的撒谎、讹诈，几十年刻意经营的人格-道德形象和资本都在瞬间崩溃瓦解。

正因为中国学术界太败坏，所以才要出头，才要整肃和收拾残局，甚至发动，煽风点火派别互攻、彼此揭短也有很大意义，我认为最冷漠、最不负责、最没学术良知和血性的恰恰是刘小枫、甘阳、邓正来、陈嘉映、赵汀阳、许纪霖这些装聋作哑骑墙观望的人，他们既然被学界追捧为大腕、领头羊，就应该自觉地承担更大的职责，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站出来就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发表言论表明立场，以起到澄清迷乱、坚持学术规则的示范作用，如此才能不辜负公众赋予的声誉和信托，可事实上呢，他们明明很关注，可因为各种利益、利害的关系闭口不谈噤若寒蝉，置基本的公共职责和学术信念于不顾，正是由于他们这些学术头牌粉头的乡愿、明哲保身才纵容了鼓励了汉语学界种种乱臣贼子的胡作非为，迟迟不能肃清妖氛，更不幸的是，他们有些人自己就是学术妖孽里的霸王、战斗机。

舒炜、李陀、李猛辈，王彬彬、易中天、郑也夫之流，不管他们对不对、智力或者品行是否有问题、有没有内在标准-信念的一致性，他们起码有一种对汉语学术的关切，敢于置身重大学术事件的涡流里承受冲刷，押了赌注，献出了自己，而不是像甘阳、刘小枫、邓正来、陈嘉映、赵汀阳、许纪霖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冷眼旁观。再说，汪朱抄袭案真的和他们毫无关系吗？学术规范问题，可以说是元学术，是一切学术的开始和前提，是学术的总纲和整体生态环境，如果连它都不关怀，在汉语学界名流纷纷出现了重大学术规范问题时都不动声色，那我就不知道这些人TMD到底在捣鼓些什么更重要更了不起的学术课题。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做花瓶学术、景观学术，是学术娱乐圈的靓嫩模、充气娃娃，玩不起真章，嫁不得人经不起操生不了娃，他们都是些没用的摆设、充数的滥竽，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在真的动用他们的声望和智商时，他们都成了智力为零、名誉扫（落）地的缩头乌龟。

尼采读法

2010-03-25 08:42:34 vivo

尼采所有的书都值得反复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权力意志》这四组。对于初学者，如果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可以优先读《悲剧的诞生》，其次《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再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最后《权力意志》；如果从哲学的视角着眼，最先读《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其次《权力意志》，再次《悲剧的诞生》，最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不合时宜的沉思》 、《人性的，太人性的》、《朝霞》、《快乐的科学》，《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看哪，这人》、《尼采反驳瓦格纳》 可以等把上面的四组书读完再看，或者零散穿插在里面（不提倡）。《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看哪，这人》、《尼采反对华格纳》都是比较简短的书，每一种半天时间就能看完，我自己感到《偶像的黄昏》和《看哪，这人》又算里面比较出挑的作品。

至于版本，《悲剧的诞生》可以用周国平译本，我十几年前看过，如今也搞不清楚有没有更好的译作。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用“尼采注疏集”里的译本，徐梵澄译文也很精到，可惜不大适合当代人的语感。

《善恶的彼岸》可以读梁余晶翻译的版本，虽然从英文转译，可起码读得通，其他两种译本根本就是废品。

《论道德的谱系》看三联周红的译本即可。

《权力意志》选商务的孙周兴译本。

《人性的，太人性的》、《朝霞》 、《快乐的科学》，《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尼采反对瓦格纳》都可以用尼采注疏集译本。

《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注疏集版有点被李秋零译废了的感觉，一大堆绕来绕去的话不怎么读得通，这里面重要的文章是《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有其他单独抽出来的译本，商务跟上海人民都出版过，可以找来读读。

《看哪，这人》/《瞧，这个人》有黄敬甫、李柳明译本，我OCR过全文，感到尚可读。

《反基督》我暂时还没找来读，也说不出一二三。

其余零散作品，如《古修辞学描述》、《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尼采诗选》，都不妨找来翻翻。

至于其他参考、研究类书籍，无论国外名家作品（勃兰兑斯、海德格尔、西美尔、雅斯贝尔斯、德勒兹），还是国人的扯淡（陈鼓应、周国平、汪民安、戴晖、张文涛），我以为不读关系也不大，他们的才华比起尼采来差距太悬殊，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再读一遍尼采的要紧著述。

哈列维的《尼采传》也可以找来读读，我记得大学低年级时读得热血沸腾，还写了不少笔记、感想来着，不过都被我付之一炬。

——————————

2010-04-12 23:56:55 vivo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单独挑出《快乐的科学》来读，选黄明嘉的汉译本（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949782/）即可。

尼采有什么好呢？尼采是一朵世所罕见的奇葩。在我眼里，他是几千年来思想最深刻、最复杂、最有颠覆性最惊世骇俗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罗蒂都可以不读，但不能不读尼采；尼采气势之雄壮、情感之激烈、想象之奇诡、风格之丰富、文采之华艳，数百年第一，无人能敌。我东读西读、左读右读、上读下读、前读后读，一二十年来从来没见过比他还彪悍的写作者。

Lowith论哲学之“精纯”及其他

作者：lowith 提交日期：2008-05-08 13:57:01

长乐老先生恐怕是很难体谅“一般人”的感受。据我体会，高人之存在本身，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一件很难堪、刻薄、乃至无情的事情了。站在姚明同学身旁，不用他出言讥刺，我就是个字面意义上的侏儒。所以我觉得冯钟璞女士所写，未尝不是忠实于自己实际体验的。

不过叔本华有篇论读书的文章，确实说过，读书是别人替自己思考，是把头脑当成别人想法的跑马场，之类的话。

我看叔本华的书，就常常觉得他是读书太多，所以心志不够精纯，考虑问题时直觉居多，虽颇有妙思，但很快被一些文艺腔给牵跑了，所以就难以深入。

嗯，借您质问的机会，我也想了想刚才所说的"精纯"是什么意思。也许包含这么几个方面：

1）严格，strenge。能否较为明晰准确地定义概念，并按照这定义，较为一贯地使用之。

2）彻底，gruendlichkeit。在一个主题之上，能否把运思不断推进，进一步，再进一步，在无疑处生疑，乃至做到题无余义，让读者在惊叹之余，觉得简直无话可说了。

3）无畏，furchtlosigkeit。不惜得出反常识的结论，甚至以人云亦云、屈从常识为耻。

叔本华的文笔优美，见解绝妙，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与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的几位重要作家相比，我觉得他在这几个方面还真是有所欠缺。

我所说他的“文艺”，就是指他有时很容易被一个暂时结论中包含的情调或美感给吸引住了，不禁要再引一个警句，举几个例子，自己的运思也就被打断了，没法逼问这个结论本身的局限性，进而做出更进一步的演绎。

看他的书犹如游客行船过三峡，一路美景不断，畅快流利地度过了时间；而看另一些重要作家的书，则如行军打仗，要扎硬寨, 打死战，一刻一地都疏忽不得。叔本华作品得出的结论，我们第一次读完都大都能够认同，好像走到一个风景照里看惯了的名胜，甚至觉得自己早就来过这里，只不过他说得更好似的。而不少更为奇崛的哲学家，就没有这个特征。你会觉得每次读他们，都像是不戴氧气攀高山。哪怕是这次攀上了，下回能不能再依样再来一趟也不好讲。

我能理解朋友们（我记得阿雷兄或金碧士兄也是叔本华的忠实爱好者）喜爱这位作家的理由。但是出于上面的原因，我以为他的很多优点也是付出了代价的所得。这个代价值不值得呢？其实还得看大家评判的角度了。

［邓晓芒和倪梁康两大哲学家谈西洋文学的文章，那个才是教专门研究西洋文学者看了要笑话的。］

——这是没错的，哈哈。好像倪还是德语系的出身，可惜现象学搞多了，文学品味上就顾不上提升了。邓的情况则比较特殊，我猜测他可能是受残雪女士的影响太严重。

［叔本华教养深厚，见多识广，趣味纯正，哲学家里没几个他这样的，这你也是知道的呀。］

——在这点上，能跟他相比的哲学家确实不多。不过，博雅未必能造就好的哲学家，反之维特根什么坦没看过多少书，也一样能成为顶尖大师。哈，说到维特什么坦，这又是叔本华爱好者，我拿他当例子是自我拆台了。

哈哈，就以这个贴字为例吧。

为了解释“精纯”这一个词，我提出了若干论断，这些论断，大概就是我所谓的“暂时性结论”。我自己似乎觉得有些说服力了，尤其是举了“游三峡”和“打硬仗”这两个例子，行文上似乎不是没有一点儿俏皮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情调或美感”了，所以就不揣浅薄地贴了出来。一个作者的这种自满和停滞，这就是我所说的“吸引住了”。

现在五明子兄又抓出其中若干词，认为其用法尚嫌可疑，这说明上述结论本身还带有不小的"局限性"，仍停留在其举例的修辞因素上，而没有让读者洞悉实质，没能把道理讲全。

而五明子兄能够一再追问，并不为上述修辞因素所干扰，这就是我所说的作为“精纯”之组成要素的“彻底性”了。

［维特什么坦似乎都没看过尼采。我记得传记作者也说过，他连康德也没正经读一遭。］

——我个人总结，维特什么坦这个人的特点是最会吸收养分。他读了什么书，用北京话说，就是"一点儿没糟践"，好东西全吸收了。像茅特纳、施彭格勒这样的小思想家的想法，被他读后发挥出来，都能熠熠生辉，这真是被读者的幸运。其他那些作者，比如康德，如果泉下有知，也应该产生艳羡懊悔交加的感受吧！

［老兄深研正宗德国哲学，我平时是叹服德国旁门左道哲学，哈哈］

——如上所说，我是用名牌产品而走上了错路，您是（像维特一样）入旁门左道而成就了正智。

［精纯三要素总结得相当好啊，不知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我想到的首先是康德和胡塞尔，当然五明子兄哪怕是许可了前者，也一定不会认同后者。他的例子则一定是叔本华了。

刚才所谓“精纯”，还是从义理方面说的。我觉得钱是个懂义理的辞章家，他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辞章研究，所以算不上是精纯的好例子。

其次，钱有时候是求完备胜过了求彻底。他行文的一个常用词是“早谓”，哪怕是谈到一个义理，也爱举出谁谁谁“早谓”什么什么。这当然对于观念史不无裨益（钱也因此很注意洛夫乔伊），但是如果只满足于举出“早谓”，就容易丧失对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惊奇感。惊奇产生注意力，注意力集中才会产生精纯的运思。

还是举一个老套的笑话：法国人听了一个荤故事，立刻就笑了；英国人听了，需要过十分钟才明白过来，默默地笑了；德国人听了，晚上在被窝里突然醒悟过来，哈哈大笑；犹太人听了呢，他会告诉你：这个荤段子一共有五个版本，你讲的是其中第三个版本的一个变种。

钱钟书就是这么一个有点儿犹太的人。当然这种记忆力，这种腹笥，都是超常的、卓越的。但是毕竟，哪怕与上述德国人相比，他也为此损失了一些哈哈大笑——乃至接下去浮想联翩——的机会。

据说尼采是Witt从施彭格勒引申出来的，自己没仔细看过。

顺带说说，尼采也说过读书没用，尤其不读时人作品之类的话（见《历史对生命的益处与害处》和《瞧这个人》），但有人最近写了论文研究他的藏书，发现他对同时代的著作也读了很多。据说他在都灵的时候，经常泡在旧书商那里，读了的甚至多过买下的。这在上面的叔本华之后，又是一个心口不一的读书无用论者了。

同意木兮说的，法国人更无畏，而德国人更彻底。

民族性云云，您引的钱论当然不错。

不过我们可以有一个变通的比较办法。看看在哲学领域里，最大胆的作家，一直不与惯习、常识、传统或学科建制妥协，究竟能推进到什么地步？他/她是哪国人？而这领域最彻底的作家（假设大胆和彻底是两种不同的特性），一直不放过一点应存疑、不可靠的内容，又能推进到什么地步？她/他又是哪国人？

这两个方面，我私下想到的最出众者，恰好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德国的。所以有了刚才的结论。

哈哈，五明子兄的趣味真是高古，最晚也不能超过18、19世纪！

我想到的最彻底者，还是胡塞尔；最无畏者，要算是一个二人组合:德勒兹+瓜塔利。德勒兹自己写书的时候，其实是很稳健平易的，但是一旦跟瓜塔利合作，下笔的胆子就大多了，写出来的几乎全都是"非常可怪之论"。似乎那些前卫乐队也有这个特点：单人歌手总有点顾忌，特别离经叛道的大多是多人组合？

之所以说胡塞尔最为彻底，是因为一方面他特别勤奋，用速记方式写下了数量惊人的手稿，另一方面又对自己以前的成果从来就不满意，每次助手帮他整理一个主题的手稿，都等于是他重新把这个重新写一遍。弄得这种整理竟然很少成功过，有个女助手（Edith Stein）都气跑了好几次。所以那些手稿就存在一个文库里，这么多年陆续出版，到现在也没整理完。

这种每次都要重新“奠基”的极端彻底性，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别的哲学家具备过。

［利未兄说的后两人，偶一本也没看过。。 象德勒兹，福柯，怪倒很正常，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这么红，都快“言必称”了。为什么？］

——真羡慕二位，不爱读这些书。（这句话是反用齐泽克的一个笑话：一个不爱吃南瓜的小女孩说，幸亏我不爱吃南瓜，不然整天要吃那个，太惨了。）

——关于木偶（套用您在wangf.net的头衔）提到的哲学民族性问题，德勒兹-瓜塔利在《什么是哲学》里，引用了尼采的“地缘（大地）哲学”（geo-philosophie）学说，讨论了英法德三个民族的哲学，跟"土地"的关系。其说略云：法国人爱当地主，对土地就是丈量、利用、收租子；德国人呢，则不爱守成，他们最喜欢做的是重新征服土地，给土地“奠基”；英国人在这些作者眼里则是惯习和居住的民族（惯习和居住在欧洲语言里有同样的词根，比如拉丁文habitus），他们最容易和土地融为一体，达到自然无碍的态度。有意思的是，德、瓜二人却专门要讲“离土”（de-territorialization）哲学，所以可以说，他们在这个民族性最根本的地方，也是脱土了，叛国了。

［我倒是想到哥德尔， 他够彻底了吧。当我知道数学是不可靠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凡是彻底分子，都要对把一切彻底搞定有一个自信。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能算是彻底的，哥德尔就不成。不过他后来还读过胡塞尔，对后者也有些赞赏。

——哥德尔晚年给母亲证明过上帝的存在。如果胡塞尔看了这个信件，不知会怎么想。

［老兄写一本介绍胡塞尔的书好了，给我们启启蒙，最好通俗一些的，像朱光潜和贺麟那样的小册子。］

——这个事情怎么也轮不到我来做呀。此外我觉得Dan Zahavi的小册子够好了，前些时上海译文吧，翻译过来了，只是不知道译笔怎么样。

——Zahavi是丹麦人，我觉得是新一辈哲学家里很出色的，综合了认知科学、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几方面的成果。有一次他到北大演讲，好像从始至终一直被当成“匈牙利人”，不知是不是名字太特出，造成了误解。

选录自布衣论坛（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398304），为方便阅读，略微更改排版格式。

阅读：词汇量的困惑和突破

VIVO/文 发表日期：2006-12-15 11:04:00

《牛津词典》收词超过50万，据说英语单词实际上有200万，英语四级只需要4000个单词，六级6000-7000个单词，托福10000多一些，而GRE大概在20000左右。《汉语大词典》收词量是37万，《汉语大字典》收录的单字56000左右，而这并不是汉字的全部，《四库全书》3.0版使用ISO/IEC 10646:2003 Unicode 4.1国际标准编码大字库，容量是70000，但还要按国际编码标准(Unicode)造字10000个，字库总字数达80000个。《新华字典》收录汉字10000余个，而国家1988年公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选收2500个常用字、1000个次常用字，总共只有3500字。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高标准和低标准的悬殊非常之大，那么，到底一个当代学人需要认识多少词汇？

V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有意把《新华字典》当书一样从头读到尾，结果可能因为学习紧张吧，读了一些后放弃。自从高中毕业，一直都没有自己的汉语字典、词典，因为不大有机会碰到不认识、不理解的字词，即使有，临时借用一下室友的即可。到了电脑时代，V觉得更没有必要购买纸本的汉语字典、词典，除非想去读它，可为什么要去读呢，汉语是母语，字词在阅读中都可以逐渐认识，专门去读，有点太傻太疯狂。V现在根本无法估算自己汉语的词汇量，应该比较大吧，因为阅读的文献种类比较驳杂。

可是英语不一样，非专业的研究者并不会以天天阅读来增长词汇量，于是专门背单词就成了一条捷径，可以快速实现理解英语文本的目的，在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到底需要多大词汇量的问题。应试类的词汇量要求不谈，因为标准都很清楚，姑且假设这篇日志的阅读者都已经通过了GRE考试或者具有同样的词汇贮备。有研究者说莎士比亚使用了20000个单词，我们暂且估计他认识50000，丘吉尔可以使用100000单词，认识多少呢，算个150000吧，估算的时候越往上系数要小一些，而据《英汉大辞典》(附录)说，英美受过普通教育的一般成年人词汇量大约在12000-18000之间，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的词汇量在24000-30000之间。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把理想的词汇量标准确定在30000？V不以为然，从自己背单词的经验说起吧。

在高中时英语是VIVO学得最差的学科，考大学时大概刚刚及格（所谓标准分，无法确认原始成就），到了大学之后，思维乖僻，无心向学，尤其讨厌英语，一般都逃课，最惨的一次英语只考了20-30分，只好去补考，还被父亲臭骂了一顿。英语四级考了4次吧，每学期都要去考，第一次55，第二次53，最后一次是49.5，越考越差，最后差点拿不到学位证书，还是学校仁慈，网开一面，规定凡是曾经取得过55分以上的算通过，V才绝处逢生。到了2000年，V决定考研，才重新拾起荒废了4年的英语（大二以后再没学过），这时发现认识的单词就2000-3000吧，和一个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一个水平。

一切重头开始，V买了四级词汇书，六级词汇书，考研词汇书（记得是马德高的星火式系列，不知道现在还流行不），开始猛背，觉得记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又弄了些词汇量在10000，15000的词典一页页读，同时买GRE单词背。按理说，考研并不需要掌握GRE的词汇，但V同时在阅读英文文章，极其讨厌碰到不认识的单词，只好超标准地增大词汇量，当时所读英文文章数量也算比较大吧，收文章在200-300篇的阅读理解书读了4、5本，总量在1000左右，也读点英文小说。而到了考研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底，V记得已经背完了一本收词在30000的词典。读每一本词典的方法基本是这样，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用红色的笔标出不认识的单词，然后强化记忆，过一段时间再挨着读所有标红的单词，仍然没记住的用蓝色标出，再强化记忆，直到没有不认识的为止，换另一本词汇量大的词典读。

效果还不错，V即使语法糊涂，答案全选D，写作不怎么样，还是考了69分，马马虎虎吧，主要应该得力于词汇、阅读理解。读硕士后，依然要学英语，其实也没什么可以学，主要是听说训练。V照旧自得其乐背单词，读的是40000词汇量的《现代英汉词典》（外研社），有准备GRE的同学觉得有些夸张，就找些GRE单词来考V，结果果然没有不认识的GRE单词。《现代英汉词典》其实很快可以背完，V就找了本词汇量是75000的词典——《21世纪英汉词典》（梁德润，郑建德主编，外文出版社，页数：840），一页页读，不认识的标红，强化记忆，直到记下为止。出于无聊，还把这里面所有标红的单词输入电脑，添加到《金山词霸》背单词的小工具里面，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21世纪英汉词典》不久也背完，V在考虑要不要再读一本100000词汇量的词典，关心英语词典的人都知道，市面上有本词典叫做《朗文十万词词典》，翻了翻，里面只是增加了些科技、互联网方面的词汇，觉得不是很合适，同时也在思考有没有这个必要，最终还是没有买。V知道钱钟书也嗜读词典，有人透露他做了批注的是《韦伯大学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曾有公司想高价收买，V就很关心这本词典的词汇量，一查，165000 entries，算不上吃惊，但毕竟超过了V当前的能量，35岁可以去读，25岁的时候不需要。

V到此中止了读英语词典的步伐，满足于75000的英文词汇量。一方面是没有必要，意义不大，以这个词汇量去读英文文献，早已可以说是砍菜切瓜般轻松，再说V的专业方向是先秦魏晋文学，不需要读大量的英语。另一方面，V同时在学法语、德语，上古希腊语的课程，还鼓捣一点拉丁语，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精力转移到比较差的地方。

暂时不谈汉语，也不谈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词汇贮备呢？其实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词汇要求大同小异，国内专业外语毕业的词汇量都是8000-10000，要达到和native speaker一样的水平的话，需要20000-30000之间。V也读法语、德语词典，但时作时辍，目前只冲击到15000-20000左右，而且由于文献阅读不足，记过的容易忘记，比较头痛。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词汇书也读，全是菜鸟级。拉丁语通读过谢大任编的《拉丁语汉语小词典》，词汇量15000上下，已经标红不认识的单词，但没时间去强化记忆。古希腊语比较麻烦，国内没有合适的词典，罗念生主编的词汇量比较大，有50000，不适合V这类知道了点皮毛的人去读，再说如今也失去了学古希腊语的兴趣，希腊的文学不过如此，希腊的哲学不过如此，希腊的历史不过如此，不值得皓首穷经去研究。读些各种经典的译本以及研究著述，必要时核对一下古希腊文即可。也有兴趣去了解一点俄语、日语、梵文，但可惜一直都处在字母都认不全的程度。

回到英语，为什么说30000词汇量依然不足？根据V的经验，在V认识了30000单词，也即2000年的时候，读英文文献还是不时会碰到陌生单词，也许和内容比较专业有关，可是谁会有兴趣天天读和考试时的阅读理解一样通俗的文章呢？总之，V很恼火，就继续背40000，75000，直到觉得有了点底气才罢休。平均一下，V认为英文50000单词量比较合适，如果还想深造，可以达到75000，疯狂一点呢，就冲击100000词汇量，或者钱钟书的160000词汇量。V如果以后有学院读书式的闲暇，计划突破到150000，不论如何，要比钱少一些，嘿嘿，V既然数学，乃至物理、化学都要比钱钟书好，就不必认识英文单词也比钱强。

法语、德语可以要求低一些，理想状态在40000-50000之间即可，法语单词总量少，据说只有100000，而德语造词很灵活，它们的用途也没有英语广。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更可以随意，8000-10000吧，是一个读懂一般文献的程度。谢大任《拉丁语汉语词典》收词45000，所以能达到20000即可。古希腊语需要10000词汇量大概就可以了吧，可惜找不到正合适的词典。

再说说汉语的词汇量。只要一直阅读兴趣广泛，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如果要读古籍的话，会经常遇到字词的困难，V的解决之道是电脑上备用N种电子词典，比如康熙字典、金山词霸、汉语大字典（PDG）、汉语大词典，同时利用网上的一些工具。不是说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但如果用了上面的工具还没法解决的话，它就已经失去了自己解决的意义，困难留给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大爷们吧。

思之再三，V还有很多数字的空缺需要填补，却已经渐渐变老，徒呼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句话自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继续奋斗！

阅读：数字的压迫感和焦虑症

文/vivo

中华古籍现存约10万种。《中国基本古籍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典籍1万余种、16万余卷，计全文18亿多字，图像1千多万页。《四库全书》收录历代典籍10254种，计著录3461种，9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全书共2290916页,分装36275册,99700万字（一说470多万页，逾7亿汉字，见www.skqs.com。此处忽略文津文渊区别）。古德堡印刷术风行以来，西洋的图书无边无际，惮于去进行估量。

钱钟书《管锥编》征引了中外4000余位作家上万种作品（可能把单独诗篇计算在内。——V按），其中西方学者作家达千人以上，作品近2000种。《容安馆札记》2000余页，中文笔记15000余页，外文笔记178册（一说211本），34000余页，合计50000页左右。如果以每页750字计，其字数总共37500000，假如从1936年起算至1996年，共60年，则每天笔记抄录量37500000/60/365 =1712.32877，也即是说，平均大概要记录2000字。还可以采用另一种估算法，《容安馆札记》3卷2570页，据说全部笔记40卷，则共有2570/3X40=34267页，可计算得每天需记录34267X750/365/60=1173.5274字。在此可以取一个大约的平均数，1500字/天。

不能说钱通读过《四库全书》，但V粗略估计，起码读过里面2000种左右，外文书籍笔记更甚，可以估算3000种，其他乱七八糟之无必要摘录之期刊、著作计3000种，则总共需阅读8000种书，每种10万字计，共8亿字符，相当于《四库全书》。以60年时间摊算，每年阅读133种，两三天读一本。如果什么也不干，只去读书，钱钟书当然不至于一年只读133本书，但考虑到各种干扰，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VIVO尚且算得上嗜读，但不能和钱比，根据大略估计，现在读过的书在800-1000之间。2001—2006年，5年之内大约读过400-500种，1998—2001年大概50种，1994—1998年大约200-250种，此前，即大学以前算100种。如今反思，最大的遗憾应该是读了大量垃圾书，又有3年时间心绪颓唐，无心读书，浪费时光，整体效率不高，效果不显。V进行过调查，几个稍微年长的朋友读过的书在1000-2000之间，说明每年100种以上的阅读并没有什么问题。

假如一个人的阅读寿命是60年，每年100种，那么一辈子只能读6000种书，考虑到9/10的书只会读一遍，大可去图书馆借，故而个人的藏书量以500-600种为宜，传闻康德的藏书就是500册，V认为极其可信。其实就算有500-600种藏书，每个人经常把玩的书也就在50-100种上下，V还是像以前那样主张把个人的藏书量控制在100以内，其余的看过了都可以送人、扔掉。

总量已经清楚，那么，V该怎样规划以后的阅读呢？A、保证每年100种中西典籍的阅读量，读过必做摘录，尽量减少《莲花》、《情人》、《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一代才子钱锺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数理逻辑引论》这种无须做笔记的作品。即使读，也采用快速抽查翻阅的方式，只需要花几个小时即可，可以考虑认真阅读一半典籍，同时翻阅同等数量一般作品。B、平均每天摘录量不低于2000字，一年在60-100万字之间。利用电脑拷贝、OCR之便，假如可以连续积累几十年，其笔记量不会低于钱钟书。

V生性驽钝，开悟也晚，两三年前才有意识采取类似的阅读计划，基本集中于阅读重要经典，读的时候拣有价值的进行文本摘录。然而认真执行也只有一两年，时而心猿意马，积累至今，文件夹里只有85个单独文档，可能和摘录标准有些严苛有关，大略平均每本书摘录量是5000字，共计425000字，只能算作半年的量。也许这是因为计划目标不明确，此后需要改进。

说说阅读的范围，西洋著述基本走商务汉译学术名著这条路线，当然不见得全部选择，主要的还是要读过，淘汰一些不必要的书，适当增补其他著作，此外加入凡知名于文学史书籍的西洋文学作品。中国典籍暂定集中于唐以前所有文献，增补适量唐宋元明清著作。

以V的设想，除文学外，每一种专业如果读50种基本典籍（注意是典籍），基本上已经算得上专业人士，而如果读过100种，大约要算是专家了吧，而专业文献量要是积累到了200种，想不是一流都很难。举个例子，比如攻读政治学，按顺序从《理想国》、《政治学》读到《正义论》、《认真对待权利》，非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政治著作不读，以这个标准，恐怕国内的政治学博士生没几个达到50种，当然50种不能把为了写论文或者兴趣而阅读的萧公权、李慎之、王沪宁、甘阳、刘小枫、刘军宁、徐友渔、朱学勤、邓正来、高全喜等算在里面。读过100种政治学经典的政治教授大概有，比如徐大同，但是，他读过200种吗，500种呢？

当然V不会疯狂地读200种政治学典籍和人一比高下，有挑战性但没意思。西洋的学科分工，在人文社科类里主干不外是文史哲、宗教、政治、经济，其他是一些不重要的或者交叉性的门类，比如法律、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假如文、史、哲、教、政、经六个学科基本典籍各读50，只有300种，可以加上其他门类100种，总共算400种。不能说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数字，已经有些朋友在30出头读到了1500-2000本，400才占四分之一，可惜有些人可能读的垃圾书众，质量跟不上，要是尽读了《形而上学》、《国富论》这样的书2000本，不成大师才怪。即使经典名著只读了300-400本，只要按照上面的方法，不偏科，不挑食，也会非常了不起。

继续把这个数字放大，文、史、哲、教、政、经基本典籍各读100种，而且尤感兴趣的学科比如文学、哲学把它扩展到200-300种，心理学等小门类也扩大，总数会达到1000种。在这个时候，西学的综合素养将不会比读了4000-5000种西人书的钱钟书逊色，钱会偏科，专注于文学、哲学，数学考15分，而一个人文、史、哲、教、政、经全面提升的综合效应会非常强大。自然，同时必须外语好，最起码英法德三种语言过关。

按照以前的计算，读1000种书需要10年，虑及还要同时读中国古籍1000种、一些闲杂书籍，这个时间会延长到20-30年。也就是说，一个人从25岁开始计划性读书，要到50岁才可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谁可以有毅力坚持到底？不从15岁、20岁开始计算，是因为不到25岁的人恐怕没有好胃口同时阅读文、史、哲、教、政、经以及中国古籍。数量并不是什么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要到了25岁已经没有专业偏好，读什么都没有特别的快感，从而读什么都无所谓，没有阅读选择时的个人情感，把自己当作按既定字典式顺序处理大经大典的阅读机器。

实际上开始可以不要如此远大的目标，设定西洋文、史、哲、教、政、经基本典籍各读30种，添加其他，积累200种，同时读200本中国古籍（此处不用种，《资治通鉴》算一种的话，200种非常可怕，可以把《资治通鉴》与《漱玉词》平均），总计400种。其实只要有这样的根底，基本上可以出山在中国的学术江湖（浆糊？）里横冲直撞，一般也没有人可以抵挡。

V一直糊涂，在28岁的时候才有准备，主读经典，一年100种，每读经典必摘录，平均每天摘2000字，一本书6000-8000字（早前选择严苛，有些书不做笔记，做也只有5000字左右，现在适当放宽），到现在，稍微觉得有了些底气，而要达成400种的小成目标，尚需要3-4年，再积累300种，如果顺利的话，到了那个时候，也许可以正儿八经写点文字吧。当下，面对文山书海的庞大数字，只有无际的压迫感和焦虑症。

文本矩阵简述 V1.0

文/vivo

1 矩阵（matrix）是一个从线性代数里借用的概念，用来描述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维度切分的文本系统，每一种拣选、组合原则即是一行，而被此原则选中的所有元素组成一列，组成矩阵的基本单位是一本本主题、风格、范围等一目了然的书籍，也可以是从所有文本里析取的其他抽象元素。

2 之所以论述文本，只因为它是人类精神文化成果迄今为止发展最充分最完善的符号表达方式，也是任何知识人可以简便掌握且高效运用、进行再生产的工具（不是图像，它信息含量太低；不是音乐，它基本只有娱乐消费价值，个人很难再生产优秀的作品；不是电影，它成长时间太短，目前无法完成高等数学之类抽象而有深度的思考，一般人也没有充足的资源去创作、生产电影供人消费）。

3 文本矩阵的整体容量无限大，可就个人所处时代，就个人实际所能了解、阅读、消化、运用的容量而论，存在一个极限，此极限大概是15亿汉字符、6000本书，概略核算如下：

3.1 综合各种数据，人基本上阅读中等难度文本的速度在20000字/小时左右，而平均来说，每天读50000-100000正经文字已经到了头，再多可能已经是无关紧要的媒体新闻、娱乐八卦，取中间值75000字/天，从而人一生的阅读总量是75000（字）X365（天）X60（年）=16亿4250万≈15亿字，相当于两部《四库全书》。

3.2 现在一本书的中等体量大略是25万字，750字/页，333.33页，所以一个人一生能从头至尾读完的书是150000000/250000=6000本。

3.3 有人说自己也许每天读书时间更长，8小时以上，所以能读一本15、6万字的小说，但问题在于：A）现代小说是一种低密度低知识含量的文本，读起来快且能够持续，而除了读这些，我们还会读《高等数学》、《纯粹理性批判》、《资治通鉴》；B）某一天读书8小时以上容易，但谁可以如是坚持60年不辍，要不要工作，要不要社交，要不要处理家务，要不要休闲娱乐等等？因此平均每天阅读75000字已经是极限，可能钱锺书都无法超越。

4 给出极限（3）只是作为参考，实际上我们个人没有必要试图去触摸、超越此极限值，因为：

4.1 一个人极大可能不是职业阅读者，完成本职工作外能读书的精力、时间有限，即使是职业阅读者，比如高校老师，也一般会受各种干扰而不能全神贯注地自由读书，要去上课，要参加会议，要研究课题，要撰写专著等。

4.2 即便由于特别的机缘达到了此极限，反而有可能成了低效阅读。阅读重要，不断地深入思考、消化、熔炼更重要。康德读书量肯定比不上钱锺书，但明显康德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更高。只要钱锺书自觉缩减自己的阅读量，他的成就也许会更大，原因非常简单，同质阅读的边际收益递减，而且任何门类书籍的阅读只要超过某个量，一定只是碰到更多的垃圾读物。

5 结合上述分析，比较理想的一生阅读量是在极限的基础上打对折，也即认真读书30年，读3000本左右，而考虑到人免不了要读一些垃圾书、一些读了却没丝毫收获的名著，又有一些读了一半却再也没兴趣没勇气读竟，所以真正能纳入个人文本矩阵的有效书籍大概是2000本，5亿字符。

6 2000、3000本书，5亿字符绝对不是小数目，有人写《中国读者理想藏书》，包含2500本书，张之洞《书目答问》收书2000种，《四部丛刊》也就500种，有人写《一生的读书计划》，只有130本书，有人写《女人一生的读书计划》，只有100本书，还有林林总总《影响世界的100本书》之类，无论是藏书单还是读书单，无论是2500还是100，仔细去观察，什么年龄层次的读者都能发现自己有些书没收藏，有些书没从头到尾读过。而且，就是把所有垃圾书都算上，很多人一生的阅读量实际上无法超越500本，去过一些朋友家，工科糙哥文艺女青都有，他们的书架上无非零零落落摆几十上百本，一般是高校教材、MBA/GRE考试书以及一些流行读物、著名小说，30岁如此，50岁也许还是类似于此。

7 2000、3000本书，5亿字符同时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数字，只要从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一年读30-40本书丝毫不困难，不过是平均一两周时间读完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估计兴趣浓烈且时间充足的话，一般人周末两天时间就能读毕。把这样的阅读习惯从15岁保持到75岁，完全可以轻松读到2000、3000本，把自己一生珍爱的理想藏书读完。但是，V在这里主张有志读书之人要更勤奋精进些，当下争取一年读书在60-80本之间。一是充分利用年轻时的健康体质、优良记性、丰裕时间，二是无论如何到了50、60岁一个读书人总该系统整理自己的阅读成果，甚至写出著作，而不是还像个青年人无所事事，闭门读书。

8 现在谈到的只是构筑文本矩阵容量、数量的问题，即2000本书，5亿字符，然而更重要的是文本矩阵的质量、优化程度。康德500本藏书最终生成的是影响深远的《三大批判》，无数人2000本书造就的只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一个平凡的人文社科教授，甚或连他们都不如。打个比方就是，同样作为动力、燃料系统，有的是垃圾焚化厂，有的是内燃机发电机组，有的则是核聚变裂变反应堆，它们之间的效率和能量有天渊之别。

9 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没有蛀牙”，而是建构有成为核反应堆可能的高效文本矩阵。

10 高效文本矩阵的第一个特征是天罗地网式的完备性、广泛性、包容性。

10.1 一个国家强大而完善的武装力量，必然包括陆军、海军、空军、警察等，一个完整的家，必然有客厅、卧室、书房、厨房、厕所、阳台等，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必然包含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新闻、外语、政治、经济、管理、法律、社会、心理、医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建筑、计算机等专业，哈佛、牛津如此，北大、复旦也是如此，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不论是采用杜威分类法还是中图分类法，它囊括的图书门类与综合性大学的专业、科系基本同构，它们——国家武装、家庭功能区、综合性大学专业、大型图书馆分类——都是自足完备的独立系统，基本可以满足所有人绝大多数的需要。同理，一个强大的、包容度高的文本矩阵，必然要与精神文化生产、保存的基地——高校、图书馆——类似或同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个人旺盛广泛的精神文化需要。

10.2 可是高校科系、专业的分类委实太过详细，超过20种，每个专业读一个学士硕士学位，总共都要花费80、100、120、140年，大大逾越了人的寿命界限，所以必须有效收缩战线，推出拳头产品、招牌特长，V个人认为6、8、10个专业或者方向已经足够，如果想更精深，3、4、5也未尝不可。根据对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大概如下知识领域尤其重要：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古来沿袭已久的学问），经济、政治、科技/电脑、外语（建构了当代人基本的知识体系）。

10.3 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进一步确认上面8个知识领域的重要性，比如说个人需要理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无非利（money）、色（sex）、权（power）、名（fame），认知（真）、伦理（善）、审美（美）、综合、超越（圣），利的代表就是经济，权的代表就是政治，对共时态自然的认知就是科技，对历时态社会的认知就是历史，审美就是文学，而伦理、超越的企图包含在宗教里，无所不包的是哲学，外语稍微有点特别，对应于我们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甚至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天（Himmel）、地（Erde）、人（Sterbliche）、神（Goettliche）这样的分析结构来辨析认定，哲学是天问，科技是地问，经济、政治、历史是人对社会、他人与自我的理解，文学是人和天神缪斯结合的产物，宗教就是神迹。

10.4 当然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殊嗜好、特别的成长路径添加某一不包含于上述8种的门类，诸如医学、法律、社会、新闻等，但V自己对这些领域一直不怎么看重。一个人只要身体健康，不作奸犯科，又不是医生、律师，可能不需要怎么关注医学、法律领域的成就。社会学基本理论也许是杂糅的怪胎，懂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科技（电脑）、外语，不懂社会学关系也不大，高兴了自己综合综合甚至能创立一派社会理论。研读新闻学大概不如学文学来得货真价实，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无数记者编辑是文学科班出身。

10.5 科技一门包罗万象、内容深湛，如何去自己研读？V的结论是科技无法踏实地去学，除非你去读或者已经读过一个理工类的本科、研究生，4年、6年跟着教授锱铢积累。强调科技的重要性，不是炫耀性地制造进入壁垒，而是说：A）有了微积分、量子力学、有机化学、模拟电路、C++语言等理工科知识才能使我们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周围的自然世界、物质世界、逻辑世界；B）自然科学知识是训练我们理性、谨严的逻辑思维的高效方式，可以使我们混乱的大脑充分条理化、清晰化，更适应时代的建构机制。不曾读、不能读理工科也有次优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大量阅读优秀的科普书籍，读200本以上。一个理工科学生4年时间只能读30、50门课程，但它们基本都算得上高密度、高思维含量，要用极大稀释过的科普书替代的话，需要把总数字提高4倍，普通的书籍4年也恰好能读200本上下。

10.6 除了核心门类、主干课程，我们不妨也同时对一些感兴趣的边缘、枝叶领域拾遗补阙，3、5本，10本、几十本地去读，矩阵的总容量是2000，随便在里面穿插几十上百种异质文本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补充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使之浑然一体、滴水不漏。

10.7 综上所述，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科技/电脑、外语8种门类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代表性、包容度，它截取了文本世界正态分布的中间一段，由它们组成的文本矩阵基本上是一所综合性高校、一座省市级图书馆、一个大型图书城的同构体，更为关键的是，它不复是异体的漠然的疏离的外在物，经过努力它们能完全吸纳、植入个人的眼睛、大脑，记忆、理解、思考、想象，是居家的更随身携带的精神文化的全息微型宇宙（holographic mini universe）。宇宙囊括天地、并吞八荒，它的历时演化构成了我们这个无比美妙复杂的世界，当一个人能把完善的精神小宇宙纳入体内，且勤奋熔炼铸造，会发生什么样奇迹呢？

11 高效文本矩阵的第二个特征是一一追溯至创造性典籍的原教旨主义、本源性、代表性、彻底性。

11.1 8大门类非常广博，但无疑同时也最空洞、最大话、最不着边际，我们需要找到理想的办法使之落到实处，来具体填充拟定的框架。首先可以想到的一点自然是鸟瞰概观，研究清楚每一门类在空间的共时态上在时间的历时态上到底包含哪些知识。因此基本的起点是读深浅不一、方向不一的入门概论，西洋、中国的形态发展史、理论发展史。以经济学为例，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米什金《货币金融学》、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都肯定要在入门的时候就仔细研读，同时，市面上能找到的优秀的《欧美经济史》、《中国经济史》、《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也要一一拜读，它们从概论、历史演变的视角让人可以一睹学科全貌，做到心中有数、格局完整。

11.1.1 读概论、概述时务必选择此学科内最优秀最典范的教科书，非大师之作不读。

11.1.2 读此类书一定要认真踏实，把自己当作一个必须通过专业考试的本科学生，阅读时任何细节都不放过，都要深刻领会理解，而且争取做到可以记诵关键内容。当然如此，不然怎么去参加结业考试，开卷吗？

11.1.3 同一类书以一本为主干，但最好同时再找几本来对比阅读，例如说，西方哲学史除了阅读芝加哥大学版、北大版、复旦版、罗素版，也无妨读读文德尔班版、黑格尔版、Frederick Copleston的九卷本《A History Of Philosophy》，大致了解下各种解读有什么不同。

11.2 上面所说只是学科性阅读的引子，还没进入正题。读过一些概论性的文本之后，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是一本本学科基本典籍地读，去读核心文本。读政治学，概论、历史类阅读引子先过关，马上从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西塞罗《论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起，中间经《政府论》、《社会契约论》，一直读到《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认真对待权利》等，读50本政治典籍、100本典籍、150本典籍，直至抵达政治哲学基本文献阅读的极限——凡是重要的经典都读过，凡是没读过的都无足轻重，都算不上创造性的示范作品，绝大多数人也没读过。其他学科的读法与此类似，可以举一反三。

11.2.1 如何知道哪些是基本典籍？非常简单，去观察本学科理论发展史里不得不提到的重要人物，什么是他们的代表作。参阅各种书目、典籍提要，有哪些作品会交叉入选。咨询可以信赖的资深专业人士，让他们予以指导。

11.2.2 按照什么次序去读基本典籍？V个人认为通常依照历史顺序阅读，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宗教等，只有先读了前人作品才能真正清楚后来者对前贤的理论进行了如何的修正、补充、颠覆，大师之作一般都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不是闭门造车、信口开河，例如潘恩的《常识》一书明显是针对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诺齐克写《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是为了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可以逆序去读，哲学、文学等就能够如此，对某一个问题、题材、风格感兴趣，不妨从后到前追本溯源，萨特读不明白就去读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读不明白就去读胡塞尔，胡塞尔读不明白就去读黑格尔，黑格尔读不明白再去读康德。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次序是没有次序，随便选手边的、当前有兴趣的来读，V通常不主张这样，阅读时最好带着疑惑、问题去读，而不是无缘无故、随机漫步，像个没头苍蝇。

11.3 基本典籍地读才是本源性的阅读。文本的世界无边无际，但绝大多数作品无非是典范文本繁衍的不肖子孙后代，是它们的拙劣模仿、剽窃、改装、拼凑，空洞化、琐碎化，既不能开创性地刷新、改造、扭转人们的整体精神视野，也不能把一种重要的理论、技巧、风格推向至精至纯，达到、超越时代的极限可能边界。它们萎靡柔弱，陈腐可笑，琐屑无聊，至多也只能成为王元化、余英时、杨义、刘小枫、汪丁丁、秦晖、甘阳、朱学勤，在我们这个廖化当先锋的堕落时代里摇旗呐喊，独领风骚，面对斯密、面对尼采、面对李白、面对鲁迅的创造性巨大贡献，我们的确有道理有权利对他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无数的文本只是附属的文本、二道贩子的文本，如藤萝寄生于大树、苔藓寄生于岩石、虱子细菌寄生于人体，充斥着混乱的逻辑、拷贝的知识、改头换面的见解、平庸苍白的文采、莫名其妙又无足轻重的情绪，只要我们踏实读过寄生作者们读过的经典之作，就是无情拆解了他们的秘术、花招、看家本领，我们只要愿意，可能写出来的书比他们的还要精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寄生性文本，为何不直接去读带给我们无限灵感、启示、震撼、素材、话题的本源性典籍？

11.4 基本典籍地读才是代表性的阅读。巨匠大师创制典籍，必然要博学穷观，吞噬一切能吸收的精华，融会贯通而又自出心裁，他们既总结了前人的各种大大小小成就，又肇始了后人不同层次的种种追随模拟，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完全覆盖、包裹大量类似文本、同质文本。我们阅读典籍，不仅可以辨认、推测大师读过但在历史中湮灭了的一些文本，更可以先知先觉地推演即将到来的无数仰慕者的文本，它们如何浅陋地分析、解读大师，又如何邯郸学步地依葫芦画瓢，还如何卖弄从其他二三流匠人那里学来的聪明、习气。读一本大师之作，再加上我们的思考、分析、推演、排列组合，其效果就等于读了前前后后几十本、几百本，甚至几千本几万本不入流作品。不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却去读钱穆、唐德刚、严耕望、黄仁宇、葛剑雄，不读《鲁迅全集》却去读王瑶、钱理群、林非、汪晖、吴中杰、郜元宝的鲁迅研究，岂不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抓住芝麻漏掉西瓜？

11.5 基本典籍地读才是彻底性的阅读。彻底性意味着最高最深最广最远，最引人入胜、最卓落不凡，是文本的珠穆朗玛山峰、马里亚纳海沟，除了它们，你再也不能找到更优秀的原创文本，它们就是精神的极限、边界线。无知浅薄的人，最开始会爱上薛涌、于丹、韩寒、和菜头，慢慢会发现余秋雨、周国平、王怡、许知远等可能更有知识才华，进而又开始佩服余光中、刘小枫、朱学勤、林毅夫、陈志武，直到某一天，或者30岁或者40岁，终于发现庄周、司马迁、韩愈、李白、苏轼、王阳明、亚里士多德、塞万提斯、牛顿、凯恩斯、诺齐克才真正是难以逾越的巅峰，他们不但走到了自己时代的最前沿，而且到了21世纪依然对人类的心智构成严峻挑战。在他们之外，没有更高的肩膀可以站立，就是世界尽头，就是昂首天外，就是一片荒芜，就是孤独凄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12 高效文本矩阵的第三个特征需要阅读者积极认真的参与，是最基层最微观的机制，彻头彻尾体现阅读的条理性、细节性、琐屑性。

12.1 有人读书堪称狂飙突进，文字只要囫囵吞枣、走马观花地过了眼就算大功告成，就此鸣锣收兵。此类的读书法固然勇猛、壮观，但也不得不付出皮相肤浅的沉痛代价。网眼过大的渔网，能指望在文字的海洋里打捞到什么奇珍异宝？文本过眼不等于过脑，更不等于过心（姑且假设心灵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器官，关涉人所谓的灵魂），而实际上只有经过大脑沉思、心灵涵蕴的文字方能彻底内化、吸收，成为文本矩阵的有效构成因子。如前所述的门类、具体典籍都只是矩阵的宏观、中观层次，而最要紧的是微观层次，它的“微”直抵书里的每一个字符、词汇、句子成分、语句、段落、节、章、篇。在节、章、篇的层面我们要考察其逻辑性、条理性及整体的气势、气韵，在语句、段落的层面我们审查判断见识、知识细节、论证技巧、修辞手法、情感强度，在字符、词汇、句子成分的层面我们检查思维的严谨性、准确性，词语的表现力、敏感度，要做到如此的细致精微，岂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的阅读所能梦想和抵达？

12.2 条理性貌似最容易做到，其实非常难以企及。不是说分出了一二三四五章，1、2、3、4、5点，首先、其次、然后、再及、最后等就等于有逻辑有条理，你必须先搞清楚为什么是五章而不是三章十章，五章之间有没有互相交叉、重复的内容，交叉了是为了立体式充分描述或者根本就是赘语，即使有五章，什么列在第一什么是第五有没有讲究，它们之间是平行关系是递进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在衰减。整体上没逻辑没条理的文本比比皆是，即使经典名著也不能幸免于外。《神曲》里地狱、炼狱、天堂三界排布当然有道理，但谁能说说地狱里的先后九层有什么逻辑关系？可能是并行结构，调整次序也没什么问题，可在V的眼里，巨匠之作根本容不得任何随意变动，作品结构的细微安排都曾经深思熟虑、反复调整过。上文提到的《法国革命论》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虽然气势磅礴，情感丰沛，但根本找不到柏克由A说到B、由B说到C、由C说到D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联。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飘逸潇洒固然没得说，但还是要斥为文青习性、诗人气质，根本不适合出现在论理性的皇皇巨著里。

12.3 其实章篇层次的条理化、清晰化尚且是简单的工作，试着去翻翻我们的教材，无不体现着整饬有序的文本构造美学，主要原因可能是此类书籍经过无数代的精心打磨，早已有了现成的结构，再者作为书来说撰写周期长，有充分的时间删改调整。可一到2000-20000字的文章，有些人的颠倒错乱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任由思绪随意飘荡，临时怎么想就怎么写，一点不顾及文章的主题、章节的中心、自然段的目的，不能在每一部分集中火力瞄准靶标彻底解决问题，同一话题和内容在文章前中后反复出现，夹缠不清，令人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所云。如此这类的文本，V素来深恶痛绝。说到结构清晰，写作者也许都应该向几何证明或者计算机程序代码学习，每一个步骤、模块都目的明确，简洁精练，完整封装，它是漂亮整洁的模范建筑，而不是汶川大地震后充斥着断壁残垣的废墟。如果做不到这些，可能还不如学着像王阳明、王廷相、叔本华、尼采一样写零碎散乱的语录体、箴言体。

12.4 条理化、逻辑化地读，就是要随时准备归纳一个段落的中心大意，像个乖巧的小学高年级学生一样，并且观察作者如何井井有条、水到渠成地论述了他的观点，换我们自己来写，可不可以同样轻松自如，望尘莫及就拜师学艺，现炒现卖剽窃模仿。如果陈述混乱，半天也理不清头绪，我们不妨试着看能不能通过删减合并语句把它改造明白清楚。作者的一条论证是否在逻辑上成立，我们能不能接受他的前提约定或者假设，论述过程中有没有传动链条的断裂、错位，最终结论可不可以合乎情理地导出，即使推导完毕，有没有予以结论精准清晰地表达？在阅读时这都是需要一一检视的因素，我们不但要服善思齐，我们更要能批判性地读、颠覆性地读，同作者言谈甚欢，更同作者拔刀相见，裸身肉搏。读即是写，把自己混乱的头脑注入作者的轨道共同来写，让作者的混乱思维在我们的逻辑里整饬规训，读写互动提升、改进。不但总结段落大意，我们甚至更要还原、重构文本篇章节组成的整体框架，体味它是否宏大、完整、匀称、精巧，什么地方优美自然值得效仿，什么地方别出心裁而值得省思，什么地方陈陈相因而令人鄙弃，什么地方扭曲残缺而必须引以为戒。一句话，读的条理性就是把文本所有皮筋肉剔除净尽，我们直接审查裸裎面前的硬核、骨架。

12.5 文本的整体气势、气韵是个神秘玄妙的因素，我们好像可以明显感觉到有的文章苍白干枯，读之令人生厌，但有的文章却元气充足、酣畅淋漓，可终究不大容易明确说出造成这种分别的一二三。比如说，庄子、韩愈、李贽、鲁迅、荷马、西塞罗、柏克、叔本华的文章算是气势磅礴、气韵生动，起承转合轻快流利，每一部分又都是浓墨重彩，一气呵成，如排山倒海，汪洋恣肆，不可拘圄，可以比拟为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杨过的无锋重剑、黯然销魂掌，力大气雄，无坚不摧。但是亚里士多德、金岳霖总让人觉得干燥枯瘠、沉闷乏味，如贫家之女、寒寺之僧。可能这和文体有关系，更跟个人的禀赋、生活历练有关联。阅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这类气势雄浑的文章，反复涵咏、揣摩，也许可以体会到一些奥秘。

12.5.1 在此，V想重提以前说过的“身体性阅读”这一概念来补充阐释文本的气势、气韵，也就是说，读书的主要目的起初不能是写出什么鸿篇巨制，而应该是养气蓄志，基本也类似于陈寅恪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所以，阅读的过程就是让词语、段落震荡心灵，心灵生产温暖澎湃的血液，同时把血液运送至四肢百骸的过程，它给人气度、血性、胆识、神魄，它是古老的精神修炼术，要根本上给日常行动的肉体充电，而不是给言谈书写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只有这样改变读书态度，一个人方能将阅读得到滋养的气和生命本身的气、生活经验带来的气合并在一起，来共同形成个人的能量场，如果一个人还去写作的话，就是用整个肉体和精神熔炼在一起的能储去书写，而不是去轻巧地摆弄把玩暂时过耳过目的词汇、风景、事物。鲁迅的《野草》，气魄之澎湃、意志之决绝、情感之激烈、色彩之秾艳，远远为周作人、张爱玲之流莫及，V相信这是因为鲁迅是在用听起来有些神秘的肉体精神综合气场在书写，而不是其他人相对单纯的知识式生活经验式写作。鲁迅的阅读具有身体性，所以他的写作也具有身体性，呈现着赤身肉搏的激烈、残酷、高昂，惊魂动魄。

12.6 条理、气势申察吸纳一番，随着文本的具体延展我们就走到了语句、段落的层次。单独的一句话、一段话，最关键的莫过于见识、洞察（insight）——深入地去看，内部地去看，本地知情人地去看，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关键东西，而不是像远道观光客一般只知道在风景画册都会收录的著名景点前抒发幽情，拍照留念。观光客们一路上自然觉得处处稀奇古怪、风光无限，从而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可要命的缺点就是肤浅，要他们讲讲到底见到什么好风景，说出来的不外乎是导游册上烂熟的陈词滥调（cliché）。以V的阅读经验来说，即使著名作者的典范文本，也一般和种种借尸还魂的cliché脱不了干系，一本25万字的书，能有2.5万字识见不凡、略有新意已经算得上是优秀，剩下的十分之九不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就是鹦鹉学舌的结果——他人知识公开或私密的贩运，此类文字基本上一概可以删除。阅读，所以也就成了甄别拣选桃子、鸡蛋的农家活，臭鸡蛋、烂桃子悉数剔除，留下来的优良品洗刷干净装进筐备用。而这个筐，就是我们正在描述的文本矩阵。

12.6.1 什么算是眼力惊人、见识卓绝，这是一个关涉鉴赏力和判断力的问题。常常感叹我们的时代一点都不缺乏知识广博富赡之人，可是无数人就是没有眼光，鉴赏力、判断力低下，白白浪费气力去捧臭脚。大体来说，见识的形成，需要正反馈放大机制，见识和见识互相发现，首先向略有见识的人学习，借他们的眼光来刷新、提高自己的眼光，让自己也略有见识，而后再用自己略有见识的眼光寻找更有见识之人，进一步刷新、提升自己的眼光，如此循环往复无数次，到了一定程度自己可能也会优入圣域，站在见识不凡者之列，真正有能力去鉴别事物的妍蚩优劣。在此，要有两种人生态度，一谦虚，不故步自封，二精进，不懒惰懈怠。再就是强调一个人人都懂但不见得人人能做到的道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12.6.2 见识、洞察、思想、智慧不能只停留在书本里，不然它就只是别人的见识、智慧，像别人的老婆、汽车、别墅一样与我无关，幸运的是思想智慧的私人产权从来没严格界定，我们能够想方设法让它也属于自己，纳入私己的文本矩阵。最彻底最完全的占有策略当然是背诵，可是读一本书就背诵2.5万字，总共记诵5000万字的确是Mission Impossible，人可以是阅读机器，但目前来看尚不是U盘、光盘、硬盘这样的记忆机器，因此，我们必须退而求其次寻求大脑之外的辅助记忆体、存储体。结合V的实际经验，可以总结出4种方法：

12.6.2.1 纸质笔记簿上一笔一画地手工抄录。钱锺书《容安馆札记》就是这么苦干蛮干的半成品，我们是否记得中学课本上有个叫张溥的人，他的书房名为“七录斋”，到底是什么典故？V在大学、研究生早期用过这样的方法，现在已彻底放弃，原因比较简单，效率太低因而不可能把一本书的闪光点摘录殆尽，所以在抄写时不得不舍弃、割爱，而V想要的是涸泽而渔、敲骨吸髓式的收纳，不丢弃任何一滴过眼过脑的智慧。

12.6.2.2 书买回家直接在上面点校批注。黄侃、陈寅恪、毛泽东是这一派的典范人物，兹不详述。不过V从来不在书上写阅读感悟，至多校改一些错别字，最经常干的事情是用红色、蓝色圆珠笔在关键词、语句、段落上密密麻麻划线，突显一切觉得有价值、令人有所悟解的文本。划线文本在划线时重读一次，同时以备此后快速定位阅读，至于其他留白的文本，都属于打入冷宫，从此可读可不读之列，它们的存在意义不过是作为重点文本再次阅读时的语境参考而已。

12.6.2.3 阅读电子文件，同时拷贝或OCR存档。复制、OCR都很简单，不用细谈，难处在于收集到欲读之书的TXT化文件、图像版文件，此类技能，V没日没夜研究了5年，而V的朋友Dasha，恐怕研究的时日在10年以上，纵使如此，常常也依然只能望洋兴叹。电子摘录时有些细节需要注意，比如说电子文本质量不佳，错讹满目，这时需要找图像版文件或者印刷纸本校对。还有，摘录时要在文件中标明版本、页码，以免不容易还原至原始印刷书，TXT摘录内容可以用搜索引擎反查迅速核对语境、出处，而图像文件显然不能，要靠页码标记定位。

12.6.2.4 径直在电子文档上批注。电子摘录的好处显而易见，汰除芜杂、留存菁华，可以全文检索，二度利用时能自由复制、编辑，但弊端则在于摘录文本与原始语境割裂，没有上下文供准确深入理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于Acrobat Pro的强大功能来实现电子批注。不过到底什么书会选择电子批注略有讲究，V个人的抉择是一般只在Acrobat里批注概论、通史、研究等属于文献综述而不够格称为一家之言的作品。说是“批注”，其实也算不上，V依然是只圈划有兴趣的段落、语句、关键词。

12.6.3 抄录、圈划、复制、OCR，用尽十八般武艺，积聚在筐-矩阵里的一堆文本用来作甚？它们用来随时重读、反复读，甚至背诵。重读一本书的25万字和从前一样慢，需要10个小时以上，但重读摘录下的2.5万字，只需一小时，即使5000万字的笔记全部重读一次，我们也只需要2-3年时间。人是善于遗忘或者说记忆容量有限的动物，只有反复的辛苦劳作才能使我们真正记住、理解、掌握该记住、该理解、该掌握的东西，让它们像刀痕一样永恒地长在肉体上、心灵里，从而得以随时自由调用、索引、排列组合。不过V只主张反复阅读、深思窃为己有的洞见、智慧，不怎么提倡背诵，即使一个人记忆力卓越，也不要勉强记诵，能记下就记下，记不下也无妨，因为记诵下的语句可能会带来影响的焦虑，让人出口就本能地引述别人的话语，而不是自己随机生成的说法，从而完全把剽窃借鉴的痕迹消弭干净，但这也只是V的一个暂时观察，或者根本就是自己偷懒的勉强借口，算不得定论。当然，有的人喜欢钱锺书一般炫耀性地给学问开国际博览会，则是其他一套既辛苦又巧妙的机制。

12.6.4 洞察、智慧类段落和语句的囤积，对它们的重读、反复读，只类似于把水稻、小麦、玉米、土豆等主粮收割回家，脱粒晒干装进粮仓，即使离开一桌简单筵席都差一大截，我们没有猪牛羊肉鸡鸭鹅鱼肉，也没有萝卜、白菜、黄瓜、番茄，还没有油盐酱醋茶、姜葱、辣椒，更没有米其林三星大厨的高超技艺。因此要继续在语句、段落层次认真阅读。

12.7 作为知识的资料、细节、素材、数据就是我们的猪牛羊肉鸡鸭鹅鱼肉，相对于见识、思想此类高阶的、综合的、价值的、议论的、形而上的陈述与判断，资料性知识就具有一阶性、分散性、描述性、叙述性、形而下性，它可能是CPI增长数值，海湾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也可能是章太炎与黄侃交往的趣闻轶事，更可能是12世纪基督教的一份会议记录，它只是真实地或者虚假地描述、记载自然界、社会或者心灵世界发生的事实，并不给出分析和评判。它们林林总总、庞大无比又杂乱无章，而正是它们，塑造着、瓦解着、支撑着、背叛着、嘲讽着我们的每一种见解、思想与智慧。书籍，常常并没有我们所赋予的高尚意义，它不过是肉体的延伸，扩展感官功能的装置、器具，是我们的千里眼与顺风耳，用以间接地、不亲历其境地观察、体验发生在历史上的和周围的事实，我们读书，只是因为没钱没时间开着敞篷车或者乘坐豪华邮轮周游世界而已，只是因为没有时空穿梭机让自己重回大唐盛世或者日不落帝国而已。

——未完待续——

与网友闲聊刘小枫

2008-06-28 12:57:13 来自: vivo

尽量不要用“国朝学界”的说法，此类的刘小枫腔调既有对当政者的反讽（讥为与清政府无异的封建专制政权）又有置身事外高高在上狂妄骄傲，隐隐折射出一种不健康的精神气质，有的刘派人士觉察不到这一点，竟然当作一个高明的创造肆意滥用，V和至少一个V的朋友见了这个说法就反胃，想呕吐。要表达同样的意思，还有无数的词语可以选择，比如“汉语学人”、“汉语学界”、“国内学界”、“大陆学界”、“中国知识界”。

比刘小枫高明的学者有的是，比如陈尚君、翟振明、陆兴华（http://hi.baidu.com/%C0%ED%C2%DB%B3%B5%BC%E4）、贺卫方、赵汀阳、朱大可等，刘其实就是一个用各种知识、语言武装起来的文青，甚至女文青，或者用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政治学、古典学等名义兜售宗教狂想的神棍，什么都沾点边，什么都不通。

文青、神棍散发出来的热情、神秘、妖冶虽然经不起任何逻辑的历史的考验，但对处于信仰空场、饥渴状态上的年轻人/文艺人士/思维混乱者/宗教感强烈者有致命的诱惑力，而此种情调一旦陷入，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回路，从而导致越来越强烈的阅读快感、幸福感、依赖感、信任感、崇拜感，刘一不小心就成了领袖——和李-洪-志没什么本质区别的领袖，故而中共官方素来很警惕刘的一举一动，不时给他各种小鞋穿。

刘氏表面上是高高大大的汉子，可精神气质非常女性化，文字柔弱、犹豫、温情、缠绵、细腻，生性多疑、隐晦曲折，不快言快语，喜欢让人去猜测，比较起来，甘阳的胡说八道无疑就非常爽快刚健。哈哈，这两个人非常般配，一个是I，一个是O，一个是强气攻、一个是天然受，和明星作家韩寒、郭敬明的倾城绝恋有点类似。

学术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进路，或者对具体问题更深入详细的挖掘、考辩，或者从整体上更新某门学科的概念、视野，创立自己的理论范式，但对刘来说，做踏实的细部研探枯燥、琐碎，无法炫耀其阔大富赡的知识，也不符合大师的气派，所以一直兔子般在不同学科里浮泛地跳跃，而学理上完全开宗立派，他又没有这样的思想力度、强度和创造性，只好不停地趁热贩卖各种半生不熟的学问，以数量上的庞大壮观取胜。

不过刘非常勤奋，是学界公认的劳模，不得不佩服，可能与宗教体验带来的狂热、忘我有关，宗教成就了一些人智慧，同时也毁灭一些人智慧，帕斯卡、牛顿都是典型的例证。

哈哈，据说可以敬畏的东西无数，比如头顶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上帝、佛陀、大地、君王、师尊、长辈、他人等等等，不过直到现在，V对前述这些都没什么敬畏，真正敬畏只有两类——亲人和市场（股市）。

一般拒绝和宗教人士讨论神学问题，因为我们连一个共同认可的前提预设都没有，结果不过是自说自话。

因为有大师在前而“保守”、不做什么创造性工作实际上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回护和辩解，要是没有康德、尼采、海德格尔、慧能、张载、王阳明等的创造性工作，我们是不是现在依然只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庄子、孔子、韩非子？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创造性的理论回应、解答各个时代涌现的具体问题/困难，或者因我们当下的处境、问题不断重新激活、打磨传统的知识，以给古老学问注入的创造性理解/阐释/视野来观察、处理当前的具体博弈场景，不然既往的大师们只是满身铜绿铁锈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尸骸，除了可以观赏、发思古之幽情到底有什么价值？

创造性的工作不是人人都可以做，读读陆兴华的博客就知道它需要怎么的思维力度、强度，读读翟振明就明白需要怎么的逻辑清晰感，读读赵汀阳就明白需要怎样的思想活跃性，读读朱大可就明白需要怎样的修辞技能。刘是个温吞、犹疑、褊狭之人，根本无法做到某类型的彻底性与纯粹性，也就注定了心智处在一种中庸的状态，如何能真的成为大师？

逻辑不清那就只能做文青或者神棍啊，文青神棍身上的热烈、温情、犹疑、神秘、妖艳虽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眩人心魂，可惜已经不怎么适合我们这个逻辑化、理性化构建的世界，选择它实质上不过是选择了精神上的撕裂与伤害。不过话说回来，自我撕裂、自我折磨、自我囚禁、自我怨恨也可以神奇地令人迷恋、陷溺，并从中体验到虚妄的幸福感，自我施暴的快感，受虐狂一样的喜悦，它的发生机制，V已经观察、研究了很久。

V学理上批评人一般只管是非，不管后果、利害、善恶、美丑，比如说接受进化论就意味着人道毁灭，地球明天爆炸，只要它正确，绝不向上帝创世论妥协。

恕V眼拙，看不出刘究竟对学界有什么贡献，他一部部没有逻辑、罔顾事实，靠贩卖知识、私密布道、渲泄情绪拼凑成的学术著作？他组织出版的100余本质量可疑的“经典与解释”？是贡献还是劣迹整体来讲还说不定呢，起码在V认同的某个圈内早已经成了让人讥笑的靶标。

Dasha所言甚是，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这样的粗率鲁莽态度在V看来比彻底饥饿、彻底无知都要坏，都要危险，饥饿不会要人的命，但吃到嘴里的毒草、毒蘑菇马上会把人撂倒在地。V现在读书，首先看到的是里面的毒药、危险、陷阱，而不是什么营养、幸福、救赎，必须要小心翼翼一一绕过陷阱、消灭危险、拔除毒草才敢继续前进，再从里面找出点有益身心健康的东西。而刘氏的书呢，因为习惯性夹带私货就特别危险，有无数的人已经不知不觉中了招中了毒，却仍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找到了通衢大道、希望光明，它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引进的书籍译校编质量低劣，哈哈，当然是人人皆知的秘密。其实人读书如果以教化为鹄的，哪里需要100本200本乌七八糟的书籍，如果选择精当，质量优异，10本书可能都绰绰有余，而这10本书还可能有一半是中国人已经写成的书，另一半里的绝大多数早已翻译出版，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选对书，并踏踏实实、认认真真阅读，领受前贤的教诲，其他所有要阅读的书，不过是印证书或者作进一步深化、强化，巩固效果之用。至于要扩展知识、学术研究、休闲娱乐、学习工作技能等，对书的需要才是多多益善，当然，这也以书籍的质量过关为前提，做不到的话还不如打成纸浆或者干脆送焚化炉。

霍布斯和霍布森分不清半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能说出一些别人想不到写不来的真知灼见，陆兴华有些缺点更明显，比如连篇累牍的错别字，比如西化极厉害甚至读不通的句法，比如思绪散乱、芜杂晦涩，比如经常会重复以前的话题和说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几年内在网络上写下的文字里所包含的创造性大大高于刘小枫几十年的创造性。

女性化文风不算什么批评，而是事实描述，而且，V个人有时候还非常喜欢此类阴柔缠绵的调调，甚至自己都尝试写一些。闲聊嘛，怎能欠缺有趣的话题、八卦，像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却喜欢写一些柔弱温情的文字本身就有一些反常性、趣味性，因为按照习惯性的想法，高大威猛者一般说话写作都比较有阳刚之气。

情感放纵没有过错，过错可能在于情感放纵的场合、情境，比如说，我们写诗、写散文都需要酣畅淋漓地抒发、渲泄情绪和意气，而写学术文章则尽量要去除私人化的态度、情感、偏向，以公允客观为第一要义，如果发生错位，把诗歌、散文写得坚硬枯燥就不大妥当，同理，在论述性的作品中夹带大量私己性的态度、情绪，甚至一些神秘的宗教体验，当然要被斥为垃圾之作，因为它们极大干扰、误导读者正确的认知和判断。

或者根本就是公众对刘小枫的身份定位有误差，刘一点都不是什么理性谨严的学者、思想研究者，而是一个情感充沛、思绪飘逸、温柔善感的牧师、诗人和散文家，和马丁·路德、海子、顾城以及余光中、余秋雨同属一伙，他们写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论证主张、阐释学理，而是以富有情感性、煽动性、想象性的文字挑动、感染人的心灵，给人欲仙欲死的阅读快感？当然，如果事实是如此，刘小枫文章里到处充斥着逻辑、事实错误就算不上致命的缺陷，而成了轻灵飞动的诗性。诗，自然可以罔顾事实、理性的枯燥、坚硬、无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小枫教授的一本本诗集以诗的标准——被创造性示范作品、作者（比如《陶渊明集》、《李太白集》、《东坡词》、波德莱尔、兰波、里尔克等）所定义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一点都算不上合格、优秀，词汇不精炼、意象不繁复、情感不激烈、想象不奇异、余韵不悠远，V是个挑剔的诗歌读者，读谢灵运、辛弃疾、徐志摩、维吉尔、莎士比亚、惠特曼都经常牢骚满腹，恨不得烧书、骂人、杀人，更不用说刘教授冗长乏味的一本本诗集。

说到这里，V觉得为了不引入由定义、认知错误所导致的思维混乱，我们应该把刘小枫从学者、教授的队伍里剔除，合情合理合逻辑地称之为刘诗人、刘牧师、刘散文家，它才算名副其实、名至实归、名正言顺，总之，就是圣人孔子所说的“正名”。

嗯，以诗人的严苛标准来定义、描述刘小枫的身份依然不够精准，因为虽然刘诗人的文章、著作充斥着似是而非的飞动诗性，但如上所述，刘的写诗水准只是诗歌爱好者，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诗人，更准确的定位也许是刘牧师、刘散文家。

显然，刘牧师、刘散文家的称谓非常容易得到论证和认可：刘氏的著作，有几本不是在宣扬上帝救世的真理，在孤苦无告的血泪、悲惨、肮脏世界里呼唤爱、善良、正义、救赎、完满，和牧师的言辞一模一样；刘氏的著作，一直以来都以语言精美流畅著称，又学识宏富，洋溢着温情、缠绵、细腻、神秘的情调，水准与散文大家余秋雨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刘拥有的读者数量也极其广博，同样是流行偶像。

凡是叙事地被生成的东西，都是故事、虚构，一定可以被叙事地解构、摧毁，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政治、经济理论，莫不如此。耶稣、佛陀、易学、禅宗、理学，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其实全都是虚构和故事，充满着错乱的幻觉与迷信的妄想，是比小说更神奇的小说，比笑话更幽默的笑话，更何况刘小枫教授这种不入流的拼贴凑合之作，批评他的缘故倒不是由于虚构，而是因为虚构得没逻辑、没趣味、没创造性。

自己从小死了娘所以显得特痛苦、特不幸、特黑暗、特悲苦无告，其实是真的死了娘还是自己瞎了眼认不得亲娘就无从具体得知，于是凭点自己的小聪明再认个有奶的娘，却也不管这个干娘到底会不会是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外婆，只知道数典忘祖，一副奴颜婢膝，见了洋奶娘洋神仙纳头便拜，摇尾乞怜。又或者根本就是自己不好好做人，见邻家富翁脸上长了个疮，在他势利的眼里倒成了溃烂之处，艳如桃花，便要硬生生在医院里做手术也给自己脸上剜个疤，好表明自己跟上了流行趋势、国际潮流，趋同倒是趋同，可惜脑子里一点正常人是什么模样的概念都没有。

受虐狂（masochism）、奴隶道德，自己立不得一个主见，堂堂正正做人行事，非要被上帝或者什么大神大仙，限止、奴役、圈养、囚禁、施虐、折磨才觉得安稳、舒服，不然不明白自己是谁的狗谁的奴隶、自己该做什么有什么职责、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而且还天真地可笑地认为所有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奴才、受虐狂，要主人、施虐狂、更高者束缚、限定、规训、呵斥、蹂躏、践踏才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活着、生活的意义和乐趣，也一定要在共同被羁縻被奴役被践踏的命运中才能寻找到同伴之爱、兄弟姐妹的情意。懦弱、无能、矫情，把自己的命运、希望和幸福交付给明天、末日，交付给他人画就的或者自己错乱想象的虚无缥缈的幻觉，依赖着、期待着别人虚幻的从不兑现的救度，只要说的好听，从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可以获得心理上、想象中的慰藉，从不管到底有没有物质、肉体的现实性。因自己愚蠢、脆弱而不断犯错误，同时又不断推诿个人责任，让乌有的想象物去承重，为自己辩解和开脱，自设陷阱，自我折磨、自我怨恨同时又很享受自我改过、自我忏悔、自我更新的戏剧性趣味，以从中获得道德、精神、灵魂提升的幻想与错觉。

V是读书无几、不学无术的城市流氓无产者，哪里谈得上学养，之所以敢于站出来批评刘小枫之流，是因为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犯的错误太低级，瞒不过骗不过任何稍微有点常识、有点理性的思考者。刘说到底不过是想象奔放、情感泛滥的文艺青年，从《拯救与逍遥》里引述的文献就可以看出，比如屈原、陶渊明、《红楼梦》、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卡夫卡等，以对个别文学作品的考察、辨析代替对整体社会文化的研判，给出的结论却有不容置疑的现实普遍性，俨然在对中西印三种文化把脉诊病，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大夫、巫师说出什么高明的见解？

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论预设，认为什么都能置于一个擂台比武赛出上中下，强行把完全异质的、归属于不同独立系统的文化纳在一个平面评判，割裂上下文，既匮乏辨析具体语境的历史感也没有界定各自有效边界的逻辑感。作为立论根本的方法论上都有严重错误，在具体内容上再努力再花哨也逃不过卤莽灭裂、胡言乱语之讥。

简单来说，刘深层的心理痼疾不过的文明势利眼、文化自卑症，此类人格处在16-17世纪的欧洲一定会狂赞华夏诗礼之盛，力贬基督教之野蛮愚蠢，如果世界上现在只有日本和印度两个国家、两种文明，而他身属印度，必然的选择是夸奖日本而污蔑印度。，面对文明冲突、竞赛，为了释放自己的恐慌、焦虑、屈辱，满足自我矮化、自我丑化以迂曲地自我拔高、自我夸耀的畸变心理，他总会找到不是理由的各种理由。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灵丹妙药不是高深莫测的基督、佛陀、安拉、孔孟之道，而是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大高于同侪的人均GDP，因为最重要最基本的文化实力是经济以及政治、军事。

庄周、屈原、陶渊明、禅宗、曹雪芹、鲁迅因为没找到基督此类幻觉式的恩典、拯救，就成了冷漠的石头，就没有健康的生命感觉，就必然要低劣、沉沦、堕落，所以没有什么信仰的中国人一定要慌乱、焦虑、自卑，此类分析让人不禁想起弗洛伊德笔下栩栩如生的令人同情的嫉妒阴茎的小女孩，哎呀呀、呜呜呜，没有男孩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小鸡鸡可怎么办，要怎么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与价值？或者也就是，一个男人为自己没有高耸的乳房而自卑、焦虑，一只梨子为自己没有苹果味而自卑、焦虑，于是慌乱地饥不择食地为自己寻觅上帝、dildo、义乳、苹果酱，好像只有这样，生命才会快乐、完满、幸福。

一个论证者、学术研究者，连自己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上帝存在”都不予辨析，就匆忙披挂教义上阵，当作万能灵药来党同伐异，究竟是在对谁说话呢？对自己、教内的兄弟还是异教徒、无神论者？须知，既然以中文写作，在中国市场发售书，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读者。立论如此粗暴、草率、简陋，好像根本没通过大脑，只知道扯虎皮当大旗地拉来荷尔德林、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舍斯托夫、艾略特、维特根斯坦有什么用呢？难道不知道诗人哲学家都是些职业性的胡说八道者，再疯癫的话他们都大言不惭地毫无羞耻地说过？

一个中国人，一个学人，只因为识得一点洋文，就被完全异化、洗脑，对华夏文化的理解没有丝毫中国感、中国味，恍如一个初踏中土的洋鬼子，想想陈寅恪、钱锺书、徐梵澄，甚至想想辜鸿铭、宇文所安，这岂不是一种个人的羞耻？

装可怜，假扮受难者、哀痛者、孤苦无告者，一厢情愿地把所有其他人也想象成原罪者、欠缺者、受难者、哀痛者、孤苦无告者，都要期待基督的恩宠与救渡。谁给了你权利去替别人思考？谁给了你资格去自认识见高人一等？以美妙的情怀高尚的道德姿态胁迫，以廉价的温情、生命感觉、上帝之爱作为甜蜜的诱饵，实际上从来都是各种诈骗者的常规伎俩，只给出空洞的轻易的许诺却终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兑现，我们已经无数次上当受骗，我们已没有必要要继续上当受骗。用眼泪竞赛、画饼竞赛、引语竞赛替代铁面无私的事实依据、逻辑分析，谁给出了如此做学术的豁免与自由？

没有《圣经》、基督此类荒诞的叙事就很可怕？基督之前的古希腊人、罗马人怎么活？中国、印度几千年来怎么活？在基督降临之后所有异教徒、不信教者怎么活？他们就一定更荒淫、更悲痛、更水深火热？就成了冷漠的石头？一点都没有历史感和现实感。除了读几本文学、哲学、宗教作品，究竟有没有考察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形态，有没有一种遍历观察的研究精神？作为学术研究，能不能承受同行的检验，有没有尊重过吸收过几百年来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除了貌似博学地炫耀一些新鲜的文哲宗名词，实质不过是闭目塞听的野蛮与无知，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心智质量如何敢去信口雌黄，如何敢去坦然接受“哲人”“大师”的谀词而不愧疚？

优秀、清晰、令人信服的论证，只需要准确的事实观察与谨严的逻辑思考，如果做不到这些，仅靠错乱引述割裂了原作者语境的言说来装饰门面、恐吓读者——我如此渊博如此有文化，我读过的你们都没读过，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崇拜我，除了骗骗初出茅庐的小孩，不过昭示了自己知识良知的欠缺，不过出卖了自己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相，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的污泥，无自知之明却以此沾沾自喜。圣言、名言、名著，戳穿了真相不过是象征资本，是唬人的名气、门第、身份，在兵戎相见的论证文本里基本是银样镴枪头，顶不上什么用，可笑的是竟然常常有人把它们当作杀伤性武器耀武扬威。何况现在是知识开化的年代，作者要当心，你读过的文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政治学家别人非常可能也读过，而且读得更认真，它不再是皇家、祭司、文士的的禁脔，别人只是没这么轻狂、别人只是潜在水里、别人只是不想说话。因此自己公开说的每句话都要小心，到处都潜藏着无数隐身的驳难者，不要目中无人、不要气充志骄、不要好像自己真理在握。

神棍是什么？神棍就是那些在不适宜的场合也喋喋不休自己宗教体验、宗教狂想、宗教迷幻的人，逢人说项斯，逢人布道、逢机会布道，刘表面上是思想者、哲学工作者，实际上在《拯救与逍遥》等书中早已是立场观点固化的牧师而已，不再批判性检验自己的思考原点、论证前提——《圣经》就是真理、基督就是真理，至此不再有任何退让、讨论的余地。以这样的预设、蒙上这样的眼罩，去裁判一切、妄言一切，又算什么合格的哲学研究者呢？它的逻辑结果就是做一个牧师、一个布道者、一个宣讲团成员，海量兜售、批发现成的宗教观念、意识形态、传统/社群信仰，其最大目的不是如何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而是以各种方式促销、癌变式病毒式传播既有的观念商品。可是即使是思想营销，在现代社会也要讲究场合、方式的合法合理性，用什么去证成在貌似的散文里、哲学里，在高校课堂上讲授灌输神秘的宗教体验、曼妙的宗教梦幻的合理合法性？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夹带私货，在蜂蜜里掺上毒药，在毒药里掺上蜂蜜。技艺倒是高超，学术的良知、做人的坦率真诚又在何处？频频使用类似的伎俩来传教，当然是令人厌烦的神棍。值得恭贺的是，刘氏发扬光大的神棍事业现在看来有了年轻的继任者，皈依上帝的王怡就是。

什么是文青？文青意指一切思考基点被文本叙事、被自己的空想和幻觉、被审美喜悦和道德温情扭曲、架空、置换了真实的身体感受性、历史感/现实感以及思维逻辑性的人，他们被眼花缭乱的能指符号诱引、欺骗，整天飘在云里雾里梦里，没有常识，不能或者不愿睁开自己的眼睛观察既往的正在发生的事实。此种人集中聚集在文学、哲学、宗教爱好者/从业者里，因为在这些领域，虚构、编造便是主业和职责所在。在电视媒体时代，文青们会喜好电视剧、明星娱乐更甚于新闻、纪录片、社会调查，因为前者的空幻性、虚构性强。文青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文艺、虚构，缘于文艺/虚构更美丽、更温情、更富有诗意，不像现实一般粗糙、坚硬和无情。文青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观点以再观察再思考生活、文艺，而是从文艺中提炼观点以再观察再思考生活、文艺，结果，生活被扭曲，文艺则变得更富魅惑。沉溺于文艺/虚构，中了文艺/虚构的迷药，陷溺于情绪，执念于审美愉悦道德温情大于高于强于真实的生存/事实，颠倒真善美递进的价值序列。他们只观赏最偏激从而也最令人心潮澎湃的虚构文本，而后就开始臆想式杜撰漂亮迷人的言辞、发出高尚感人的道德吁请，却从不肯俯身研究周围的事例、了解社会统计的具体结果，他们憎恨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历史与现实常常僵硬、冷酷、残忍、肮脏，不符合美学理想、道德幻景与情感冲动。文青不是学科的概念，也不是年龄的概念，而是精神类型学的概念，刘小枫尽管早已不年轻，却从没有同20岁上下的文青时代断奶，他是此一精神症候的典型患者，稍微读一点其人写就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比如《拯救与逍遥》全书到处征引庄子、屈原、陶渊明、曹雪芹、鲁迅、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舍斯托夫、艾略特此类诗人与诗哲，可现实型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的名字几乎从不提起、谈到，其本相不就是活在狂想、幻思和梦境里，只从文艺中提炼立场、观点、思想观察裁判现实/生存的文艺青年？

——未完，暂无续——

chaque兄对刘小枫及V的烂帖有一番评论，转载于此，相关其他部分也附上：

文/chaque

朱的这个关于“应从一定时代的代表着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精神文化思潮中汲取和提炼出以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尺度和标准”，表面上援引了Gadamer作为论证资源，事实上却恰好是与Gadamer本人的解释学背道而驰的。解释学强调的是对他者的开放，与"一定时代的"、“绝大多数利益”何干？

朱是大量垃圾教材、译著的生产者，大陆目前活跃的所谓“文艺学”研究者大体都是如此。

当然，从刘小枫历来以“历史主义”等名目批判Gadamer的言论看，刘对后者，乃至整个Hegel-Heidegger-Gadamer传统的理解也是肤浅而不入流的。所谓不归杨则归墨，刘体现的就是这么个态度：要么就是彻底倒向“东妮娅”啦，“薇罗尼卡“啦，"托马斯和特雷莎"，“肉身偶在”啦，"爱的碎片"啦之类的滥清主义（sentimentalism），要么就是卡尔巴特、卡尔施密特之类的绝对主义立场。用尼采的话说，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瓦格纳。这么多年以来，他对艺术作品（基什么洛夫斯基、丁方等等）的趣味一直是二流的、俗丽的。完全符合于他本人作品煽动起来的阅读格调。

当然是我们草民拥护哲人王才对！

虽然cicero兄有言在先，“不希望问题转向分析”特定人物的学品/人品，但哲人王兄雄文在前，我还是忍不住要引伸一下：

1）哲人王兄非常透彻地分析了这个特定学术人物的若干特质，包括a)阴柔，b)受虐狂特征，c)祭司式的势利气和知识讹诈，d)过度的宗教宣传欲（简称神棍），e)文学滥情主义（简称文青）。

2）这些分析当然本身是基于文本、学理的，但尤其是生存论的和类-精神分析的。换言之，分析的目标并未停留在某一个作品群或某一簇话语的符号学/修辞学肌理、也并非着力于澄清其观念史语境，而是雄辩地提出了以下问题：在这组作品、这簇话语里，欲望与客体、真理与时间、主体与世界、语言与实在这些对极，究竟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中？是什么样的力场（force field），是这些对极之间的什么样的扭结受力情景，才产生出了如我们读到的那样一种扭曲变形的写作空间？

3）这种生存论的的分析方法，事实上是西方理论传统中的一个固有技术。我们顺手一举，就可以列出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区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尼采对怨恨/歉疚心性的分析（以及舍勒在略微逊色的论怨恨专著中对尼采主题的反拨）、齐美尔对媚态的分析、弗洛伊德（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对赌徒的研究、海德格尔对作为此在基本情态的“厌（Langeweile）”的分析、萨特对窥视狂的研究、阿伦特对平庸之恶与极端之恶的辨析等等。哲人王兄上述雄文是来自这个伟大传统的一个最新产品。

这些分析看似千差万别，但我们也许可以勉强总结出以下共同特点：

a) 它们都驻足于一个（首先是与神学维度相对的）生存维度；

b) 分析针对的并非任何特定的生命/生理/心理状态、或某种具体的历史/政治场景，而是以某一基本生存样态为对象。这里的“基本”，意味着该样态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定向性(Orientierung)，理解它是理解我们自身的前提；

c) 分析的框架是关系的（relational），而不是实质的（substantial）；相应地，分析的结果通常也并不能给人具体、实质的伦理或政治指引（我们应该怎么办，要向何处去），而是试图通过阐明特定力场的作用机制而使人获得启示——乃至获得解放。

4）除了上述列出的abc等特征外，不少出色的生存论分析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分析的结果很容易发现对象的“多重性”。比如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人九鬼周造（受上述齐美尔和海德格尔的启发）的杰作《粹的构造》，其中他把日本俗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审美样态"粹"又分为看似相互矛盾的“媚态”、“傲骨”和“超然舍弃”三个基本成分，而事实上“媚态”本身又是“吸引”和“拒斥”二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对极其复杂的多重性实施理论化（theorisation）的能力，可能也是生存论分析的魅力来源之一。

哲人王兄的雄文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他所列出的阴柔、受虐狂特征、祭司式的势利气和知识讹诈、过度的宗教宣传欲、文学滥情主义等面相(profile/facets)，不仅是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而且每个面相内部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比如，为什么以"虔诚"为宗旨的祭司会反而势利不堪？）。我以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应该刻画出这些面相、这些生存样态之间彼此的依存和斗争关系。比如，"宗教宣传欲"是怎样既通过"阴柔"产生作用、又恰恰被同一种“阴柔”自我拆毁的（works through, and in spite of femininity）？由此演绎的心灵辩证法将是又一个理论奇观，当然也将是我们时代对上述哲学传统的最佳贡献。

呵呵，周末时间紧张，本来应该在哲人王兄的高论的基础上，做出更详尽的讨论和剖析的，但是现在看来时机确实还不够成熟。那就等有机会再详谈吧！

至于cicerocicero网友关心的“当下讨论的缘起”，似乎是“自我是身体，自我是'里比多'骚动的场域，自我是感觉。神的彼岸在退却，现世的主体在崛起”，乃至“最终不知走向何处”的巨大发问。面对这类事关“自我、“神”、”“现代性”以及“最终”的考问，我自忖思维能力有限，常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感受。然而在cicerocicero网友的主贴中灌水，临了却对主题没有任何贡献，似乎也说不过去，我想就含糊地谈以下几点吧：

1）所谓现代性问题，连同什么古今之争、人心之变等等话题，有一个很可以梳理的观念史渊源。今不如昔，世风浇漓之类的哀叹，以及相关的对“现代性”的意识，本身是古已有之、从来就层出不穷的东西。周作人说："我们读拉瓦尔（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其中说及世界现存的埃及古文书，有一卷是基督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写本，（照中国算来大约是舜王爷登基的初年！）里边大发牢骚，说人心变坏，不及古时候的好云云，可见此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眼中的”前现代“、古人，早先也都曾被人哀叹为浇漓的"现代"和今世的。

2）虽然如1）所说，这个讨论是老套的，从来就并不稀罕，但所谓历久弥新，每一代大都有杰出的参与者，用全新的问题意识和概念构架为讨论注入新的活力。举例来说，二战后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在较为传统的哲学领域，就既有Loewith、Koselleck等人对历史哲学的观念剖析，也有Blumenberg和Henrich等人基于一种更为成熟的主体性阐释，对前一种趋向做出的反驳；像前面一些网友感兴趣的“相对主义问题”，以及它与现代性意识的关系，也通过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Lyotard、Rorty、Boghossian等人的辨析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澄清。

我个人虽然并不热衷于这个特定的讨论议题，但不能不承认也从上述作家（无论各自立场如何）的论述中获益良多；因为有效的研究和论辩，能够以独到的概念构架、清晰的论证技术来丰富我们的思维能力乃至感知能力。当你读过，比如说，Henrich根据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做出的"作为自我保存的主体性"的论证之后，再阅读其他涉及“自我”、“主体”等概念的作品，你就发现自己对相关词汇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把握和感受力。相应地，也就更能鉴别出论辩能力远不及此的思维赝品和写作赝品。

3）所以，参加这个讨论——对其他任何讨论大概也一样——应该是个演练与提升的过程。它应该也像其他的不少活动一样，能够锻炼人的认知理解能力、理论辨析技术、语言表达水准等综合素质。凡是切实能提高我们这些能力、素质的作品和讨论，我们不妨称之为杰作，从中受益、效法；而与之相比，那些问题意识缺乏原创性、概念构架松散、论辩技术低劣、主要依靠煽动与诉诸幼稚情感来争取读者的作品，我们只好称其为赝品或情感宣泄，当然也就没法给予与杰作同等的对待了。

4）我注意到，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汉语工作者对上面所说的“现代性问题”感兴趣，其中不乏怀有热血、真情的思考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不过西方有句老话："真情固可贵、文章未必通（c'est avec les beaux sentiments qu'on fait de la mauvaise littérature）"。缺乏足够的思维能力和论证技术，真情只能衍变成焦虑，思考大多也只剩下修辞，所以这些工作者的作品，大都像是瓶子里的苍蝇、迷宫中的老鼠嗡嗡飞团团转产生的轨迹。打开他们作品的任何一页，我们都会很容易注意到它缺乏问题意识，只剩下一团渴望表达的、模糊而真实的焦虑，所论多流于无病呻吟。所以前面我附和哲人王兄对这些作品做的生存论分析，其实不外是说，应该在这嗡嗡和团团之外，给苍蝇老鼠们放出条生路罢了。

5）此前发贴仓促，把“滥情主义（sentimentalism）”敲成“滥清”了，也许造成了读者的误解。所谓“滥情主义”，当然并不一定是指性伴侣关系混乱，同样也不一定是说沉湎于“感性”而不顾“超感性”。事实上我以为这个滥情主义，应该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风格类型。一个作家，不论采取他采取何种文化/政治/社会立场，无论他是尚古还是趋时，是虔诚还是渎神，只要他在表达意见时具有4）中所说的“情感美好、文章不通”的特点，我们就都只能称他为“滥情（sentimental）”。所以说，滥情不一定是现代病，但却尤其频发于那些身处“现代”而深感人心不古的人群里头。法国愿意做回原始人的卢梭大师、中国办《学衡》杂志主张保守的吴宓教授，是这一型滥情者的著名例子。

滥情主义的特点，除了上述“概念架构松散，主要依靠煽动与诉诸幼稚情感来争取读者”之外，还有就是“均衡感”的显著缺失。没有均衡感，才会人为地制造“非杨即墨”、“不是绝对真理就是相对主义”、“除了超感性就只剩下感性”之类的古怪对立，才会有刘小枫、李欧梵等人浓烟滚滚的瓦格纳式汉语旋律(endless melodies)。

我记得是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曾问自己：我该为什么而感谢古人？这个问题同样值得今天的滥情者们思忖。就像尼采早已指出的那样，各种被视为现代人独有的困境（比如前面我曾谈到的那些迷宫般的多重性）对于古人来说都根本并不陌生。而古代的伟人恰恰是把他们的均衡感、他们的恢宏大度（magnanimity）建立在这些足以让滥情者终生哭嚎的绝境之上。只有火才能延续火，也只有足够强健的（magnificent）灵魂（animus）才能让经典中的均衡感和恢宏重生。据说，最近文化基督徒们都往帕纳苏斯山朝圣去了，但他们的烟与火何干呢？他们的“超感性”又与帕纳苏斯的神性何干呢？